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嶺南摭怪》四種總提要

[越] 陳義、[中] 任明華　撰

《嶺南摭怪》，今知存有不下十三本，其中十本現藏於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 33、A. 750、A. 1200、A. 1300、A. 1516（《馬麟逸史》）、A. 1752、A. 2107、A. 2914、VHv. 1266、VHv. 1473；一本藏於史學院，編號爲VHv. 486；一本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爲R. 6；一本藏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爲Ms. b. 29。以下略舉各版本狀況：

A. 33本，二卷，72葉，頁面尺寸爲26. 5×14. 5公分，有武瓊序，有目録，收22個故事。卷一下署「石室陳世法式之編輯　賜戊戌得進士前茂林郎京北道監察御史洪川澤塢武瓊晏温校正　寧山喬富好禮刪定」。

A. 2107本，三卷，武瓊序，段永福跋，154葉，頁面尺寸爲25×16公分，每半葉七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無序，無目，39個故事，含「續類」。

VHv. 1473本，三卷。目録中分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和續類，正文中卻無「卷之二」、「卷之三」字

樣，目録中「續類」的《阮明空神異傳》、《尼師德行傳》和《范子虛事師傳》三篇，僅有目而無正文。

A. 1516本，題《馬麟逸史》，有武瓊序，83葉，頁面尺寸爲25×18公分，有目録，不分卷。序云：「是録也……收采鴻厖遺跡以後等傳，共四十條，名爲《嶺南摭怪録》。蓋以所載多鬼神事，故直指之爲怪。……新史家以怪神爲不經見之事，悉皆抹去，遂令人群然趨傀儡之俗場，而忘卻祖國聖神真面目，可深歎也。……增附黎朝後事，間有約繁改陋。第傳下略加淺評。」可知是書據《嶺南摭怪列傳》删改而成，體現出編者崇尚怪異的小説觀。據《鎮武夢應》篇後評語所云「迨成泰年間(1889～1906)，經略黄郡公起而重修，金碧丹腹，壯麗十倍於前」，則《馬麟逸史》當成書于成泰之後，即1906年之後。

A. 750本，1911年阮翰準對河内阮有敬保存的《嶺南摭怪列傳》與巴黎馬伯樂原藏的包括39個故事不分卷次的《嶺南摭怪列傳》的對照本。

A. 1200本，三卷，題武瓊校正，63葉，頁面尺寸爲30.4×21公分，有目録。

A. 1300本，二卷，有喬富序，首尾殘缺，75葉，頁面尺寸爲25×14.5公分，有目録，34個故事，有增補，續補各一。

A. 1752本，50葉，頁面尺寸爲27×15.5公分，包括38個故事，不分卷。

《嶺南摭怪列傳》乃是古代嶺南地區的民間故事集，「不待刻之石，編之梓而着于民心，碑于人口，黄童白叟率能稱能而愛慕之」(《嶺南摭怪列傳》序)。

根據武瓊[二]的説法，後來被收進《嶺南摭怪》的人名都是「李、陳之鴻生碩儒」，而潤飾校訂該作品的人都是「黎之好古博雅君子」(《嶺南摭怪列傳》序)。武瓊没有查攷出最初的編撰者是何人，但我們知

道《粤甸幽靈集》的作者李濟川[二]對武瓊時代《嶺南摭怪》至少提供了四個故事：《李翁仲傳》、《傘圓山傳》、《龍眼如月二神傳》、《蘇瀝江傳》等。也許還有《越南世志》的作者胡宗鷟[三]，他記述了從鴻厖氏到趙佗王朝的許多事跡，與《嶺南摭怪》中大部份故事的内容、性質和地點是一致的。武瓊也没有指明潤飾者的姓名，但鄧鳴謙[四]、武方堤[五]、黎貴惇[六]都曾提到與武瓊同時代或更早的陳世法[七]，他編撰，改寫了散見于古書中的民間故事，並編集成册了《嶺南摭怪録》。

武瓊在此基礎上編出了《嶺南摭怪列傳》二卷本，包括22個故事，有洪德十三年(1492)序一篇。根據該序所述，武瓊編入書中的故事包括《鴻厖氏傳》、《夜叉王傳》、《白雉傳》、《金龜傳》、《檳榔傳》、《西瓜傳》、《蒸餅傳》、《何烏雷傳》、《李翁仲傳》、《一夜澤傳》、《越井傳》、《徐道行阮明空傳》、《楊空路阮覺海傳》、《魚精傳》、《狐精傳》、《龍眼如月二神傳》、《傘圓山傳》、《南詔傳》、《蠻娘傳》、《蘇瀝傳》、《木精傳》等。

在武瓊的《嶺南摭怪列傳》問世一年後，喬富[八]亦完成一部包括22個故事的《嶺南摭怪》，並有序。根據序言所謂，喬富所撰與武瓊所選的故事篇目雷同，但喬富是依據新觀點和新的評論方式重寫了這些故事。例如他認爲不能説傘圓山是嫗妃之子，董天王是龍君再世，李翁仲假裝因腹瀉而致死等等，見喬富的《嶺南摭怪》版本A.1300。該序言未曾説明喬富的版本分成幾卷。現存的若干個《嶺南摭怪》版本都以喬富的序附會成武瓊版本的「後序」，這顯是無稽之舉。

到了十六世紀中葉，段永福在武瓊的《嶺南摭怪傳》中加抄了一些故事稱爲《續類》，並寫了一篇後跋，其中有一段説：

今觀《嶺南摭怪列傳》本無姓名，不知何代儒生之草創。是乃洪德士子慕澤、澤塢、武先生顯擢危科，博學好古，釐爲二卷，始於《鴻龐》，終於《夜叉》，凡二十二傳，爲之序，並於卷端，可謂奇偉之書矣。間有士仙、(塑)[朔]王等傳；石龍、白鶴諸神殊未續編，不能無遺珠之惜也。愚昨録《公餘》借本抄誦，及于聖賢之英，岳瀆之粹，徵貞女之驍雄，乾聖娘之靈應，及事之關世教者，必稽之以趙公《史記》，參之《越甸幽靈》增蒐補遺，去繁就簡，得傳之本，並類入後集以便本家要覽也。

它告訴人們武瓊的《嶺南摭怪傳》，除了包括22個故事，一篇序，共分二卷……等特點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全書始於《鴻厖傳》，終於《夜叉傳》。段永福的後跋還説明了編撰成三卷和「續類」的理由，以及段氏寫的補充部份所依據的資料。

到了十八世紀，武欽麟又延續了段永福曾經做過的工作：「續補」《嶺南摭怪》。隨着這種趨勢發展，該書了成爲一本由各代有名或無名的筆者累次收集的民間故事總集。

《嶺南摭怪》版本複雜，存世既久，各本之間頗有異文。故本次整理，徑將A. 33本、A. 2107、VHv. 1473及A. 1516並行各排，以存各本原貌，供研究參考。因A. 33、A. 2107、VHv. 1473三本並題作《嶺南摭怪列傳》，不易區分，今權在題下依次標示甲本、乙本、丙本，以示區別； A. 1516本亦原題《馬麟逸史》，今仍其名。

此前，本書曾於1991年1月由楊寶筠標點，戴可來審校注釋，與《嘉定通志》、《河仙鎮葉鎮鄭氏家譜》共三種越南古籍合訂，刊於中州古籍出版社，題爲《嶺南摭怪及史料三種》。1992年11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的三種異本加以標點排印，由陳義等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

【附註】

[一]武瓊(1452－1516)：字守樸，號澤塢，唐安(今海興平江)縣慕澤鄉人，官至工部、吏部、兵部尚書，兼國子監司業，史館總裁。除校訂和整理《嶺南摭怪》外，還編撰出《越鑑通攷》、《火成算法》。

[二]李濟川：籍貫及生平年月不清楚。通過他1329年爲《粵甸幽靈集》所寫的序，我們可以知道他在陳朝任守大藏書火正掌中品奉御史安暹路轉運使。

[三]胡宗鷟：演州土城鄉人，居住在塘豪(今屬海興省)縣無礙鄉。生卒年月不詳，只知他在陳藝宗紹慶年間(1370－1372)中狀元，官至翰林學士奉旨兼審刑院使中書令。胡朝(1400－1407)執政時，他告老還鄉，八十歲時去世。

[四]鄧鳴謙：字貞譽，號脱軒，河静(今義静省)干禄縣人，後遷至山西(今屬河山平省)，生卒年月不詳。在爲《越鑑咏史詩集》所寫的序中，他説曾于洪順年間(1509－1516)在史館見到一本陳世法的《嶺南摭怪録》。

[五]武方堤(1597－？)：字純甫，與武瓊同鄉。在《公餘捷記》中，他説武瓊曾與陳世法合編《嶺南摭怪集》。

[六]黎貴惇(1726－1784)：字尹厚，號桂堂，山南下鎮延河鄉(今爲太平省延河縣富孝鄉)人。在《見聞小録》第四卷第四a頁中，他説：傳聞《嶺南摭怪》一書係陳世法作，小徵南本亦如是也。

[七]陳世法：生卒年月不詳，只知他的字式之，家鄉在石室(今屬河山平省)。

[八]喬富(1446－？)字好禮，號寧山，國威(今屬河山平省)府臘下村人。

目録

陳世法等◇撰

嶺南摭怪列傳（甲本）

任明華◎校點



正和十八年歲在丁丑仲冬穀日



目録



卷之二

【校勘記】

〔一〕「貞靈二夫人傳」，「貞靈二」三字原作「二徵」，爲與正文標題一致，故改。

〔二〕「蘇瀝江傳」，「瀝」原作「歷」，據正文改。

〔三〕「傘圓山傳」，「山」字原無，爲與正文標題一致，故補。

〔四〕「楊空路阮覺海傳」，「空」原作「孔」，據正文改。

大越帝王世次

鴻厖氏紀起自壬戌,至己卯,凡二千六百二十二年。

涇陽王神農五世孫帝宜之子,帝來之女,娶洞庭之女。

貉龍君涇陽之子〔一〕,娶甌貂氏女,生百男,百粤之嗣始此。

雄王貉龍君之子,凡十八世,皆號雄王。

後王

蜀王紀起自甲辰,至癸巳,凡五十年。

安陽王都於螺城。

趙氏紀起自甲午,至庚午,凡九十七年。

武帝在位七十一年都於番陽。

文王在位十二年。



明王在位十一年。

哀王在位一年。

術陽王在位一年。

屬西漢紀起自辛未，至己亥，凡一百四十九年。

徵女王紀起自庚子，至壬寅，凡三年。

徵王在位三年。

屬東漢紀起自癸卯，至丙寅，凡一百四十四年。

士王紀起自丁卯，至丙午，凡四十年。

士王在位四十年。

屬吴晋宋齊梁紀起自丁未，至庚申，凡三百十四年。

附趙嫗。

前李紀起自辛酉，至丁卯，凡七年。

前李南帝在位七年，紀元者一天德。

趙越王紀起自戊辰，至庚寅，凡二十三年。

附桃郎王。

後李紀起自辛卯，至壬戌，凡三十二年。

後李南帝在位三十二年。



屬隋唐紀起自癸亥，至丙寅，凡三十四年。

附黑帝都君。

南北分争紀起自丁卯，至戊戌，凡三十二年。

曲節度父子共十四年，都於羅城。

楊正公在位八年。

吴氏紀起自己亥，至丁卯，凡二十八年。

前吴王在位六年。

楊王哥篡位六年。

後吴王在位十五年。

附天策王。

吴使君凡二年。

附各使君。

本紀以下

丁紀起自戊辰，至庚辰，凡十三年。

先皇在位十年，紀元者一曰太平。

黎紀起自辛巳，至己酉，凡二十九年。

大行皇帝在位二十四年，紀元者三，天福八，興統四，應天十二。



中宗皇帝在位一年，仍應天號。

卧朝皇帝在位四年，景瑞。

李紀起自丁卯，至戊戌，凡二百十六年。

太祖皇帝在位十八年，順天。

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紀元者六。

聖宗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五。

仁宗皇帝在位五十六年，改元者八。

神宗皇帝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英宗皇帝在位三十七年，改元者四。

高宗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四。

惠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

昭皇在位一年，仍前號。後禪位於陳。

陳紀起丙戌，至已卯，凡一百四十七年。

太宗皇帝在位三十二年，改元凡三。

聖宗皇帝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凡二。

仁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

英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紀元興隆。

明宗皇帝在位十五年，紀元凡二。
憲宗皇帝在位十二年，紀元開裕。
裕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改元者二。
藝宗皇帝在位三年，附楊日紀元紹慶。禮。
睿宗皇帝在位四年，紀元龍慶。
廢帝在位十二年，紀元昌符。
順宗皇帝在位九年，紀元光泰。
少帝在位二年，紀元建新。
附胡季犛一年，都永福西街市。
胡漢蒼六年，改元凡二。
後陳紀起丁亥，至癸巳，凡七年。
簡定帝在位二年，興慶。
重光帝在位五年。
屬明紀自甲午，至丁酉，凡四年。
黎紀
太祖高皇帝起兵十年，在位六年，通計十六年。紀元順天。
太宗文皇帝在位九年，改元凡三。

仁宗宣皇帝在位十七年，改元凡二。
聖宗淳皇帝在位三十八年，改元凡二，復位二十五年。
睿宗憲皇帝紀元景統。
肅宗欽皇帝在位一年紀元泰貞。
高穆帝在位五年，紀元端慶。
襄翼帝在位七年改元洪瑞。
陀陽王在位六年，改元光紹。
恭皇在位五年，紀元統元。
附莫登庸明德三年。
莫登瀛大曆三年。
莊宗裕皇帝在位十六年，改元元和。
附莫登瀛大曆八年。
莫福海廣和六年。
莫福源廣□二年。
世祖明康太王。
中宗武皇帝在位七年，改元順平。
附莫福源六年。



英宗俊皇帝在位十六年，改元凡三。

附莫福源五年。

茂洽六年。

世宗毅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改元凡二。　實賴成祖哲王中興。

附莫茂洽二十年。

敬宗惠皇帝在位十九年，紀元者二。

神宗淵皇帝上實賴在位二十五年，傳太子。

神宗淵皇帝下復位十七年，紀元者三。

文祖誼王真宗順皇帝在位七年，紀元者二。

玄宗穆皇帝實賴在位九年，紀元景治。

弘祖陽王嘉宗美皇帝在位十年，紀元者三。

禧宗章皇帝實賴在位二十六年，紀元正和。

威德定王

裕宗和皇帝實賴在位二十六年，紀元者二。

禧祖仁王

昏德公在位四年，紀元求慶。　被廢。

繩宗簡皇帝實賴在位四年，紀元龍德。



章順王

懿宗徽皇帝在位六年，紀元永祐。

今上皇帝紀宗之子，改元景興。

先聖明王

今王上靖都王

奉我大越，自鴻厖氏起壬戌，歷代帝王傳授至黎朝景興丁亥，通計得四千六百七十六年。

【校勘記】

〔一〕「涇陽之子」，「陽」原作「陘」，據上文改。

序

桂海雖在嶺南，然山川之奇，土地之靈，人之英豪，事之神奇，容或有之。自春秋、戰國以前，去古未遠，南俗猶尚簡易，未有國史，以紀其事，故其事率多遺忘。其幸存而不泯者，特民間口傳耳。迨兩漢、三國、東西晋，暨唐、宋、元、明，始有史傳以載其事，如《嶺南志》、《交州廣記》、《交趾畧志》等書，歷歷可考。然我越乃古要荒之地，故記載又畧之也。然其國始於雄王，爲文明之漸，濫觴於趙、吴、丁、黎、李、陳，迄今則尾閭矣。故國史之載，特詳焉。斯傳之作，其傳中之史，歟不知始於何時，成於何人，姓氏而不見録，蓋其草創於李、陳之鴻生碩儒，而潤色於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者矣。

愚請究始末逐一陳之，而推明作傳者之意。於《鴻厖氏傳》是詳言皇越開創之由，《夜叉王傳》蓋畧叙占城兆萌之漸。白雉有傳，志越裳氏也；金龜有傳，史之安陽王也。南國聘禮所重，莫如檳榔，表而出之，則夫婦之義，兄弟之睦，於是乎彰矣。南越夏時所貴，莫如西瓜，揭而言之，則恃有已物，不顧主恩，於是著矣。《蒸餅傳》者，嘉孝養也；《烏雷傳》者，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賊，李翁仲之滅匈奴，南

國有人可知也。褚童子之邂逅仙容，崔偉之遭逢仙耦，爲善陰隲可見矣。道行、孔路等傳，獎其能復父讐，而神僧之輩烏可泯也；魚精、狐精等傳，示其能除妖怪，而龍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徵忠義，死爲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傘圓神靈，能排水族，彰而顯之，誰曰不然？與夫南詔爲趙武之後，而國亡能爲復讐；蠻娘爲木佛之母，而歲旱能作霖雨。蘇瀝爲龍肚之神，猖狂爲梅檀之神，一則立祠以祭而民受其福，一則用樂以除而民免其禍，則事雖異而不至於誕，文雖神而不至於妖，雖涉於荒唐而蹤跡亦有可據。豈非勸善懲惡，去僞就真，以激勸風俗而已。其視晋《搜神記》〔一〕，唐人《幽怪録》，同一致也。嗚呼！《嶺南列傳》之作，豈特刻之石，編之簡，而貴於口碑歟？童之黄，叟之白，率皆稱道而愛慕之，徵艾之，則其有係於綱常，關於風化，夫豈小補哉！

洪德壬子仲春，愚始抄得舊傳，披而閲之，不能無魯魚陰陶之舛。於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釐爲二卷，目爲《嶺南摭怪列傳》，藏於家以便觀覽。若夫考證之，潤色之，詳其事，備其文，志其詞，精其旨，後來好古君子，豈無其人歟？於是爲之序。

洪德二十三年春中和節。

【校勘記】

〔一〕「其視晋人《搜神記》」，「記」原作「序」，據書名改。

卷之一

石室陳世法式之編輯
賜戊戌科進士前茂林郎京北道監察御史洪川澤塢武瓊晏温校正
寧山喬富好禮删定

鴻厖氏傳

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嶺，得婺仙之女，納而歸，生禄續，容貌端正，聰敏夙成。帝明奇之，使嗣位。禄續固辭，讓其兄。乃立宜爲嗣，以治北地；封禄續爲涇陽王，以治南方，號爲赤鬼國。涇陽王能行水府，娶洞庭君龍王女，生崇纜，號爲貉龍君，代治其國。涇陽王不知所之。貉龍君教民耕稼農桑，始有君臣尊卑之等，父子夫婦之倫。或時歸水府，而百姓晏然無事，不知所然者。民有事，則揚聲呼龍君曰：「逋乎何在？越俗呼父曰逋。不能來以活我輩！」龍君即來，其靈顯感應，人莫能測。

帝宜傳子帝來，以北方天下無事，命其臣蚩尤代守國事，而南巡赤鬼國。時龍君已歸水府，國内無主，帝來乃留其愛女嫗姬與衆侍婢居行在，周行天下，遍覽形勝，見奇花異卉，珍禽異獸，犀、象、玳瑁，金銀椒桂，石乳沉檀，山殺海物，無物不有。又四時氣候，不寒不熱，帝來乃愛慕之，樂而忘返。南方之民

苦北方煩擾，不得安恬如初，乃相率呼龍君曰：「逋乎何在？使北方侵擾方民！」龍君倏然而來，見嫗姬容貌奇偉，龍君悅之，乃化作好兒郎，丰資秀麗，左右前後，侍從者衆，行歌鼓吹，虛建宮中。嫗姬悅從，龍君藏於龍岱巖。帝來還行在，不見嫗姬，命羣臣遍尋天下。龍君有神通，變現萬端，妖精鬼魅，龍蛇虎象，尋者畏懼，不敢搜索。帝來乃還，再傳至帝榆罔，蚩尤作亂，有熊國君軒轅，率諸侯兵戰不克。蚩尤獸形人語，勇猛有力。或教軒轅以獸皮鼓爲令戰之，蚩尤乃驚敗於涿鹿。帝榆罔侵陵諸侯，與軒轅戰於阪泉，三戰而敗，降封於洛邑而死，神農氏遂亡。

龍君與嫗姬居期年而生一胞，以爲不祥，棄諸原野。過六七日，胞中開出百卵，一卵生一男。乃取歸而養之，不勞乳哺，各自長成，秀麗奇異，智勇俱全，人人畏服，謂其非常之兆。龍君久居水國，兄弟母子獨居，思歸北國。行至境上，黃帝聞之懼，遣兵禦塞外，母子不得歸。回南國呼龍君曰：「逋乎何在？使吾母子寡居，日夜悲傷！」龍君忽來，遇於襄野。嫗姬曰：「妾本北國人，與君相處，生百男，棄妾而去，不同鞠育，使無夫無婦之人，徒自傷耳。」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你是仙種，地上之人。雖陰陽之氣合而有子，然水火相尅，種類不同，難以久居。今相分別，吾將五十男歸水府，分治各處。五十男從汝居地上，分國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聞，無有相廢。」百男聽從，然後辭去。

嫗姬與五十男居峯州今白鶴縣是也，自相推服，尊其雄長者爲主，號曰雄王，國號曰文郎國。東夾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精國今占城是也。分國爲十五部一作郡，曰越裳，曰交趾，曰朱鳶，曰武寧，曰福祿，曰寧海，曰陽泉，曰陸海，曰懷驩，曰九真，曰日南，曰真定，曰文郎，曰桂林，曰象郡等部，分羣弟治之。置其次爲將相，相曰貉侯，將曰貉將，王子曰官郎，女曰媚娘，百司曰蒲正，臣僕女隸曰稍稱一作

奴婢，臣曰魂，世世以父傳子曰輔導。世世相傳，號爲雄王而不易。時林麓之民漁於水者，往往爲蛟龍所害，言於王。王曰：「山蠻之種與水族實殊，彼好同惡異，故相侵害。」令人以墨刺畫其身，爲龍君之形，水怪之狀，自是民免蛟傷之災。而百越文身之俗，蓋始於此。國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爲衣一作紙，織菅草爲席，以米汁爲酒，以桄榔椶櫚爲飯一作飲，禽獸魚鱉爲鹹，薑根爲鹽。刀耕火種，地多糯米，以竹筒炊之。架木爲屋，以避虎狼之害。剪短其髮，以便山川之入。子之生也，以蕉葉卧之。人之死也，以舂杵之，令鄰人聞而來救。未有檳榔〔一〕，男女嫁娶，以鹽封爲先，然後殺牛羊以成禮，以糯飯入房中，相食悉，然後交通。蓋百男乃百越之始祀也。

【校勘記】

〔一〕「未有檳榔」，「檳」原作「椕」，據後篇《檳榔傳》改。

魚精傳

東海有魚蛇之精（一作有魚精），長五十丈餘，多足似蜈蚣形，變化萬端，靈異莫測。行則動如雨，能食人，人畏之。

上古時，有魚貌似人形，遊於東海岸，化成人，通言語，漸漸生長，男女產衆多，頗以魚蝦蚌蛤爲食。又有蛋人，生居海岱，專以捕魚爲業，後亦成人，與蠻人交易鹽米衣裳刀斧，常往來東海間。有魚精岩，石齒齟齬，橫截海濱，下有魚穴，魚精所居。風濤陰惡，無由可通，欲開別路，頑石難鑿。民船過其處，多爲魚精所害。會夜有仙人鑿石爲港，欲利行人。其路相通，魚精化爲白雞鳴山上，羣仙聞之，疑其已曙，皆飛升，至今猶呼爲佛陶港。龍君憫民被害，化爲民船，令水府夜叉禁海神不得作風濤，撑船至魚精岩谷之畔，伴持一人如將投與食之狀。魚精張口欲啗之，乃以鐵塊通紅火熱投之口中，魚精踴躍翻打其船。龍王斬斷其尾，剥皮鋪於山上，今呼曰白龍尾。其首流海外，化爲狗走去。龍君以石塞海斬之，遂化爲狗頭，今呼爲狗頭山。其身流於曼求，故今呼曰曼求水（一作狗頭水）。

狐精傳

昇龍之城，昔號龍編地，上古無人居焉。李朝太祖泛舟珥河津，有雙龍引舟，因名焉而都之，即今之京華城也。初城之西有小石山，東枕瀘江，山下之穴有白狐九尾，壽千餘年，能化爲妖怪，變化萬端，或爲人爲鬼，遍行民間。時傘員山下蠻人架木結草爲屋，山有神靈異，蠻人奉事之。常教蠻人耕織，作白衣衣之，因名曰白衣蠻。九尾狐化爲白衣人，入蠻衆中，與同歌唱，誘取蠻人男女藏於小石岩穴，蠻人苦之。龍君遂遣水府六部衆引水而上，攻破小石岩穴，九尾狐走之，水府部逐之，破穴獲狐啗之。其破處成深淵，今呼爲狐屍潭，即今之西湖也。遂立祠觀，即金牛寺。以鎮厭其妖。湖之西岸，原野平地，民田而耕，今呼爲狐洞。土地高爽，民屋而居，今呼爲狐村。其狐穴今呼爲獸却村。

董天王傳

雄王以天下之富，缺朝覲之禮，殷王將托巡狩而侵之。雄王聞之，召羣臣問攻守之策。有方士進言曰：「莫若求龍王以陰相之。」王從之。遂築壇，以金銀弊帛置於上，齋戒焚香，敬禱三日，天大雷雨，忽見一老人高九尺餘，黄面大腹，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歌舞，見者知其非常人，入告王。王親行拜之，迎入壇，不飲食，不言語，王因問曰：「聞見北兵將來侵，勝負如何？有所見聞，當其佑我。」老人良久索取筳篿肅卜，謂王曰：「三年之後，北賊將來。當嚴整器械，精練士卒，爲國守勢，且遍求天下奇才，能破賊者，分封爵邑，傳之無窮。若得其人，賊可平矣。」言畢，騰空而去。乃知其爲龍君也。

三年，邊人告急有殷軍來。王如老人言，遣使遍求天下。行至仙遊縣扶董鄉，有富翁年六十餘，於正月初七日生一男，三歲不能言，仰卧不能起坐。其母聞使者至，戲之曰：「生得此男，徒能飲食，不能擊賊以受朝廷之賞，報乳哺之功。」男聞母言，勃然言曰：「母呼使者來！」母大驚異，告鄰人，鄰人亦喜，即召使者來。使者問曰：「爾小兒今得能言，呼我來何爲？」小兒起坐謂使者曰：「速回告王，鍊

鐵馬高十八尺，鐵劍長七尺，鐵笞一件，鐵笠一頂，兒騎馬戴笠以戰，賊必驚敗。王何憂焉？」使者喜，馳回告王，王且驚且喜曰：「吾無憂矣！」羣臣曰：「一人擊賊，如何可敗？」王怒曰：「前年龍君之升，的不虛說，諸公勿疑。」命搜鐵五十斤，鍊成鐵馬、劍、笞、笠，使者賫至。母驚恐禍及已，告兒。兒大笑曰：「母但多酒食兒吃，擊賊之事，母無憂矣！」兒身驟大，食飲多費，其母供給不足，鄰人爲燒爨牛酒饌果之需，吃不能充腹。布帛綿纊之物，服不能蔽形，至行緝蘆花縛之，以蔽身體。

及殷王兵至武寧鄒山下，兒伸足而立，長十餘尺一作丈，仰鼻而嚏連十餘聲，拔劍勵聲曰：「我是天將！」遂戴笠騎馬，踴躍長呼，馳走如飛，瞬息間到王軍前，撫劍前驅。官軍從後進逼賊壘，賊衆奔走，餘皆羅拜呼曰：「天將！」皆來降服，殷王死陣。行至金華朔山，乃脫衣，騎馬升天，時四月初九日也。留跡於山石上焉。

雄王思其功，尊爲扶董天王，立祠於本鄉宅園，賜田一百頃，晨昏享祭。殷世世凡六百四十四年，不敢加兵。後李太祖封沖天神王，立廟在扶董鄉建初寺側，塑像在衛靈山，仲春秋享祭焉。

迨黎淳帝朝，扶魯社女人吳芝蘭，工於書，善屬文，詩歌尤妙。遊此山題詩曰：

衛靈春樹白雲閑，萬紫千紅艷世間。鐵馬在天名在史，英雄凜凜滿江山。

一夜澤傳

雄王傳至三世，生一女名仙容媚娘，年十八，容貌秀麗，不願嫁夫，好遊戲，周行天下，王不禁。每年二三月間，裝載船艘〔一〕，浮遊海外，樂而忘返。

時大江邊褚舍鄉，有人名褚微雲，生褚童子，父子素性慈孝。家遇火災，財物散盡，存一布袴，父子出入，互相著之。及父老病，謂子曰：「我死必裸而葬，存袴與你。」子不忍，乃以袴斂葬之。童子身體裸露，凍餓無聊，就江邊望見富賈船，則立水中乞丐。復持竿釣魚，以資其身。

不意仙容船卒至，鐘鼓管籥，後從持從甚衆。童子驚怖，浮沙中有蘆葦一叢，扶踈有三四株，避隱其中，以爬沙成穴而藏身，復以沙覆其上。頃刻之間，仙容駐船，遊戲沙上，命以幔幮圍蘆叢泊沐浴。仙容入中，解衣沃水，沙散而童子見。仙容驚認良久，知其男子，乃曰：「我本不願嫁夫〔二〕，今遇此人，露居同穴，是天使之然也。汝亟起沐浴！」賜之衣裳，同下船飲食宴樂。舟中之人皆以爲嘉會，古今所無。童子具道所以然，仙容嗟嘆，命爲夫婦。童子固辭。仙容曰：「此天使之合，何辭焉？」

從者馳奏，雄王曰：「仙容不惜名節，不愛吾財，巡遊路道，下嫁貧人，何面目以見我！」仙容聞之，不敢歸，遂與童子開市津，立庯舍，與民貿易，漸成大市今探市是也，一作河梁市。外國富賈來往販賣，事仙容、童子爲主。有大富告曰：「貴人出黃金一鎰，今年出海外買貴物，明年得十鎰。」仙容喜謂童子曰：「我夫婦是天所使，衣食是天所與。今取黃金與富人出販海外。」有瓊園山，山上有小庵，富人泊船吸水，童子登遊其庵。有小僧名仰光，傳法於童子，童子留學焉，付金與富人買物。富人回至此庵，載童子歸。僧贈童子一杖、一笠，曰：「靈通在此矣！」童子回，具言佛道。仙容亦覺悟，廢市庯富業，二人尋師學道。當遠行，日暮未到村舍，暫宿中途，植杖覆笠以蔽之。夜三更，現出城廓，瓊樓寶殿，臺閣廊廡，府庫廟社，金銀珠玉，床席帷幔，仙童玉女，將士侍衛，羅列滿前。明日，見者驚異，各持香花玉食之物進獻稱臣，有文武百官，分軍宿衛，別成一國。

雄王聞之，以爲女子作亂，率衆攻之。羣臣請分禦之，仙容笑曰：「非我所爲，是天所使。生死在天，何敢拒父？順受其正，任其誅戮。」時新附之衆驚散，惟舊衆在焉。官軍至，駐營於自然洲，猶隔大江，日暮未及進軍。夜半，大風揚沙拔木，官軍大亂。仙容部衆城廓一時散去升天，其地陷成大澤。遂立祠時時致祭，名其澤曰一夜澤，其洲曰幔幮洲，其市曰琛市。一作河梁市。

後梁王衍命陳霸先將兵南侵[三]，李南帝命趙光復爲將軍拒之。光復率兵藏此澤，澤大深闊，沮洳難進兵。光復用獨木船突出擊之，劫取糧食，持久以老其師。三四年間，鋒不得交，霸先嘆曰：「古謂一夜升天澤，今乃一夜盜劫澤。」會侯景作亂，梁王召霸先還，委裨將楊孱統其衆。光復齋戒設壇於澤中，焚香致禱，忽見神人騎龍升壇中，謂光復曰：「顯靈尚在，汝能懇禱，故來救助，以平禍亂。」遂脫龍

爪以授光復曰：「以此插兜鍪上，所向賊滅。」言訖升天。光復得此，歡聲大振，突戰，梁軍大敗，斬楊孱於陣前。梁賊乃退。光復聞南帝殂，自立爲趙越王，城於武寧郲山。一作鄒瓊園山，即金木山，在石河縣南界海門外。

【校勘記】

〔一〕「裝載船艘」，「載」，原爲「戴」，據文意改。

〔二〕「我本不願嫁夫」，「嫁」原爲「稼」，據文意改。

〔三〕「後梁王衍命陳霸先將兵南侵」，「霸」原爲「宿」，據《陳書》改，下同。

木精傳

峰州之地，上古有一樹甚大，名柟檀，高千餘仞，枝葉蔽芾，不知其幾千里。有鶴來棲，因名其地曰白鶴。其樹經幾千餘年，歲久枯朽，化爲妖精，變幻勇猛，能殺生人物。涇陽王以樂勝之，妖祟稍屈，然在此在彼，變化不測，常食人。民乃立祠，每歲終十二月三十日，薦以生人，民居始安，呼爲猖狂神。西南界近獮猴國，雄王命婆露蠻今演州府是也。歲取山源頭獠子以薦，無能易者。及秦始皇令任囂爲龍州令，欲革其弊無以生人爲禱，猖狂神怒殺囂。是後，事之尤謹。

至丁先皇時[一]，有法師文俞祥，本北地人，操行修潔，歷遊諸國，通諸蠻語，習傳金牙恫齒，年八十餘，遊到我南國。先皇以師禮事之，教以技樂娛猖狂神殺之。其技有尚騎、尚竿、尚險、尚韃、尚碎、尚鈎。每年十一月，造飛雲樓，高二十尺，以木樹立其中，編麻皮爲大索，長一百三十六尺，徑二寸，以藤纖織其外，索兩頭埋於地，索中加於樹上。尚騎踏而上，疾行三四度，往來不墜，頭戴黑巾，身著黑裙。尚竿索長一百五十尺，有三岐處，兩手各持旌竿，二人陸登行索上，相遇於三岐，各相避，升降不墜。或爲尚韃，

以大木方闊一尺三寸，厚七寸，置於樹上，高十七尺三寸，尚韃於竿上跳踴二三度，進退顛倒。或爲尚碎，以竹纖纖籠，形如魚笱，長五尺，圓四尺，尚碎投身於其中，自立而倒曳。或爲尚拘，拍手踴躍，呼喝咆哮，轉動手足，撫腹撫髀，進退高下，或騎馬奔走，垂身取物於地上而不落。或爲尚險，垂身仰卧，以身承長竿，命小兒緣之而不倒。或爲唱兒擊鉦鼓，歌舞噪亂喧嘩。殺宰牲物以祭之，猖狂神來歆，見而觀之。法師持祕呪以劍斬之，猖狂神及衆部類盡死，無復作妖，免歲薦之例，民多全活。

【校勘記】

〔一〕「至丁先皇時」，「先」原作「天」，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檳榔傳

上古時有一官郎，狀貌高大，國有賜名高，便以高爲姓。生得二男，長曰檳，次曰榔，二人相似，不辨兄弟。年方十七八，父母俱亡，始事道士劉玄。劉家有一女名璉，年亦十七八，二人見而悦之，欲結爲夫妻，女未辨其兄弟。乃以盤粥一雙箸與二人食，弟讓其兄始辨之。其女歸告父母，嫁與兄爲妻。

同居時或踈弟，弟自感愧，謂兄得妻忘弟，乃不告其兄而去，回歸家鄉。行至林野間，遇深泉無船可渡，慟哭而死，化成一樹，生於河口。兄不見弟，追尋到其處，亦投身死於樹邊，成一塊石，盤結樹根。妻尋夫到此，亦投身抱石而死，化爲一藤，旋繞樹石上，葉味香辛。劉氏父母尋至此，不勝哀慟，乃立祠其地，人皆焚香致拜，稱兄弟友順，夫妻節義。

七月八月間，暑氣未除，雄王巡行，常駐蹕避暑祠前。見樹葉繁密，藤葉彌蔓，王問而知之，嗟嘆良久，命人將樹果與藤葉親咬之，唾於石上，其色生紅，氣芳，乃燒石炭合一而食，最爲佳味，唇頰紅色，知爲物重，乃取而歸，令各將種植。今即檳榔、芙蔔葉及石炭是也。後凡南國嫁婚會同大小之禮，以此爲先，此檳榔所由始也。

蒸餅傳

雄王既破殷軍之後，國家無事，欲傳位於子，乃會官郎公子二十二人，謂曰：「我欲傳位，有能如我願，欲珍甘美味，歲終薦於先王以盡孝道，方可傳位。」於是諸子各求水陸奇珍之物，不可殫數。

惟十八子節僚，母氏單寒，先已病没，左右寡少，難以應辨，晝夜憂思，夢寐不安。夜夢神人告曰：「天地之物，所貴於人，無過於米，所以養人，人能壯也。食不能厭，他物不能先。當以糯米作餅，或方或圓，以象天地之形，葉包其外，中藏美味，以寓父母生成之重。」節僚驚覺，喜曰：「神人助我也。」遵而行之，仍以糯米，擇其精白，選用圓完無缺折者，漸之潔浄〔一〕，以青色葉包裹爲方形，置珍甘美味在其中，以象天地包藏萬物焉，煮而熟之，故曰「蒸餅」。又以糯米炊要熟，搗而爛之，捏作圓形，以象天，故曰「薄持餅」。

至期，王命諸子具陳所獻。歷而視之，無物不有，惟節僚獨獻蒸餅、薄持餅〔二〕，王驚異問之，節僚具以夢對。王親嘗之，適口不厭，勝於諸子所陳之物。嘆美良久，乃以節僚爲第一，歲時節候，常以是餅奉父母。天下效之，至今以名節僚，故呼謂節僚。王遂傳位於節僚。兄弟二十一人分守藩籬，立爲部黨，以爲藩國。迨後衆將争長，各立木柵，以遮護之，故曰柵，曰村，曰莊，曰坊，自此始。

【校勘記】

〔一〕「漸之潔淨」,「漸」原作「浙」,據文意改。

〔二〕「薄持餅」,「薄」原作「簿」,據前文改。

西瓜傳

雄王之世，有臣枚暹，本外國人。年甫七八歲，王買諸商船爲奴。及長，面貌端正，記識事物，王賜名枚偃，號安暹，賜之一妾，生得男女，寵任之，委以事務，漸成富貴，苞苴踵門，遂生驕慢。常言曰：「都是我前身之物，不曾有主恩。」王聞之，大怒曰：「爲人臣子，自生驕慢，不知主恩，謂都是前身之物，今置汝於海外無人之地，尚有前身之物否？」乃放枚偃於莪山縣一作夾山。海口外沙洲，四邊無人跡通焉。留與糧食足四五月，使食盡而死。其妻慟哭，安暹笑曰：「天既生我，必能養我。生死在天，吾何憂乎？」

忽見白雉飛從西來，止於山隅，叫號三四聲，乃吐瓜核六七個落於沙上，發生茂盛，結成果實。安暹喜曰：「此非怪物，乃天所以養我也。」剖而食之，其味清甘，精神淡爽。留其核後年再種，不可勝食。又以易粟米養妻子。不知其名，以鳥啣自西來，故曰西瓜。漁釣商賈之客，食者皆悦其味。遠近村巷之人，買者亦傳其種。

後王思及之,使人就所居問存否。其人歸報,王嘆息曰:「彼謂前身之物,誠不虛也。」乃召還,復其職,賜以奴婢,名其所居沙洲曰安暹洲,其村曰枚村。或推安暹父母祖妣,云其所居即今清華安暹洲是也。

白雉傳

周成王時〔一〕，雄王命其臣稱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其言語不通，周公使使重譯〔二〕，然後能通。周公問：「何爲而來？」越裳應曰：「今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矣，故來！」周公嘆曰：「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及記黄帝所誓曰：「越裳方外，無得侵犯。」賞以方物，教戒放回。越裳忘其歸路，周公命賜之駢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載之，由扶南、林邑濟海，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後孔子作《春秋》，以文郎國爲要荒之地，文物未備，故闕之而不載焉。

舊本：周公問曰：「交趾短髮文身，露頭、跣足、黑齒，是何若是也？」越裳氏應曰：「短髮以便山林之入，文身以爲龍君之形，游泳於河，蛟龍不犯。跣足以便緣木刀耕火種，露頭以避炎熱，食檳榔以除汙穢，故齒黑。」

【校勘記】

〔一〕「周成王時」，「時」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今改正，下同。

〔二〕「周公使使重譯」，「譯」，原作「驛」，據文意改。

卷之二

李翁仲傳

雄王季世，交趾慈廉縣瑞香社人。姓李，名身，生而長大長二丈三尺，驕悍殺人，罪惡至死，雄王惜不忍誅。

至安陽王時，秦始皇欲加兵我國，安陽王以李身貢秦。一作獻之。始皇甚喜，任爲司隸校尉。始皇并吞天下，使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匈奴不敢犯塞，封爲輔信侯，尚公主，即始皇白净宫，生六五王，正月初十日忌。後以老歸國。匈奴再犯塞，始皇復思李身，使人來徵。李身不肯行，竄林澤。秦王責之，安陽王尋不得，詐曰已死。秦問何由而死，以瀉泄對。秦遣使驗之，遂煮粥攪地以爲實迹。秦命以尸來。李身不得已，乃自殞。時二月初二日。以水銀塗其尸，遂納於秦。始皇異之，乃鑄銅爲像，號曰翁仲，置咸陽金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潛摇動之，匈奴以爲生校尉〔一〕，不敢犯塞。

至唐趙昌爲交州都護，夜夢與李身講《春秋》、《左傳》，因問其故宅，立祠祭之。迨高駢平南詔，頗顯助順。高駢重修廟宇，雕木爲像，號李校尉祠。今在慈廉縣瑞香社古市酣社，今改瑞香社。大江邊，去京城

西十五里。今祀典爲最靈祠，遞年春祭在國威府之先。

詩云：

文武全才大丈夫，咸陽遺像懾羣胡。永姜一入談經夢，血食南天壯帝圖。

【校勘記】

〔一〕「匈奴以爲生校尉」，「校」，原作「效」，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越井傳

越井在武寧郡鄒山。

雄王三世，殷王舉兵南侵，駐兵於鄒山下。雄王求功於龍君，龍君告以遍求天下奇才，賊可平矣。朔天王應期而生，騎鐵馬擊之，殷將士皆奔走，殷王敗死於山下，爲地府君，民立祠奉事。歲久寖衰，祠廟荒廢。歷周至秦，有本國人崔亮，仕秦爲御史大夫，嘗過其地，見頹敗興悲，重修廟宇，因題詩曰：

古人傳道是殷王，巡狩當年到此。方山秀水流空見廟，精升迹在尚聞香。

一朝勝敗無殷德，萬載聲靈鎮越裳。百姓從兹皆奉事，默扶國祚永無疆。

後任囂、趙陀將兵南侵安陽王時，駐軍於山下，重修廟貌，嚴加奉事。

殷王感亮德，欲報其功，使麻姑仙出境尋之。時亮已死於秦，惟子偉尚在遊學。時正月上元日節，民遊此祠。有獻玻瓈瓶一雙，麻姑仙手持玩看，忽墜地破缺，庶人捉追還。麻姑衣弊衣，人不知其爲仙，遂辱打痛楚。崔偉見憐之，解衣與麻姑償之，得免。麻姑問偉所居，偉具道父由。麻姑始知其爲崔御史

之子，喜謂偉曰：「今吾無以報，他日必有報之。」因授偉艾一束，謂曰：「謹守此物，不離其身。後見人有肉瘿疾在首，炙之即消，必得大富貴。」

偉受之，亦不知其爲仙藥。行至親友應玄家，玄爲道士，有首瘿，謂曰：「我有艾能治此疾，請爲治之。」乃以艾炙，其瘿自消。玄曰：「是仙藥也，無物以報，願以别恩報之。我見親識貴人亦有此疾，嘗言誰能療此，則分家財與之不吝。請君治之，因以爲報。」

玄引偉就任囂家炙之，瘿即消愈。囂甚喜，養偉爲義子，開學堂以賜偉學，待其有用。偉性聰明，讀書鼓琴，囂女芳蓉見而悦之，因與偉通。囂子任夫知之，欲置之死，將以偉祀猖狂神，誘曰：「年終薦猖狂神，未有其人，今不可路行，恐被生擒，且入隱解房以避之。」偉不意從之。任夫鎖其門。芳蓉知之，潛以刀與偉，鑿壁而出。暮夜暗行，欲就應玄家。奔行山上，有窟，忽墜穴中，當一更到穴底。偉痛卧一刻餘，方能起坐。日出至午照透穴中，見四顧皆石壁，無階可升。其上有一石塊，巖乳流於石盤，有一白蛇身長百丈，黄角赤口，青髯白鱗，頸下有瘿疾，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一]。蛇出食石乳，再深入穴中。偉居穴中三日，饑甚，乃盜食石乳。蛇出，見石盤空盡，舉首見偉，欲吞之。偉驚懼，跪拜曰：「臣避難墜於此，無以充饑，盜食其物，誠爲有罪。今見有頷下肉瘿，臣有三年艾，願寬臣罪，以盡小技。」蛇仰首求炙。忽見火燒上飛一片炭落下穴中，偉取炙之，瘿即消愈。蛇乃鸞身向偉前，意欲令偉騎上。偉乃騎其背，蛇即將出穴中。夜二更到岸上，不見人行，蛇摇尾使偉下，後入穴中。

偉行迷路，恍見一城門，上有高樓，蓋赤瓦玲瓏，淡光照耀，門掛赤扁，標題金字曰「殷王城」。偉坐門傍，望見庭中有池，池中有五色蓮花，池邊有槐柳數行。磚街平坦，玉殿珠宮，廊廡宏廠。殿上設金龜

床，鋪銀花席，有琴瑟二張，寂不見人。偉徐來鼓之，俄見金童玉女數百人侍衛殷王后開門而出。偉大驚，下殿伏拜。后笑曰：「崔官人何自而來？」引接上殿，曰：「前殷王殿廢壞，無人奉祀，賴崔御史重修。世人效之，奉祀無窮。已命麻姑仙尋報德，不遇御史，而遇公子，未有以報。今得覩公面。然上帝有敕，王朝天不在。」乃賜偉酒饌，勸之醉飽。飲罷，忽見一人長鬚大腹，奉表前來，跪奏曰：「正月十三日，北人任囂被猖狂神打死。」奏畢，后謂曰：「羊官人引崔公子歸世。」后送歸。羊官人使偉閉目坐肩上，一刻餘，到山上。羊官人化爲石羊，立於山中，今猶在鄒山陽越趙王祠後。

偉歸應玄家，具道其事。至八月一日，當斜陽時，偉與玄相出遊，見麻姑仙携一女賜偉，便爲夫婦，及龍璲寶珠。初，珠有雄雌一雙，自黄帝歷殷，傳爲世寶。鄒山之戰，殷王佩之而死，埋藏地中，珠之光彩常衝天。秦時兵燹，珍寶俱焚。望氣知其龍璲寶珠尚在南國，遠來求索。至是殷王以寶珠報偉，時人以金銀彩緞價錢百千貫買之，偉於是大富。

後麻姑仙迎偉夫妻去，不知何之，疑化仙矣。今井已荒成闊穴，俗猶傳爲越井崗。

【校勘記】

〔一〕「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玉」原作「王」，據諸本改。

金龜傳

甌貉國安陽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爲婚，雄王不許，怨之。泮欲成前志，舉兵攻雄王，滅文郎國，改號甌貉國而王之。築城於越裳之地，隨築隨崩。王乃立壇齋戒，祈禱百神。三月初七日，見一老人從東方來，至城門嘆曰：「建立此城，何時而就！」王喜，迎入城殿，行拜禮，問曰：「築立此城，既就復崩，傷損功力而不能成，何也？」老曰：「有清江使來，與王同築乃成。」言訖辭去。

翌日，王出東門望之，忽見金龜從東方來，立於水水上，能解作人語，自稱清江使，明知天地陰陽鬼神之事。王喜曰：「此老人所以告我者。」遂以金轝迎入城中，延坐殿上，問以築城不就之故。金龜曰：「此山精氣，乃前王之子，爲國報仇。并有千載白雞，化爲妖精，隱在七曜山。山中有鬼，乃前朝樂工人埋葬於此，化爲鬼。傍有一館，以宿往來人。館主名悟空，有一女，并白雞壹雙，是鬼精之餘氣。凡人往來宿泊者，鬼精化千形萬狀而害之，死者甚衆。今白雄雞娶館主之女，若殺雄雞壓其鬼精，彼必聚陰氣爲妖，化爲鴟鴞鳥，啣書飛上旃檀之樹，奏於上帝乞壞其城。臣囓墜其書，王速收之，則城可成。」

金龜使王托爲行路人，寓宿館中，置金龜於門楣上。悟空曰：「此館有妖精，夜常殺人。今日未暮，郎君速行，勿宿。」王笑曰：「死生有命，鬼魅何爲！吾不足畏。」乃留宿焉。夜間，鬼從外來，呼曰：「何人在此，不速開門？」金龜叱曰：「閉門，汝何爲乎？」鬼放火變現千形萬狀，詭異多方，以驚怖之，終不得入。至雞鳴時，鬼精走散。金龜會王追躡之，至七曜山。鬼精收藏殆盡，王乃還館。

明日，館主令人來收葬宿泊人身尸，見王欣然笑語，皆趨拜曰：「郎君得若此，必聖人也！」乞求其神藥以救生民。王曰：「殺爾白雞而祭之，鬼精盡散。」悟空從之，殺白雞而女子即倒死。乃命掘七曜山，得古樂器及骸骨，燒散爲灰，投之江流。日將晚，王與金龜登越裳山，見鬼精已化爲鴟鴞鳥六足，啣書飛上梅檀樹。金龜遂化爲色鼠，隨其後，嚙其足，書墮於地，王速收之，書蠹已盡過半矣。

自此鬼精遂滅，築城半月而就。其城延廣千丈餘，盤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鬼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取其最高也。

金龜居三年辭歸，王感謝曰：「荷君之恩，其城已完。如有外禦，何以禦之？」金龜曰：「國祚盛衰，社稷安危，天之運也。人能修德以延之。王有所願，何爲惜之！」乃脱其爪授王曰：「用此作弩機，向賊發箭，無憂矣！」言訖，遂歸東海。王命臯魯爲弩，以爪爲機，名曰「靈光金龜神機弩」。

後趙王陀舉兵南侵，與王交戰。王以神機弩射之，陀軍大敗，馳於鄒山，與王對壘，不能正戰，遂請和。王喜，許小江以北，陀治之；以南，王治之。小江即今天德江也。未幾，陀求婚，王不意，以王女媚珠嫁陀子仲始。仲始誘媚珠竊觀神機弩，潛作別機，換金龜爪。詐謂北歸省親，曰：「夫婦之情，不可相忘；父母之親，不可偏廢。吾今歸省，如今兩國失和，南北隔別，我來尋汝，將用何物表我？」媚娘曰：

「妾爲女兒，如遇暌離，情難勝矣。妾有鵝毛錦褥常附於身，到處即拔毛置三岐路以示之，庶得相救。」仲始挾機而歸。

陀得之大喜，乃舉兵攻王。王恃神機弩，圍棋自若，笑曰：「陀不畏神機弩耶？」陀軍進迫，王舉弩，而神機已失，乃自奔走。王置媚珠於馬上後，與之南走。仲始認鵝毛而追之。王至海濱，途窮無舟楫可渡。王呼曰：「天喪予！清江使何在？速來救我！」金龜湧出江上，叱曰：「在馬後者賊也！」王乃拔劍斬媚珠。媚珠祝曰：「妾爲兒女，有叛逆心，謀害其父死，則爲微塵。如忠孝一心，爲人所詐死，則化爲珠玉，雪此讎恥。」媚珠死於海濱，血流水上，蚌蛤吸之，化成明珠。

王持七寸文犀，金龜開水引王入於海去。世傳演州府高舍社夜山，即其處也。陀軍到此，茫然無所見，惟媚珠在焉。仲始抱媚珠尸歸葬螺城，化爲玉石。媚珠已死，仲始惜痛不已，於沐浴處想媚珠形體，遂投井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此井水洗之，愈明潔。因避媚珠名，故呼明珠爲大玖、小玖是也。

貞靈二夫人傳

按《史記》：二徵夫人，本姓雄氏，姊名側，妹名貳，峯州麊冷人，交州雄將之女也。初，側嫁於朱鳶縣人詩索爲妻〔一〕，甚有節義，雄勇能聽决事務。時交州蘇定貪暴，州人苦之。側讐定之殺其夫，乃與妹貳舉兵攻定，陷交州，以至九真、日南、合浦諸郡，皆應之。遂畧定嶺外六十五城，自立爲王，始稱徵焉，建都於烏鳶城。

蘇定奔歸南海，漢光武聞之，貶蘇定於儋耳郡，遣將軍馬援、劉隆等代擊之。至浪泊，夫人拒戰逾年。後見馬援兵勢强盛，自度烏合之衆恐不能支，遂退保禁溪。援率衆攻之，卒徒走散。夫人勢孤，乃陷没於陣。或云登義山，不知所之。州人哀之，立廟於喝江口以奉事。凡遭災患，人禱祈之，靈神顯應。

李英宗時遭大旱〔二〕，命感浄禪師禱雨。一日，雨降，凉冷襲人，帝喜觀之。忽然而睡，夢見二女戴芙蓉冠，緑衣朱帶，駕鐵騎，隨風而過。帝怪問之，答曰：「妾即二徵姊妹，奉上帝命行雨。」帝欲諄勸請益，乃舉手止之。帝夢覺感懷，敕修造祠宇，具禮享之。後有托夢於帝，請立祠於同仁洲，從之，敕封貞

靈二夫人。陳朝加封顯烈制勝純保順名美字號,至今褒封,香火無窮焉。

【校勘記】

〔一〕「側嫁於烏鳶縣人詩索爲妻」,「妻」原作「夫」,據文意改。

〔二〕「李英宗時遭大旱」,「旱」原作「早」,據文意改。

蠻娘傳

漢獻帝時，太守士燮城於平江南邊今天德江是也。城之南有佛寺，有僧自西而來，號伽羅闍梨，住持此寺。能立獨脚之法，人敬奉之，呼僧爲尊師，皆來學道。時有女名蠻娘，父母俱亡，貧苦日甚，亦篤求佛道，然訥於言語，不能與衆誦經，常居厨竈搗米採菜，炊爨以供一寺之僧及四方來學者。

五月間，夜刻短促，僧徒誦經到雞鳴時，蠻娘供厨已熟，僧徒誦經未已，未行食粥。蠻娘乃假寐於門厨中，不意忘機熟睡。僧徒誦經罷，各歸本房。蠻娘當門睡，僧闍梨步過蠻娘，蠻娘歆然乃動，胞裏受胎。三四月間，蠻娘有慚色而歸，闍梨亦羞而去。蠻娘行至三岐路江頭寺居之，滿月生一女，尋闍梨還之。夜間，闍梨將女就三岐路，見芙蓉樹枝葉茂盛，有一蠧處深潔，梨付與曰：「我寄此佛子，汝藏之，各成佛道。」闍梨、蠻娘將辭去，闍梨與蠻娘一杖曰：「我以此賜汝，汝還或有歲時大旱，汝以杖卓地上出水以救生民。」蠻娘敬授而還居本寺。遇歲大旱，以杖卓立地上，自然水湧出，民多賴之。

時蠻娘九十餘歲，適蓉樹摧倒，流至寺前江津，蟠旋不去。民覺斫爲柴，斧斤破鈌。乃相率鄉里三

百餘人,拽之不動。會蠻娘下江津洗手,戲撑之,其樹轉移,衆皆驚異,使蠻娘拽上岸,令匠人作四佛像。斫樹中至三岐所藏女處,見已化成一石甚堅,匠人斫之,斧斤盡缺。匠人投石淵中,光芒放出,頃刻餘始見沉,匠人皆死。請蠻娘拜禮,借漁人入水收之,迎入寺殿納佛像中。其像相帖以金,闍梨置號,名佛相曰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方祈禱,無不應者,皆呼蠻娘爲佛母。四月初四日,無病而終,葬於寺中,人以此日爲佛生辰。每年是月日,四方男女常聚會其寺遊戲歌舞,世呼爲「浴佛會」云。

南詔傳

南詔者，趙武帝陀之後也。漢武帝時，南越丞相吕嘉不服，而殺漢使安國、季少等。漢武帝命將路博德、楊朴等將兵伐之，擒術陽王建德及吕嘉等，而并其國，分置守令任焉。其趙氏子孫各散四方，後復歸於神符横山空閑無人居處，實繁有徒，造作船艘，時或駕海，突入境内劫掠海濱之人，戮漢守令。其民畏服，呼爲南趙。其後因訛爲南詔，故襲號焉。

至吴王孫權時，命戴良、吕岱等爲守牧以治之。南詔自天擒山，并河華、高望、横山、烏踪、海岸、吏部、長沙、桂海、望蓋、磊雷之處，山高海闊，波濤險阻，絶無人迹，南詔之衆居焉。常以盜劫爲業，攻殺守牧，曾不能禁。其衆稍盛，多以貨財珠玉賂於西婆夜國，求爲親屬，以相救助。

晋末，天下大亂，有土酋趙翁李，亦趙武帝之後也。兄弟衆多，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與南詔衆合，得二萬餘人。復以珠玉進於西婆國，乞隙地在近邊以居之。時西婆夜國以海瀕平原相雜各半，分爲二路，上自葵州下至演州爲茄遠路，殺牛馬相盟，分與南詔并趙翁李統焉。於是翁李築城演州高舍鄉，東至夾

海，西至婆夜國，南至橫山，自立爲主。

東晉命將軍曹耳將兵攻之。翁李於源頭險阻伏象兵擊之，六出海外迷山、末山以避之。彼聚則我散，彼散則我聚，朝出暮入，往撫四五年間，晉軍不耐山嵐，死亡過半，乃退還。南詔常侵掠南城、東城、長安各處，守令不能制。至唐愈盛。懿宗命高駢將兵討之，亦不能克而還。至五代，晉石敬塘命司馬李進兵二十萬，攻於塗山，南詔乃退還，附居於哀牢國邊地，號頭模國。盆忙〔一〕。常以掠畧爲業，時發時止，未曾弭息焉。今爲鎮寧府，盡入大越輿圖萬萬世矣。

【校勘記】

〔一〕「盆忙」，此處不通。他本爲「今爲貧忙」，疑前有脱字。

蘇瀝江傳

唐懿宗咸通六年，命高駢爲都護將軍，將兵擊南詔而還。遂置静海軍於嶺南城，以高駢爲節度使。

駢通天文地理，相地形勢，築大羅城於瀘江之西，周三十里以居焉。有小江從瀘江流入西北，繞過其南，回抱羅城，復流入大江。時當六月間，雨水漲溢，駢乘輕舟順流入小江，方里許，忽見一老人鬚髮盡白，容貌奇異，浴江中流，笑語欣然。駢問：「叟姓名爲誰？」對曰：「我姓蘇，名瀝。」駢復問：「家何在？」曰：「在此江中。」言訖，拍水溟晦，忽然不見。駢知是神人，名其江爲蘇瀝江。又日早，駢出立於羅城之東瀘江畔，見大風自起，波濤洶湧，雲霧昏曀，有異人立於水上，高二丈餘，身著黄衣，頭戴紫冠，手執金簡，空中光彩，升降飛揚。日上三竿，雲氣未散。駢尤驚異，欲厭之。夜夢神人告曰：「莫厭我，我是龍肚之精，地靈之長。吾公築城於兹，未得相見，故來見之，何憂符術！」駢驚覺。明日，設壇轉呪，以金銅鐵符爲厭。是夜，雷轟奮迅，風雨大作，天地昏曀，神將咆哮，驚天動地。頃

刻間，復見金銅鐵符盡出地，化爲灰燼，飛散空中。駢尤驚異，嘆曰：「此處有靈異之神，不可久留，以取凶禍。」

後懿宗召駢還，果被誅，以高鄩代之。

傘圓山傳

傘圓山，在南越國京城昇龍城之西也。其山高一萬二千三百丈，周九萬八千六百丈〔一〕，三山羅立，峯圓如傘形，故名焉。山之大王，唐僧哀《交州記》以爲山精阮氏〔二〕，極爲靈應。旱時潦歲，祈禱禦灾捍患，捷於影響，奉祀者誠敬不已。往往於晴明之日，如有幢幡之狀，縹緲山谷間，隨近之民，謂之山神現。

唐高駢在安南時，欲厭勝靈迹，剖十七歲未嫁之女，去腸以惡草充其腹，被以衣裳，坐以登椅，禁以牲牢，伺能舉動，揮劍斬之。愚弄諸神，率用此術。常以此薦傘圓山大王，見有乘白馬於雲端，唾之而去。駢嘆曰：「南方靈氣未可量，旺氣烏可絶也。」其靈應昭著如此。

初，大王望見傘圓山秀麗，乃作一條路自白番津向傘嶺之陽，行至安衛峒，又至岩泉別源之處，並作殿以休息焉。又行過右畔雲覆山上嶺居之，或時遊小黄江以觀漁，經過村落，留作殿以息之焉。厥後，居民見其殿迹，遂作殿廟以事之。

又按魯公《交州記》並故傳：相傳大王山精，姓阮氏，與水族相喜於峯州嘉寧居焉。周赧王時，雄王

十八世孫至峯州之越池，號文郎國，有女名媚娘神農二十七世孫女。美貌，聞蜀王泮求婚，不許，欲擇佳婿。數日，忽見二人，一稱山精，一稱水精，留爲求婚。雄王請試法術。山精乃指山山崩，出入石中無所礙。水精以水噴空，化爲雲雨。王曰：「二君並有神通，然吾止有一女，若聘禮先至者，吾即嫁之。」明日，山精將珍玉金銀、山禽野獸等物來獻，王許之。水精後至，不見媚娘，大怒，率水族欲擊奪之。大王以鐵網横截慈廉縣江。水精乃別開小黄江一帶，自莅仁出喝江入沱江，以擊傘圓山之後。又岐開小迹江以向傘圓山之前，所至甘蔗、車樓、古鴞、麽舍、沿江之江間，破掘爲灣，以通水族之衆。常起風雨晦冥，引水擊王。山下民見之，即編爲疏籬以護之，擊鼓相春大噪以救之。見梗還流番籬外，射之，死者爲龍蛇魚鱉之尸，流塞江道。年年七八月間常有之，山下所近人民多被大風潦水，禾穀損害。世傳以爲水精、山精争娶鑾娘云。大王得神仙長生訣，甚顯靈，爲大越第一福神。陳朝翰林學士阮士固征西拜謁，有詩云：

　　山似天高神最靈，心扃纔扣已聞聲。媚娘亦有顯靈著，且爲書生保此行。

於傳後新增也。

按世法《集》云：昔貉龍君嫗姬，生一胞百卵，開出，一卵一男。龍君將五十歸海，五十同居，與嫗姬分治天下，號爲雄王。而傘圓山大王乃歸海五十男之一焉〔三〕，非山精灝氣之神也。王自海國由神符海口而歸，尋某清幽之地，民俗厚樸之風而居焉。過泝大江至龍肚之地，次於震澤，欲留之，有不滿之意，遂去之。泝瀘江而上，至福禄江畔，望見傘圓山崇高秀麗，三山羅列，儼然如畫，兼有山下之人俗尚殺牛釃酒，日用飲食，歌咏沉吟，樸素而已。王於是作一條路，其道如弦，自白番津向至傘圓山之陽，行至安

淵峒作殿以休息焉。

【校勘記】

〔一〕「周九萬八千六百丈」，「丈」原作「萬」，據文意改。

〔二〕「唐僧哀《交州記》以爲山精阮氏」，「記」原作「祀」，據文意改。

〔三〕「而傘圓山大王乃歸海五十男之一焉」，「圓」原作「員」，據標題統改。



龍眼如月二神傳

黎大行皇帝天福元年，宋太祖命將軍侯仁寶、孫全興等將兵南侵。至大灘江，黎大行與將軍范巨倆軍於屠虜江拒之，對壘相守。

大行夢見二神人於江上拜曰：「臣兄弟一名張吼，一名張喝，先事趙越王，率衆征討逆賊以有天下。至後失國，李南帝召臣兄弟。臣等義不可往，飲鴆而死。上帝憫臣等之功，嘉其忠義一節，賜臣等名爲神部官將，統領鬼兵。今宋兵入境内，爲我國王生靈之苦，故臣等來見，願與帝攻擊此賊，以救生靈。」大王驚寤，喜謂近臣曰：「此神人助我也。」即焚香於御船前，祝曰：「神人能與我成此功業，則褒封血食，萬世無窮。」遂宰牲致祭，焚衣冠、紙錢、馬象之物。是夜，大行夢見二神人共著所賜衣冠，前來拜謝。後夜復見一人領白衣鬼部，自平江南來，一人領赤衣鬼部，從如月江北下，共向賊營而擊。十月三十日，夜三更，天氣昏黑，暴風疾雨大作，宋兵驚惶。神人隱然立於空中，高聲吟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皇天已定在天書。如何北虜來侵掠，白刃翻成破竹餘。又：「如今逆賊來攻

擊，汝等行看破敗虛。」

宋兵聞之，將蹣蹂而散，相攻相殺，各奔逃生，擒不可勝數。宋軍大敗而還。大行回兵獻捷〔一〕，封賞功臣，追封二神人，一曰「精敏大王」，立廟祠於龍眼三岐江，使龍眼、平江之民奉事之；一曰「却敏大王」，立廟祠於如月三岐江，使如月沿江之民奉事之，血食無窮，今猶爲福神也。

【校勘記】

〔一〕「大行回兵獻捷」，「行」原作「王」，據文意改。

徐道行阮明空傳

今祀典爲最靈祠,奉享在安山縣柴山天福寺。是山岩中有像,寺中有李神宗像

佛迹山天福寺,姓徐名路,字道行。父榮,仕李朝爲僧官都察,常遊安朗鄉,娶曾氏女名鸞,因家焉。路,曾氏所生也。少事遊俠,倜儻有大志,舉動云爲,人莫能測。常與儒者賁生,道士黎全義,伶人潘乙相友善。夜則刻苦讀書,日則弄笛擊球,博戲爲樂。父母常責其荒怠。一夕竊覷房内,見燈火闌殘,簡書堆積,路方據案而睡,手未釋卷,由是不復爲慮。後應僧鄉試,中白蓮科。

未幾,父以邪術忤延成侯,延成藉大顛禪師以法毆殺,投蘇瀝江。尸流至安决橋延成侯家所居處,忽尸立而止,竟日不去。延成懼,告大顛。大顛至,喝云:「僧恨不滿宿。」尸應聲倒去。

路思復父讐,計無從出。一日,伺大顛出,欲邀擊之,俄聞空中聲喝止之。路懼,捨杖而去,欲往印國寺求靈異術。途經金齒蠻,險阻而還。乃於佛迹山岩内隱居,日常轉誦大悲陀羅經,呪滿十萬八千遍。一日,見神人前來謂曰:「弟子即鎮天王也。感師持經功德,故來相候,以備指使。」路知道法已圓,父讐可復,親至安决橋步頭,以所柱杖子試投急流中,杖逆流行至西陽橋乃止。路喜曰:「吾法勝大顛矣。」直至顛所,見顛謂曰:「爾不記前日事耶?」師仰視空中,寂無所覩,因毆擊之,顛發病死。自是宿

冤雪盡，俗慮灰寒，遍往叢林訪求佛印。

聞喬智玄於平化道，躬往參謁。且問真心偈云：

> 久混風塵未識金，不知何處是真心。願垂指教開方便，便見菩提斷苦尋。

玄答偈云：

> 五音秘訣演真金，個中滿月露禪心。河沙覺是菩提道，擬向菩提隔萬尋。

路惘然不決，遂之法雲山寺，謁範會禪師，下問曰：「如何是真心？」範曰：「阿難個固是真心。」路豁然自得，云：「如何是行住？」範曰：「饑食渴飲。」路拜辭而去。自是法力有加，禪緣愈篤，山蛇野獸，羣來馴擾。燃指求禱，呪水治病，無不立驗。有僧問：「行住坐臥，盡是佛心？」路示偈云：

> 作有塵沙有，爲空一切空。有空如冰月，勿著可空空。

又曰：

> 日月出岩頭，人人失火珠。歸人有駒子，行步不騎駒。

時李仁宗皇帝無嗣。會祥大慶三年三月，清華府人上言：「海瀕沙洲有靈異小童，年方三歲，自稱皇子，號爲覺皇。凡帝所爲，無不知之。」乃大顛之所化生也。帝遣中使往視，果如其言，迎還京師，居報天寺。帝以其聰異頗愛之，欲立爲嗣。羣臣切諫，以爲不可，且曰：「彼誠靈異，必宜托生宮禁，然後可也。」帝從之。遂設大會七日夜，托胎生法。路聞之，謂其姊曰：「彼兒妖邪，惑人甚矣！吾忍坐視弗救，以簧惑羣心，蠱亂正法耶？」因使姊佯爲觀會者，密持路所結印數枚，插於簷上。會至三日，覺皇瘦疾，語人曰：「遍滿國界，鐵網羅罩，雖欲托生，恐無路也！」帝疑解呪，令人尋之，果獲於興聖樓，收繫

之。會羣臣議，崇覽侯適過，路哀訴曰：「願垂力以救貧僧幸免，異日寓胎宫中，以報其德。」侯頷之。及會後，僉曰：「陛下以無嗣故祈彼托生，而路妄自解呪得罪。」侯奏曰：「覺皇設有神力，雖百路解呪，夫亦何害？今反如是，路出覺皇遠矣。臣愚以爲與其罪路，莫若賜之托生也。」帝然之。路直至侯第，於夫人浴處遍視。夫人大怒，以告侯。侯素知其意，竟置不問。夫人於是有娠。路囑侯曰：「夫人臨誕之時，必先相告。」及臨期，路見告至，乃澡身易服，謂其徒曰：「吾宿因未了，且復托生出世間，暫爲帝王。及壽終時，又爲二十二年天子〔一〕。若見其身隕壞〔二〕，則我深入沮泥，不住生滅矣。」其徒聞之，無不感泣。路説偈曰：

秋來不報鴈來歸，冷笑人間暫發悲。爲報門人休戀著，古師幾度作今師。

言訖，儼然而化。侯夫人遂生子陽煥，年甫三歲，仁宗養於宫中，立爲皇太子。仁宗崩，太子即位，是爲神宗，乃路之所生也。其路蜕形，今尚在寧山佛迹山天福寺岩中。

初，長安大黄一作嘉遠潭舍鄉人阮至誠，居國清寺，號明空國師。少年遊學，遇道行，服膺道教，歷十餘年。道行奬其志操，爲與心印，且賜名焉。及道行將謝世，謂明空曰：「昔吾世尊師道果圓成，猶有金鎗之報，况於末世玄微，豈能自保？我今見出世間，在人師位，來生病債，决定難逃。於汝有緣，爲應相救。」道行已化，明空遂還舊寺耕焉，二十餘年，不求聞達。

時李神宗方攖奇病，憒亂心神，憒痛之聲，鬫虓可畏，天下良醫應詔而至者，以千萬計，不能措手。時有小童謡曰：「欲治天子病，須得阮明空。」乃遣使物色得焉。明空見使者至，舟中棹卒衆多，欲爲蔬素以食，乃取飯一小塥，出與舟中棹卒同食。仍示之曰：「子弟繁多，恐不足厭你等腹，你等姑且食

之。」由是棹卒凡數百人，皆食，不能盡。食罷，又示曰：「你等且暫熟睡，少頃須待潮漲，我始發行。」棹卒從之，皆於船上熟睡。纔頃刻間歸船已至都下，棹卒睡覺，皆驚異。明空既至，諸方碩宿已在殿上行法，見明空樸陋，不有加禮。明空親把大釘長五寸許，釘於殿柱，高聲曰：「有能拔此釘，方能療病。」如是再三，莫有應者。明空乃以左手兩指拔之，釘便隨出，衆皆驚服。及見神宗，明空厲聲曰：「大丈夫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胡爲發如是狂亂哉！」帝乃大驚慄。明空取巨鑊貯油煮，既百沸，以手攪之數四，遍灑帝身，其病輒愈。即拜明空爲國師，蠲户數百，以褒賞之。太平二十二年辛丑，明空去世，壽七十六歲。

【校勘記】

〔一〕「又爲二十二年天子」，「年」，據文意補。

〔二〕「若見其身隕壞」，「壞」原爲「壤」，據文意改。

楊空路阮覺海傳

海清嚴光寺空路禪師，姓楊氏，海清人也。世常爲漁釣，乃捨其業而僧焉，居常加持《伽羅尼門經》。李神宗彰聖嘉慶中，與覺海爲道友，潛居荷澤栖焉。荷氏求食，始忘其身，外絶馳騖，内修禪定，心神直耳，日覺爽然，便能飛空履冰，伏虎降龍，萬怪千奇，人莫能測。尋本郡禪寺以居之。

一日，有侍者啓云：「某自到來，未蒙指示心要。敢呈詩云：『鍛鍊身心好得精，森森直轉對嚴庭。有人來學空空法，身坐屏邊影集形。』」師覺曰：「汝將經來，吾爲汝接。汝行水來，吾爲汝授。何處不與汝心要？」乃呵呵大笑。嘗説偈云：

選取蛟龍地中居，野情終日樂無餘。有時直上孤峯嶺，長嘯一聲塞太虚。

會祥大慶十年己亥六月初三日死，門人收舍利葬於寺門。有詔廣修其寺，時蠲户二十人以奉香火。

覺海禪師，海清人也。居於本郡延福寺，姓阮氏，幼慕漁釣，常以一小艇爲家，浮遊江海。年二十五，遂捨其業，落髮爲僧。初與空路俱事師栖荷澤寺，尋歸空路法。李仁宗時，常與通玄真人召入蓮甍



涼石寺侍坐。忽聞蛤蚧對鳴，聒耳可惡，帝命玄止之。玄默呪，先墜其一。帝笑謂師曰：「尚留一個與沙門。」師呪之，少頃，一個亦墜。帝異之，作詩曰：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亦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師由是聲名馳於天下，僧俗傾尚。帝每以師待之。每駕幸清海行宮，必先詣其寺。一日，帝謂師曰：「應真伸足，可得聞歟？」師乃作八遍誦，身凌空去地五丈，俄而復下。帝及羣臣皆合手相嘆。於是賜肩輿出入闕庭。迨神宗朝，累召赴京，師辭以老病，不就。

有僧問：「佛與衆生，誰賓誰主？」師作偈云：

不覺汝頭白，報你作老客。若問佛境界，龍門遭點額。

將示寂，告衆偈云：

春來花蝶善知時，花蝶應須便應期。花蝶本來皆是幻，莫將花蝶向心持。

是夜，有大星隕方丈室西南隅。詰旦，端坐而逝。詔蠲三十户以奉香火，官其子二人以賞褒之。海清，陳太宗朝爲天清，即天長府。

何烏雷傳

陳裕宗紹豐年間，麻羅鄉人鄧士瀛爲安撫使，奉命往北國，妻武氏在家。本鄉有神祠名麻羅神精，夜夜化作士瀛，身容行止，頗若士瀛，入武氏房相通，雞鳴時遂去。後夜，武氏問曰：「府君已奉命北使，如何常夜來而日不見？」神詐曰：「帝已差別人使，吾侍左右常與圍棋，不與我出外。然我念夫妻之情，敢暗偷還，與汝以寫恩愛。明旦急趨入朝，不敢久居。」雞鳴便去，武氏情猶疑之。

期年，士瀛使回，武氏胎已滿月。士瀛具伏奏聞，武氏下獄。帝夜夢見神人前來奏曰：「臣麻羅神也，娶妻已有孕，被士瀛争子。」帝夢覺。明日，命獄官將武氏就入帝前，斷曰：「妻還士瀛，子還麻羅神。」

後三日，武氏生一黑胞，得一男子，皮膚如墨。年十二歲，名何烏雷，色雖黑如漆，而肌膚潤澤如膏。十五歲，帝召入侍，甚寵盛之，賜爲賓客兒。一日，烏雷出遊西湖，遇吕洞賓〔一〕，問曰：「好兒郎意欲何求？」對曰：「當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視富貴似浮雲，所好者聲色，以娱耳目而已。」洞賓笑曰：「爾之

聲色，得失相當，名留於世。」使烏雷張口，洞濱唾入使吞之，乃騰空而去。自此烏雷雖不識字，而聰明敏辨，多過於人〔二〕，詞章詩賦，曲調歌吟，謡唱諷咏之聲，嘲風弄月，繞梁驚人，婦人女子尤欲見其面。帝常命於朝曰：「後見烏雷奸犯誰家，將來殿前，謝一千貫。私殺者倍償一千。」

時有仁睦鄉宗室貴人郡主名妸金，年二十三，夫早亡，孀居，顔色無雙。帝心悦之，求幸不得，常恨之。謂烏雷曰：「汝行何計而得？」對曰：「臣願一年爲期，如不見來，是事不諧，臣已死矣。」拜辭而去。

歸家，放却衣裳，寢於泥淖，暴於暑雨，以致醜污。著布袴爲牧馬奴，竹籠一雙，擔就郡主家，以檳榔一封賂閽童乞入郡主園中刈草，閽童與之入。

時五六月間，萊藜花方盛開，烏雷一切刈盡，納諸擔内。郡主侍婢見園花已盡，呼令縛之，待其家主來贖。拘三日餘，不見有來認者，問曰：「爾是何人奴，不見家來贖，償其園花？」烏雷曰：「僕是漂泊人，無家主無父母，常從倡兒傭擔求食。昨見一官人繫馬於城南，馬饑無草，馬主傭錢五文，使刈草一擔。僕喜得錢而務刈草，不識茉莉花爲何物。今無以償之，願入爲奴以自償。」留於門外，月餘，郡主侍婢見其饑渴，與之飲食。夜間嘗歌唱與閽童聽之，郡主侍婢至内侍媵者，咸樂聽之。

有一日，過黄昏時，不見點燈，郡主暗坐，無左右應諾者。郡主呼侍婢責以應役不供之罪，欲箠楚而降黜之。衆侍婢頓首謝曰：「臣等留聽刈草奴歌唱之聲，心甚喜悦，不覺至此，箠楚降黜是甘。」郡主置之不問。

時當夏月，夜間郡主與侍婢坐於庭中，迎風弄月以爲勝賞。隔壁間聞烏雷歌唱之聲，恍若鈞夫節

調，殊非世上聲音，精神融會，情中感動，即遣烏雷入家中，奉侍左右，爲密近之奴。常使歌咏吟唱，以舒鬱結之情。烏雷乘此益動奔走服役之勞，郡主寵信，晝則入侍左右，夜則挑燈侍坐，或使歌音，聲音徹於内外。郡主爲感動，遂成幽鬱之疾。

曡三四月間，其疾愈加，侍婢服事久亦生疾，疾間熟睡，郡主呼之不起，惟一烏雷應入侍疾。郡主其情難禁，密謂烏雷曰：「爾來在側，爲爾聲音，使我成疾。」遂與烏雷通，其疾稍愈。情愛尤篤，乃忘姸醜之態，無所愛惜，欲以土田與烏雷爲莊宅。烏雷曰：「臣本無家，今遇郡主是真天仙，臣之福也。臣不願田宅及珠寶，願得公主進朝積金妝玉之冠，試之一戴，死便瞑目。」是冠乃先帝所賜，使之進朝賀之禮。郡主情留烏雷，無所愛惜。

烏雷得冠，暗行而歸，帶之入朝。帝見喜甚，即促召郡主進朝，使烏雷戴妝玉冠侍立。帝問郡主曰：「曾識烏雷否？」郡主大慚。時有國語詩云：「参它耨典嗔𠀧碎，停咍天仙福底雷〔三〕。」自此烏雷名聞天下，王侯美女常譏笑之。有國語詩云：

茫茫末眛粘麻㜻，幾帑渴㝵戈買饞。忍固黃金聲色意，茫茫末眛世焰祐〔四〕。

雖有詩鄙之，然常爲聲色所牽，避之不得，常通於王侯家女子。人未能箠楚，懼帝追倍償錢。後乃私通明威王家嫡第一女，拘獲未殺。明日，明威王入朝奏曰：「烏雷夜暗入臣家，黑白未分，臣已格殺，請命謝錢若干進納。」帝不知其未殺，判曰：「臨時格殺勿論。」時徽慈皇后乃明威王親姊，故王不著於意。歸而杖之，不死，乃以杵搗殺之。

烏雷將死，吟國語詩云：

生死油丕固管包，男兒免㐌特英豪。折爲聲色甘羅折。折役瘖痨䏧粘𢂞〔五〕。

又曰：「昔是洞賓告我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其言驗矣。」乃死。

【校勘記】

〔一〕「遇呂洞賓」，「賓」原作「濱」，下一處「洞賓笑曰」同，今據後文「昔是洞賓告我曰」改。

〔二〕「多過於人」，「於」原爲「王」，據文意改。

〔三〕「㐱它𠰘典嗔𠹾碎，停咍天仙福底雷」，喃詩，大意爲：我今委身充奴僕，惟願天緣屬雷福。

〔四〕「茫茫末昧烇麻𤈜，幾𢂞渴㝵戈買饞。忍固黄金聲意改，茫茫末昧世焰祜」，喃詩，大意未詳。

〔五〕「生死油丕固管包，男兒免㐌特英豪。折爲聲色甘羅折，折役瘖痨䏧粘𢂞。」，喃詩，大意爲：男兒但求英名在，生死由天無須悲。寧爲聲色輕生死，爲黨捐軀太不值。

陳世法等◇撰

嶺南摭怪列傳(乙本)

任明華◎校點



目録

鴻厖氏傳

初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南巡五嶺,接婺仙,生涇陽王。王容貌端正,聰明夙成,帝明奇之,欲立爲嗣。王固讓其兄帝宜,帝明於是立帝宜爲帝,以治北國;封王於南,以治南國,號赤鬼國。王能行水府,娶洞庭君女曰神龍,生崇覽,封爲貉龍君,以治其國。涇陽王不知所之。君既嗣位,教民耕稼衣食,始有君臣尊卑之分,父子兄弟之倫。或時居水府,而百姓晏然無事,時或有事,則呼龍君曰:「逋與布同音,國俗號父爲布乎不來,以救我輩?」龍君即來,其威靈感應,人莫能測。

時帝宜之子帝來治北方〔一〕,天下無事,思及祖帝明南巡得仙女之事,乃命親臣蚩尤代守其國,而南巡赤鬼國。時龍君居水府,國内無主,帝留愛女嫗姬於行在,流遊地方,遍觀形勢,見土地所生,異花奇木,山殽海錯,無物不有,風土四時,不寒不熱,心愛慕之,樂而忘歸。南國之民,苦其煩擾,不得安恬,每日夜望龍君,相率勵聲呼曰:「逋何在?乃使北主侵擾吾民!」龍君倏然而歸,見嫗姬獨居於行在,容貌奇偉,媵妾侍從,不異仙居,龍君悦之,乃變好兒郎,豐姿秀麗,左右前後,從者衆多,歌吹鼓舞之聲,達

於宮中。嫗姬悅從，龍君迎居岱巖。

帝來還行在，不見嫗姬，分命羣臣遍尋天下。龍君有神術，變見百端，或爲妖精鬼魅，或爲龍蛇象虎。尋者畏懼，不敢搜索，帝來北還。時北國蚩尤作亂，黄帝攻之，不克。蚩尤獸形人語，勇猛有威。或教黄帝以兕獸皮被鼓爲令而戰之，蚩尤乃驚喪而敗於涿鹿。黄帝自立，帝宜與黄帝三戰而不克，困於洛邑，神農氏亡。

龍君與嫗姬相處，期年而生一胞，以爲不祥，棄於原野。五六日，胞中生出百卵，並皆男子。歸而養之，各自長大，不勞乳哺，智勇俱全，人皆畏服，謂之兄弟皆非常人。時龍君久居水府，母子思歸北國。行至境上，黄帝聞之，率兵拒於塞外。母子不得北歸，再還本國，呼龍君曰：「逋何在？使妾母子孤寡皆受傷悲！」龍君忽然而來，遇於棄野。姬曰：「妾本北國人，與君相處，生得百男，無由鞠育，今乃棄妾而去，使無父無夫之人，徒自傷耳！請得與君相從。」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你是仙種，地上之人。水火相尅，合併實難。雖陰陽氣合而有子，然生類不同，難於久處。」乃分命五十子從母歸山，五十子從父歸南海，分治各處。令曰：「登山入海，有事相聞，無得相廢。」百男各相聽受，然後分去。百粵之祖，實始於此。

姬與五十子居峯山今山西白鶴縣，因推尊其雄長爲王，號曰雄王，繼龍君而治，國號文郎。分國中爲十五部，其地東夾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南抵孤孫精國，命羣弟分治之。國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爲衣，織革爲席，木汁爲酒，以桄榔櫻桐爲飯，禽獸蟲魚爲鹹，薑根爲鹽。刀耕火樹，地多糯粳，以竹筒炊之。架木爲屋，以避虎狼之患。剪短其髮，以便山林之行。人之生也，以器葉坐之；人之終也，以杵椿合之，鄰人聞之，皆相救助。男女嫁娶，亦用檳榔，以鹽封爲先，然後將牛羊以成禮。以糯米爲飯，房中相食畢，然後成婚焉。

【校勘記】

〔一〕「時帝宜之子帝來治北方」,「時」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今改爲正字,下同不注。



狐精傳

貉龍時

初龍編今京府大羅城，李泛舟於珥河，有登龍引舟，因名曰升龍城。地有小石山，山下之穴有九尾狐，壽千餘年，能爲妖怪，變化百端，或爲人，或爲鬼，遍居人間。時傘圓山下，蠻人架木結草爲家以居焉。山有靈神，蠻人奉事之。教蠻人以耕織，常造白色衣着之，故曰白衣蠻。九尾狐常化爲白衣蠻人，入蠻衆中，同歌唱，誘取蠻人男女，爲藏於山穴，蠻人苦之。其山東枕瀘江，龍君遂遣水府引水攻上，破山谷。狐精乃走，水族遂追，獲狐殺之。其山流大江，陷成深淵，今呼爲狐尸潭，即今西湖。遂立寺觀，以壓鎮之，今金牛寺是也。江之西岸平夷，耕作田地，今呼爲狐同。土地高脊，民邑而居，今爲狐村。其狐穴呼爲狐獸，俗曰獸猪。

世傳白狐九尾生九子，龍君既殺白狐及八子，其一子走脱演州，亦姓胡，季犛其苗裔也。按此説未必然，蓋季犛狡惡，人皆惡之，故極言之爾。

魚精傳 貉龍時

東海之間,有魚蛟之精,長五十餘丈,多足如蜈蚣形,變化百端,靈異莫測。行則動風注雨,多啖食人,人甚畏之。又有魚貌形似人,遊到東海,遂化成人,能通言語,漸漸生男女衆多,還與魚蝦蚌蛤爲食。又爲蛩人,生居海岱,常捕生人爲業,後亦成人,與人相交,與鹽米、衣裳之物,賣買而食,盡成世人,相往來。東海間有魚精巖,齒石齟齬,横載海濱,下有巨穴,魚精居焉。人之往來者,常爲所害。又風濤惡險,無路可通,欲開别路,頑石難鑿。人船過者,魚精害焉。會夜有仙人,鑿石爲港,欲便人行。魚精化爲鷗,鳴於山上。羣仙聞之,疑其曙,皆飛升去,其港未通。今呼仙陶港,在安廣道永興州。

龍君憫民被害,化爲民船,令水夜叉禁水神不作風濤,撑船至魚精巖,佯持一人〔一〕,如將校之狀。魚精引口欲啖之,以鐵塊通烘,授之口中。魚精踴躍翻騰打人船,龍君斬斷其尾,剥皮鋪於牛山下,今呼爲白虎尾。其首流出海外,化爲走狗去。龍君以石塞海斬之,遂化爲狗頭,今呼爲狗頭山。其身流入蔓水,故曰蔓頭云。

【校勘記】

〔一〕「佯持一人」，「佯」原作「洋」，據文意改。



董天王傳

時雄王傳第六世，天下熙皥，民物殷富，朝享不行，奠獻不入。殷王見其缺朝覲之禮，托以巡狩，欲自將往侵之。王召羣臣，問以攻守之策。有方士進言曰：「莫若求龍君，以降其將帥。」王從之。乃築壇齋戒，具金銀幣帛之禮於壇上，焚香致敬，祈祭三日。後天大風雷雨，忽見老人高九尺餘，面方腹大，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嬉遊，歌舞吟唱。人人見之，知其非常人，入告於王。王親行拜迎，至壇上，進獻酒食，並不能飲食言語。王因問曰：「聞有北兵將來侵，勝負如何？必以告之。」老人良久曰：「索取遥籌竹。」卜之，乃謂王曰：「三年之後，北賊必來。當嚴整器械，精練士卒，爲國家計。且遍求天下奇才，能破逆賊，則分封爵邑，傳之無窮。若得其人，則逆賊可平矣。」言畢，騰空而去，乃知其爲龍君也。

三年，邊果告急，王如其言，遍求天下。至於武寧扶董鄉，富家翁年六十餘，生男子，三歲餘徒能飲食，不能言語，仰卧不能起坐。其母聞使者至，徐戲兒曰：「生得此男，徒能飲食，不能擊賊，以受朝廷之賞，以報乳哺之恩。」其子聞之勃然，令母呼使者來。母大驚異，告其鄰，謂子已能言。鄰人亦驚喜，迎

使者來。使者問曰：「爾小兒耳，呼我何爲？」小兒起坐，謂使者曰：「速歸告王，願爲鐵馬高十八尺，劍長七尺，鐵笠一頂，將來與我，賊自驚散，王何憂乎！」使者甚喜，回言於王。王且驚且喜，曰：「吾無憂矣。」羣臣曰：「北賊如此，何可破散？」王曰：「此龍君所以救我，如老人前年所言，的不虛説，諸君何疑？」命鍊鐵馬、鐵劍、鐵笠，以與小兒。使者齊至，母見而驚異，恐禍及己，憂懼彌甚。兒大笑曰：「母但以酒食多與兒吃，擊賊之事，母切勿憂。」兒身驟大，衣食日費，其母供不足，鄰人爲之。炊爨餅果之需，吃不能充腹；布帛綿纊之物，服不能蔽體。至編葺蘆花繼之。

及殷兵至鄒山，兒伸足而立，長十丈餘，仰鼻吼連十聲餘，拔劍勵聲曰：「我是天將！」遂戴笠騎馬，踴躍長鳴，馳走如飛。一瞬到王軍前，已指劍前行，官軍隨後，進逼賊壘，陣於武寧鄒山之下。殷兵大潰，倒戈相攻，其餘黨羅拜曰：「天將！」悉皆降服。行至安越山，乃脱衣服，騎馬升天，猶留人馬之迹於山石上焉。

王思其功，無以報之，乃尊爲扶董天王，立祠於本鄉宅園，賜田一頃，晨昏享祭之。終殷之世，二十七王，六百四十年，不敢復加兵焉。四方聞之，皆自畏服歸附。後李唐朝，封冲天神王。神王在扶董鄉寺側，塑像在扶衛靈山，仲春祭焉。

褚童子傳 雄王時

時雄王傳第三世，王有一女，爲仙容媚娘。年十八歲，容貌秀麗，不願嫁夫，好遊山水，巡行天下。王愛而許之，不禁。每年二、三月間，浮船巡遊。

時江邊褚舍鄉，有褚衢雲生褚童子，父子性素慈孝。適家又火災，財産殆盡，存一布袴，父子出入，互相着之。及衢雲病，囑其子曰：「我死必裸而葬，袴留與爾。」及父卒，以袴斂之。童子身體裸露，饑寒無聊，隱迹江邊，望見往來商舶之船，則立水以乞食。又持竿釣魚，以養身。

時仙容船至鄉津，鍾鼓管弦，儀仗侍從，十分盤盛。童子不意遽見，驚怖，避隱於浮沙蘆葦中，爬沙成穴，以藏其身，復以沙厚覆其上。頃刻，仙容船駐於此，見其净潔，遂命以幔幃圍叢中沐浴。仙容入幔幃中，解衣自沐，灌水沙散，露見童子。仙容駭視，良久，知其爲男子。乃謂童子曰：「我本不願嫁夫，今事如此，必是月老姻緣[一]，天所使也。」遂命沐浴，賜以衣裳，乃同下船飲食宴樂。舟中之人以爲嘉會，今古所無。童子具道其所以然，仙容嗟嘆，命結爲夫婦，童子固辭。仙容曰：「妾之與君，天作之合，又

何辭焉！」從者馳報雄王，王聞之，怒曰：「仙容不惜名節，遨遊道路，下嫁貧人，又何面目以見？」仙容懼不敢歸，遂與童子立市廛，開庯舍，與民貿易，漸成鄉里焉今縣市。外國商人販賣，事仙容、童子爲主焉。有一大商謂曰：「貴人誠能出黄金一鎰，與我往海外買貴物，明年必得十鎰。」仙容謂童子曰：「我夫婦是天所使，衣食是天所賜，君宜取金與商人同往焉。」

童子與商人往至海外瓊閬山，山上有小庵，童子登遊。庵有小僧，名佛光，欲傳法於童子。童子乃留學焉，付金與商買物回至庵所。歲餘，童子歸，佛光贈以一杖一笠，曰：「靈通亦在此矣。」

童子歸，具以佛道告仙容。仙容覺悟，遂廢市庯商業，二人相遊，方尋師問道。一日遠行，日暮未到村舍，暫駐途中，植杖覆笠以自蔽。夜至三更，現出城郭，珠樓寶殿，臺閣廊廡，府庫倉廩，金銀珠玉，牀帷帳幙，仙童玉女，將士侍衛，羅列滿前。明日人見而驚異，各持香花玉食之物，進獻稱臣。又有文武百官，分軍宿衛，宛然别成一國。

雄王聞之，以爲作亂，調兵擊之。官軍衆將請禦之。仙容笑曰：「非我所爲，實天所使。生死在天，何敢拒父？順受其正，聽其誅戮。」時所集之人驚潰四散，惟舊衆在焉。官軍進至，駐於自然洲，猶隔大江。日暮，軍未及進。半夜，天起大風，揚沙拔樹，舂植以居，楝宇自拔。居人及雞犬，一時同升於天，皆其空地在澤中，人呼其洲曰自然洲，其澤曰夜澤，其市曰阿琛市。遂立祠堂，歲時致祭焉。

至李南帝，命光復將兵禦梁，居於澤中。深闊沮洳，難於行止。光復用獨木船以使往來，梁賊不知所在。光復夜暗以船擊賊，刼以糧食。梁軍屢失機，三四年來，梁難與戰，嘆曰：「升天一夜澤，信矣！」國人因號爲夜澤王。其後，梁召陳伯先還，委其裨將楊孱來侵。趙武王遂齋戒懇禱王姓趙，諱光復，朱鳶人，

今山西安朗縣，設壇場於澤中。忽見神人乘龍而下，謂王曰：「我升天，威靈尚在。汝能誠禱，故來救助，以平禍亂。」遂脱龍爪以授王曰：「以此插兜矛上，所向披靡。」言訖，升天。王從得此，氣力增倍，威聲大振，奮身大戰，梁兵敗散。斬楊孱，梁賊乃退。俗傳神人即褚童子也。王既克梁，遂稱帝，城於武寧郡鄒山。王即前李南帝左將也。

時南帝族將李佛子稱王於野宅，與王戰於太平縣。佛子兵少卻，意王有異術，乃講和請盟，劃界於君臣洲，即慈廉，上下葛。居國之西，遷烏鳶城。下姥。王居龍編城。以佛子乃前李南帝族，不忍絶焉，相與交通，分治焉。佛子稱後李南帝，有子雅郎，求娶王女，名杲娘，遂成歡好。雅郎私語杲娘曰：「昔吾兩父，互爲仇讎，今成婚姻，不亦樂乎！」因問娘曰：「父何靈術，卻我父兵？」娘以真心，不覺其意，密取龍爪兜矛示之。雅郎潛謀易之，私謂娘曰：「吾今割愛，歸省其父，萬一不虞，汝以綿褥鵝毛爲表道，吾將助之。」南帝既得龍爪，渝盟攻趙。王不之覺，督兵披兜矛，立以待。南帝兵進，王自知勢屈，不能禦，遂携杲娘南奔。南帝兵踵後。王奔至大鴉海口，阻水，呼曰：「龍爪王何在？」忽見龍王立於江水上湧出，指示曰：「女子鵝毛表迹，是乃賊也。」王乃技劍斬之，女子落入水去，王亦入海，不知所之。再見黄龍，晝水爲引道，王從之。南帝追到，茫若望洋。後人以爲怪異，立祠於大鴉海口，以奉事之。南帝後爲隋人所滅，民又立祠於小鵝海口以對之。大鴉即今大安縣獨步社。

按：鵝毛表道之事，媚娘、杲娘，皆因一事而兩言。蓋史氏以蜀、趙亡國之由，皆於女婿。

【校勘記】

〔一〕「必是月老賫緣」，「賫」原作「寅」，據文意改。



傘圓山神傳 雄王時

傘圓山在國都京城之西，三山羅立，峯圓如傘形，因名焉。山之大王，山精浩氣之神。初王自海國由神符海口而歸，尋其高爽清朗之地，民俗淳樸之區而居焉。通泝大江，至龍編、龍肚之津，欲有不滿之意，遂去之。泝瀘江之上，至福禄江畔潘津，望見傘圓山高聳秀麗，三峯羅列，儼然如蓋。王於是作一條路，其直如弦，自潘津向傘圓之陽，行至衛洞息焉。又行巖泉原野之處，並作殿宇以自安。又行石畔雲夢之原頂以居之[一]。或時遊黄江以觀魚，經過村落名區，皆作殿以息之。民見村落前迹，遂作祠以事之。

王與水精俱問娶雄王之女曰媚娘，雄王異而問之。因謂曰：「我有一女，焉得嫁兩賢乎？」乃約明日能具聘禮先來，即與之。明日王將珍寶金銀、山禽野獸等物來獻，雄王如約嫁之。王迎回傘圓山高峯居之。水精亦將聘物後至，悔恨不及，遂興雲作雨，激水漲溢，追奪之。王張鐵網，横截慈廉上流以扞之。水精從別江，自泅仁入廣威山躑，緣岸上喝江口，出入沱江以擊傘圓之後。又浚開小泝江，以向傘

圓之前。所至甘蔗、東樓、古鷗、麻舍沿江之間，陷破爲灣，以通水族之衆。處處鑿爲淵爲潭，積水圖襲之。常起風雨晦冥，引水以擊。王神化山下民，編竹爲籬，以禦水。以弩射之，鱗介諸種中箭避走。蛟龍魚鱉之尸，流塞大江，終莫能犯。年年常有之，俗傳是世讎。每年大水，常相攻云。大王靈應，最爲顯驗。旱時禱，潦時祈，禦災捍患，據於影響。奉祀者誠敬不已，往往不咎又晴明之日，如幡幢之形，縹緲山谷間，附近之民，謂山神現。

唐僖宗時〔二〕，高駢來守我國，嘗欲壓勝靈迹。捕十七八未嫁之女，以花草充其腹腸，被以衣裳，坐以几椅，祭以牲牢，伺其舉動，愚弄諸神，率用此術。駢嘗以薦於王，見其乘白馬於雲端，唾而去之。駢嘆曰：「南方靈氣未可量，旺氣烏可絶也！」王威靈昭著如此。

初山下之人，俗尚殺牛釃酒，日夜飲食不厭，晝夜歌吟沉醉，樸素而已。王於巖源頭劍立屋舍，以備遊觀憩樂。王得仙術，變化無窮。陳翰林阮士固從征西蠻，謁釋題詩曰：

山峙天高神頓清，香心纔叩已聞聲。媚娘亦具威靈著，願爲書生保此行。

其威靈顯著，爲大越第一神也。或遊雲夢之間，或泛珥河之流，咸有舍息焉。其靈顯有在如此。

【校勘記】

〔一〕「又行石畔雲夢之原頂以居之」，「原」字原重出，據文意刪其一。

〔二〕「唐僖宗時」，「宗」原作「尊」，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郎僚蒸餅傳 雄王時

雄王破殷兵之後，國家無事，思欲傳位於子。巧會官郎二十二人，謂曰：「有能如我願，欲珍甘美味，將以歲終薦於先王，以盡孝道，方得傳位。」於是諸子搜求山禽野獸，水陸之味，不可勝數。獨第十八子郎僚，母氏寒微，先已亡没，左右寡少，晝夜憂思，寤寐不安。夢一神人告之曰：「天地之物，米之爲貴，所以養人也，他物莫能先之。食不能厭，乃教以糯米爲餅，或舂粘麵爲圓以象天，或葉裹爲方以象地，中包藏珍甘美味之物，以象天地父母生育之狀。如此則親心可悦，尊位可得。」郎僚驚覺曰：「神人助我也。」遂遵而行之。

至期，諸子以獻，無物不有。惟郎僚以此二餅進，方曰蒸餅，以木蒿燒火熟之；圓曰杵搏餅，米炊至熟搗爛爲之。王驚異而問之，郎僚以實對。王嘗之，適口不厭，諸子之物，莫能加之。王嘆羡良久，以郎爲第一。歲終節序，王以是餅祭祀奉養父母。至今有名郎僚餅，故曰節料。王乃傳位於郎僚焉。兄弟二十二人，分守藩籬，各立部黨，處守一州，以爲險固，世世傳之。迨於後世，相争不睦，立木栅以遮護之，故曰册，曰村，曰莊，曰坊，自此遂以成俗。

高氏檳榔傳 雄王時

昔雄王世有一官郎，狀貌高大，王因賜高，遂以高爲姓。生得二男，長曰檳，次曰榔，二人相似，不辨兄弟。年方十七八，父母俱没，相與學道，師道士留道玄。留家有一女，年亦十七八，見而悦之，欲結爲夫婦，而不識其何爲兄。乃以粥一鉢，箸一雙與食，以觀其讓，始辨之。乃歸告其父母，嫁與兄，結爲夫婦，情愛至切。後待其弟不如初，弟自感愧，謂兄愛妻而忘己，不告而去。行至林野，遇深泉，無船不能渡，獨坐慟哭而死，化爲一樹，生於江口。檳不見其弟，棄妻追之。見其已死，投身樹邊，死成石塊，盤結樹根。妻不見夫，追尋之。見夫已死，亦抱石而死，化爲藤叢旋繞於石樹上，生葉馨香。留氏父母追到此處，不勝哀慟，乃立祠以祭之。

及還夜夢前二人來拜，曰：「某等以兄弟之情，義不苟生，連及令愛，幸不見罪，而復蒙慰祭。」女繼之曰：「妾自托生，撫養至兹，無由報答。頃以夫婦之故，從一而終。夫婦之義雖全，父母之恩則缺，敢來請罪。」留氏曰：「汝等能盡友恭之道，篤純一之誠，吾亦何恨。但曰異路適分，一朝千古，故誠哀感

耳!」時人到處,皆焚香致拜,稱爲兄弟友愛,夫婦節義。七八月間,暑氣未除,雄王巡行,到此駐蹕,見祠樹葉繁多,藤葉彌蔓。王登而問之,乃知其事。嗟嘆良久,令人摘果採葉,又焚石灰,合一而食。王親咬破,噴於石上,其色殷紅,氣味芬芳,朱唇甘口。王知爲貴物。食入口中,最爲佳味。乃取將歸,令以石燒爲灰,以擾食之。至果熟時,便以植之。及其藤葉,因以高氏檳榔之名,及留氏之姓,遂名檳榔、芙蒥,頒行天下,令隨處植之。凡嫁娶賓客會同大小之事,以此爲先。此檳榔由始也。

枚氏西瓜傳

雄王時

雄王之時，枚暹，外國人也。甫七八歲，王買於商舶爲奴。及長，容貌端正，祀誠事物，王賜姓枚，名偃，號安暹。賜以一妾，生得男女。王寵愛之，凡一應事務，悉皆委之，漸成富貴。人自畏服，苞苴踵門，無物不有，遂生驕傲之心，日日口言，嘗曰：「都是我前身之物，不曾顧有君恩。」王聞之，大怒曰：「爲人臣子，自生驕肆，不知主恩，謂皆前身之物。今置於海外無人之地，尚有前身之物否？」乃放安暹於石炭海口沙洲外，田旁無人迹通焉。留之糧食，足供五六日者，使之食盡而死。其妻悲慟，安暹笑曰：「天既生我，生死在天，吾何憂哉？」

居無何，一日，忽見一鳥飛從西方來，止於西嶼，呌號三五聲，乃吐瓜核六七個，落於沙中。萌甲叢生，延蔓茂盛，結成果實，綿綿繁夥。安暹喜曰：「此非怪物，天所以養我也。」遂割而食之，其味馨清。多年種之，食不能盡。以易米穀，給養嬰兒。然不知其爲何果，以其啣自西方來，故曰西瓜。漁釣商賈之客，共悦其味，遠近村巷之民，喜得其種。

後王思之,使人就問其存没。其人以事歸報於王,王嘆息良久曰:「彼謂前身之物,誠不虛矣。」乃召還,復其職,賜以奴婢,乃名其所居洲曰沙洲,村曰枚村。或推安暹曰西瓜父母。今爲西瓜祖妣,而取之以祭其所居,今清化道洲中府峩山縣安暹洲。

李翁仲傳 安陽王時

翁仲姓李名身，字翁仲，慈廉縣人也。身長二丈三尺，驍悍殺人，罪應至死。時屬雄王季世，王愛不忍誅。至安陽王時，秦加兵我國。安陽乃以李貢，始皇得之甚喜，《外史記》：少時鄉邑供役，爲長官所管，遂入仕秦。《别傳》云：舉孝廉於秦。用之，仕至司隸校尉。始皇併天下，使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不敢犯塞，封爲輔信侯，且命歸國。《外紀》云：以老歸田里卒。後匈奴犯塞，始皇復思之，遣人來召。時李已没，始皇嘆惜，鑄銅爲像，號翁仲，置咸陽宫司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皆摇動之，匈奴以爲生校尉，不敢犯之。

按《别傳》云：匈奴再犯，秦使索李。李不肯行，竄入林澤。始皇責之。安陽尋之不得，詐云已死。秦曰何由而死，王以爲吐瀉對。秦遣使驗之，遂煮粥攪其地中，以實迹。始皇命以尸來，李不得已，乃自殯。以水銀塗其尸，送納於秦。始皇以爲異，乃鑄銅爲像。至唐趙昌爲交州都護，夜夢見與翁仲講《春秋》、《左傳》。因訪故宅，立祠祭之。迨高駢破南詔，顯靈助順。駢重修祠宇，雕木立像，號李校尉祠。今爲上等神，祠在永康今慈廉縣瑞芳社大江邊，去京城西十五里。一在黄含社。仲春祭焉。

金龜傳 安陽王時

安陽王築城於越裳氏，城築隨崩。王患之，乃立場齊戒，禱於天地神祇。春三月初七日，忽見老人從東方至城門。王喜，迎入殿上； 拜禮，問曰：「築立此城，既成復崩，徒損功力而不能成，何也？」曰：「他日待清江使來，王與同築乃成。」言訖，悠然辭去。

後日，王復立於東門，望之，忽見金龜從東方來，立於水上解人語，自稱清江使，明知陰陽、天地、鬼神之事。王喜曰：「此老人所以告我也。」遂命爲金盤，迎入城門中，延坐殿上，問以築城不就之故。金龜曰：「此地山川精氣，有千年白雞化爲妖精，隱至七曜山。山中有鬼，乃前代樂工死葬於此，能化爲鬼。傍有一館，以宿人往來。館主悟空，有一女子，白雞一隻，是鬼神之餘氣，害人之來宿甚多。今白雄雞聚館主之女，殺雞以滅鬼精，彼必聚陽氣爲妖，化爲鴟鴞，啣書飛來旃檀之樹，奏於上帝，乞壞其城。臣吃鴉足，墜書塹速收之，則城可就。」

王遂與金龜托爲路人，寓宿館中，置金龜於門楣上。悟空曰：「此館有妖精，夜常殺人。今日已

暮，郎君貴人，速去勿宿。」王笑曰：「死生有命，鬼魅何能爲？吾不足畏也。」乃留宿焉。夜間，聞鬼呼曰：「開天門！」金龜叱之曰：「閉地户！」鬼放火，變現千形萬狀，詭異多方，以驚怖之，終不得入。雞鳴遂散。明日，館主見王不死，趨拜曰：「郎君必聖人也。」乞求靈術，以救其民。王曰：「殺爾白雞而祭，則鬼精散。」悟空即殺白雞，而其女亦死。即令人掘山，果得古樂器及其骸骨，燒散爲灰，投於江流。日將晚，王與金龜登越裳山，見鬼精化爲鴟，啣書登旃壇之上。金龜即化爲鼠〔一〕，從嚙鴟足，書墜於地，王走收之。其書蛙食已盡，稾已過半。鬼精遂滅。

自此築城不過半月而就，即今螺城。金龜居三年，辭歸。王感謝，請曰：「荷君之恩，其城已固。如有外禦，何以當之？」龜曰：「國祚盛衰，天之運也。人能修德，可以延之。王如所願，何愛惜焉？」乃脱其爪，授王曰：「用此爲弩機，向敵發箭，則無憂矣。」言訖，遂歸東海。王親送之。乃命其臣高魯爲弩，以爪爲機，名曰靈爪神機弩。後屢破秦趙佗兵〔二〕。

佗駐於鄒山，與王對壘，以王有神機，不敢交戰。乃求割地通和，使其子仲始入質求婚。王不意，許之。仲始誘其妻，窺觀神弩，替易其機。遂詐爲省父，謂媚娘曰：「夫婦之情，不能相忘；父母之恩，寧可偏廢！吾且歸省，萬一兩國失和，北南隔別，我來相尋，何爲表我？」媚娘曰：「妾爲兒女，遇此睽離，情難勝矣。妾有鵝毛錦褥，常附於身，到處拔毛其後，以示所在。」仲始歸告佗，佗大喜，發兵南侵。

王恃神弩，圍碁自若。及佗軍逼近，王舉神弩，而機已失，兵遂潰走。坐媚珠於馬後，與王南奔。仲始認鵝毛追之。王至海濱，途窮呼曰：「天喪予！江使何在？速來救之！」金龜湧出水上，叱曰：「乘馬後者，賊也。亟殺之！」王拔劍斬之，媚珠祝曰：「妾爲女子，有逆叛之心，害其君父，死爲微塵。

若忠信一節，爲人所欺，則化爲珠玉，雪此仇恥。」遂死於海濱，血流水上，蚌蛤吸之，化爲明珠。持七寸文犀，金龜開水，引王入海。世傳演州高舍夜山，即其處也。仲始抱媚娘尸，歸葬螺城，化爲玉石。仲始痛惜不已，其沐浴處想見媚珠身體，遂投井死。後人謂東海明珠，以井水洗之，色愈明潔。後因媚珠名，故呼明珠爲大廷、小廷。

【校勘記】

〔一〕「金龜即化爲鼠」，「即」原訛作「郎」，據文意改。

〔二〕「後屢破秦趙佗兵」，「佗」原作「陀」，據《史記》改。下文「陀」、「佗」雜用，今統作「佗」。

高將軍傳 安陽王時

將軍名魯，武寧人，安陽大將。王得金龜爪，命魯作弩，命曰靈光神機弩。所向賊不敢近，屢有大功。後被貉侯潛去。至高駢平南詔，兵還過武寧州，至步頭。夜夢見異人，面貌凌縉，椎髻赤棍，來前，自言姓名，曰：「昔輔安陽王，有卻敵大功，被貉侯潛去。死後，先帝憐其無過，而一心忠赤，命賜一帶山河，管領都統將軍。凡征伐盜賊，稼穡時務，皆主之。今既從明公討平逆賊，寰宇泰和，復還本郡，若不告謝，非禮也。」駢怪，問貉侯何事相疾。曰：「巫陰之事，不可令泄。」駢又請，答曰：「安陽即金雞之精，貉侯乃白猿之精，雞猿相合，與龍相剋，故爾。」言訖，騰空而去。

駢夢覺，心記丁寧，以語僚屬，喜自吟詩曰：

美矣交州地，悠悠千載來。古賢能得見，終不負靈臺。

又吟曰：

百粵奠區宇，一成定山川。神靈能助我，唐家景祚延。

從者皆表賀。駢曰：

南越山河固，唐家人物新。高王高意氣，動靜有龍神。

又曰：

南越山河壯，神龍觸處驚。交人休蹙額，今又見升平。

駢乃加封美號，即今大灘都噌石神，香火赫然。武寧即今嘉定，祠有石窟。世傳大灘江是龍王掘作，能勃動。行船，先告於祠者無患。陳封果毅剛正惠威正神大王。俗曰都噌祠，一在嘉定大灘江，一在唐安縣福球社壯烈村。

崔御史傳

安陽時。即舊《越國傳》

崔亮者，我國人，仕秦爲御史大夫，偉乃其子也。初雄王之世，殷王兵敗，爲董天王所破，死於鄒山下，爲地府君。人民立祠奉焉。歲久寢衰，祠廢廟壞。亮時常過於此，見遂興悲，重修廟宇，因題詩於廟柱云：「古人傳道是殷王，巡狩當年到此方。水秀山奇空見廟，精升迹在尚聞香。一朝戰敗無殷地，千載威靈鎮越裳。百姓從兹皆奉事，默扶國祚永無疆。」及任囂趙陀將兵南侵，駐軍山下，因而重修廟宇，嚴加奉祀。神於是感亮之德，使麻姑仙出境尋之。

時亮已没，惟子偉在。時着正月上元節，遊在此祠，有獻玻瓈瓶一雙。麻姑仙以手持玩，忽墜地破缺。麻姑身衣弊衣，人不知其爲仙，遂痛打追償。偉憐之，解衣與償。麻姑得免，因問偉所在，具道父由。麻姑始知其爲亮子，喜謂偉曰：「今吾無以報，有艾一束，持授與君。君宜謹守此物，後即大富貴矣。此物不可離身！」

人有瘘疾，偉請以治之。乃以艾炙，其瘻自消。應玄曰：「仙術也，無以爲報，願以一事報之。我有

親戚貴人,亦有此疾,嘗言如有能療治,則分家財與之,不吝。請君治之,因以爲報。」

玄遂引入任囂家炙之,瘻即消矣。囂甚喜,養以爲子,而寵愛之,爲立學館。偉性聰明,好讀書鼓琴,任芳容見而悦之,因與偉通,情義眷戀。囂子任夫知之。時年終祭猖狂神,未得其人,任夫意欲以偉終祭之。乃諭偉入公廳房,鎖其門不得出。芳容知之,潛以刀與偉,令鑿壁而出。

暮夜暗行,欲就應玄家。奔過山上,不知山上有穴,忽墜於山穴中,二更始到穴底。偉痛卧一刻,方起坐。日出至午,透照穴中,四顧皆石壁,無階可升。其上有一塊石乳,流於石盤。有白蛇長百丈餘,黄嘴赤口,青鬣白鱗,頸下有肉瘻,額有白字曰「白赤帝」。蛇出食石乳,再入叢中。三日,偉在穴中,饑甚,盗食石乳。後蛇復出,見石乳盤空,遂舉首見偉,開口欲吞之。偉驚恐跪拜,曰:「臣避難墮此,無以充饑,盗食王物,誠爲有罪。今王頸有瘻,臣有三年艾,願寬臣罪,以盡小枝。」蛇爲不吞,仰首求炙。忽見火燒山上,飛下一片,墮於穴中。偉取艾炙之,蛇乃彎身向偉前,意欲與偉騎其背。偉乃上騎,蛇乃將偉登穴上。當二更時,至岸上,不見人行。蛇摇尾,使偉下於地,蛇復入穴中。

偉行迷路,恍見城門高闊,上有高樓,赤瓦玲瓏,燈光照耀。門挂赤扁,題曰「殷王城」。偉坐門傍,望見城中有池,池中有五色蓮花。上有槐柳數行,街磚平坦,珠樓廊廡,宏蔽地上。有金龜來,鋪以花席,有琴瑟置焉。寂不見人。偉徐徐來前,試抱琴瑟。良久,俄見金童玉女數百餘人,自殿後出,偉大驚。殷后出,偉走下殿庭拜伏。后笑曰:「崔君何在?」接引上殿,命坐。謂曰:「殷王陣亡於此,年久祠廢,無人奉祀,賴崔御史重修祠宇,奉事如前。世人效之,至今不絶。故命麻姑[一],不見崔君,得見公子,無以爲報。今遇於斯,一見而睹,然上帝有敕,王已朝天不在,公子姑在此。」乃賜以酒食醉飽。食罷,忽見

一人，長鬚大腹，奉表來前，跪奏曰：「正月十三日，北人任囂被猖狂神所殺。」奏畢，后乃命羊官人送偉歸陽世。羊官令偉瞑目坐於肩上，一刻日已到山上。羊官化爲石羊，立山中，今鄒山陽。

偉歸到家，與應玄具道事由。八月當斜陽時，偉與友從遊，遇麻姑仙歸，將女龍燧及珠寶賜偉，結爲夫婦。時屢經秦火，珠玉玳瑁皆已消盡，惟麻姑所遺龍燧珠玉尚在。商賈望見南方珠氣沖天，知其爲龍燧珠玉，遠來求索。是珠也，開闢以來，已有雌雄二雙。黃帝得之，傳歷至殷一云雄王有十二寶以貢黃帝，傳至殷王。殷王來侵，帶之而死，埋藏於地。至是以賜偉。其色光彩照膜，商人以金銀鍜匹價五萬錢以買，偉以是大富貴矣。後麻姑迎去，不知所之。今穴猶在鄒山，俗曰越井國，而井已荒凉。

【校勘記】

〔一〕「故命麻姑」下，疑有脱文。一本下有「尋來報德」四字。

蠻娘傳 士王紀

漢獻帝時，太守士燮城於西平之地〔一〕今天德江。南有佛寺曰福嚴寺一云超類縣大寺杜邦橋，有胡僧自西方來，號曰闍梨，能立獨跏之法，人多效慕之，呼爲尊師。

時有女名曰蠻娘，父母俱亡，貧苦日甚，篤求佛道。訥於言語，住持此寺，不能與徒誦經，常居厨竈，搗米採薪，親自炊爨，以供一寺之僧及四方之來學者。五月間，夜促短，僧徒誦經到雞鳴，蠻娘供給，僧徒誦經，未行食粥。蠻娘假寐闍門中，不意忘飢熟睡。僧徒誦罷，各歸寺房。蠻娘當卧，闍梨僧來過娘身，娘欣然心動，胞裡受胎。三四月間，娘有慚色而歸，闍梨亦羞而去。

至三岐路江頭寺居之，蠻娘滿月生一女，尋僧而還之。夜間僧將其女至三岐路江頭榕樹，付曰：「我寄此佛子與爾藏之，各成佛道。」闍梨與蠻娘相辭而去，因與蠻娘一杖，曰：「我賜此於汝，如見歲時大旱，汝以杖卓地上，出水，農夫賴之，以濟生民。」娘敬受而還，居本寺。遇歲旱時，卓杖地上，自然出水，民多賴之。

時蠻娘年五十歲，適榕樹摧倒，流到寺前江津，盤旋不去。民相競斬爲柴，斧斤多爲破折。乃相率鄉里三百餘人曳之上岸，其樹不動。會娘下津洗手，戲撐之，樹遂轉移。衆皆驚恐，使娘曳之上岸，令近作佛像。其樹中乃三岐所藏女處之樹，已化成石甚堅。匠人斫之，斧斤盡缺。匠人投石於淵中，有光茫，頃刻餘始沉，匠人皆死。請娘拜禮，令漁人入水取之，迎入佛寺殿，將貼金，闍婆呼爲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方祈禱，無不靈應。呼蠻娘爲佛母。四月初八日，娘無病而没，葬於寺中。民以爲佛母，每年是月日，四方男女常聚此寺，遊戲歌舞，世傳爲浴佛會云。技樂百瑞以成俗，至今猶存焉。

【校勘記】

〔一〕「太守士燮城於西平之地」，「燮」原作「蠻」，據《三國志》改。

張將軍傳 趙越王紀

將軍其兄名吼,弟名倡,皆爲趙越王名將。從征逆賊,以有天下。及王爲李南帝所滅,南帝召欲官之,二張曰:「忠臣不事害王之賊。」隱於扶蘭山中。後李南帝賜其首千金。二張義不屈,飲藥而死。

後吳王時,討李昉於扶蘭江口,王夜見兩個異人,曰:「逆賊猖狂久矣,請從王師平之。」王曰:「汝爲何等人?朕未嘗識面。」二人俱稱姓名貫址,曰:「臣等昔爲趙越王將,仗義而死。上帝憫之,敕補灘河龍君副,巡諒、武二江,名爲神部將官,統領鬼兵。向者白藤之捷,臣等皆助之。」王寤,奠酒約曰:「能克敵兵,立祠分封。」乃封其兄爲大當江都護國神王,祠在如月江口;其弟爲小當江都護國神王,祠在南介平江口。

及黎大行天福年間,宋兵南侵。帝復夢二人報現如前,自稱姓名:「今宋人入境,爲國家生靈之苦,臣等願與焉。」帝覺而祝曰:「能共成功業,則褒封血食無窮,世世勿絶。」仍宰牲致祭,焚衣冠財物象馬。是夜,夢見二人共着前所賜衣冠拜謝。一人領白衣鬼部,自平江口而南;一人領赤衣鬼部,從

如月江而北，共向敵營。十二月十三日，夜三更，天氣昏黑，暴風疾雨大作，宋兵驚潰，官軍因破平之。大行追封，百威敵大王，立祠於龍眠平江三岐路，使平江之人奉事之；一曰禦敵大王，立祠於如月江，使如月之人奉祀之，血食無窮焉。

李仁宗朝，宋兵復來侵，帝命太尉李常傑領兵逆舉〔一〕。至如月江沿，築栅固守。一夜，士卒忽於張將軍祠中齊聲吟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是天書。如何逆虜來侵犯，爾等行看取敗虛。

既而，果破宋兵，死者千餘人。其靈應不絶如此。

【校勘記】

〔一〕「帝命太尉李常傑領兵逆舉」，「傑」原作「桀」，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李將軍傳 南帝紀

將軍名服蠻,古所人也。身長八尺,體貌豐碩,仕南帝爲大將軍。忠烈有名,守杜洞、唐安二帶山河,夷獠不敢犯,一方案堵。

李太祖順天間,帝望拜諸名山,省覽山川,至古所步頭,望江山秀氣,心動神感,以酒灑地,曰:「朕觀北方山奇水秀,苟有人傑地靈,受吾明享。」是夜,夢見異人再拜曰:「臣本鄉人,姓李名服蠻,佐南帝,以忠烈知君。没後,上帝嘉其忠直,敕許守職如故。故凡夷虜入寇,皆捍焉。唐高宗時,臣率鬼兵,從軍破長真賊於夾口。肅宗時,從張順破大介於石河中口。代宗時,從高駢大破周姿於朱鳶。又從高駢平南詔,前吴王時從破漢兵,黎大行時破宋兵,臣皆預焉。從陛下破占城於硤石鎮。今幸遇陛下,得伸忠欵。」既而,從容言曰:

天下遭蒙昧,忠臣顯姓名。中天明日月,孰不見其形。

帝覺,以語御史大夫梁任文,對曰:「此神意欲顯立祠廟,塑繪像形之言。」命置環玟果約。乃督州

人，設像立祠，如夢時所見，歲時祀焉。自此賊至，古所村邑晏然，賊不敢犯。

陳元豐間，韃靼入寇，馬蹶不進，村人率衆拒戰，斬虜百首，賊大走散。重興復入寇，所到皆焚傷屋廬，而是邑如有防護，秋毫無犯，逆賊悉平，如其所言。及賊平，再封澄安公，加封顯應佑國大王，祠在裴耕古所步頭，即今丹鳳安所祠。

白鶴江神像 唐朝紀

白鶴江神，灝氣也。唐高宗永徽中〔一〕，李常明爲峯州都護，見其地千里，襟山帶河，乃於白鶴江處，建立道聖靈觀，乃置三清像法，奉事以奇偉焉。又别開爲前後兩殿，擬塑護現神像，未辨孰是。乃焚香祝曰：「此間王祇，苟有能顯靈應者，急早現其形狀，得憑塑像。吾仍望其形像，以居前殿。」是夜三更，夜夢見有兩異人，面貌雄偉，豐姿潤雅，並擁其徒，相呵相吸，趨向常明，争居前殿。常明問曰：「公等姓爲誰？宜各自陳，得便瞻奉。」於是兩人各稱姓名，一是石鄉，一是土令。常明試較技藝，孰勝居前。於是應聲跳步，纔到江邊，已見土令先在，住於江側。

常明夢覺，審其形狀，命工塑像土令居前殿。其神威顯赫，州人敬畏，奉事香火，爲三江之福神。凡征伐所禱，無不應驗。陳封爲忠翊武烈輔國顯威大王。時學士阮國固扈駕征哀牢，拜謁詩曰：

寶護符印挂腰間，兹事希奇付將官。薄劣書生無望處，祇來祠宇乞平安。

又學士王務成扈從凱還，命贊詩曰：「貔貅十萬赫王靈，勢壓雲南塞外城。江左區區何是氣，風聲

鶴唳振秦兵〔二〕。」其祠今白鶴江三岐處。

又白鶴江中，有一段數十丈，産鸚䳇魚。秋冬間，人抛網取之，其上下並無所有。其魚亦類鯉鮀，味極佳美。鱠炙尤宜，味供上品。其所得者，用奉進御。其民不得賣買，例有嚴禁，其貴重有如此者。有歌云：「滄灣波暖遊鸚䳇。」

【校勘記】

〔一〕「唐高宗永徽中」，「宗」原作「尊」，今改回。下同不注。

〔二〕「風聲鶴唳振秦兵」，「唳」原作「淚」，據文意改。

蘇瀝江神傳

我國人也,姓蘇名瀝。初爲龍肚令,居江水側,三世仁讓同居。晋時舉孝廉,表旌其門閭,因以蘇瀝爲村焉。唐穆宗時,李元嘉爲都護,治龍編。以城北門上有逆水,恐人多生叛心,因將擇地,移築羅城,復治於蘇瀝江。因酌酒,請命爲主,立祠奉之。夜夢見告元嘉曰:「忝使君命某主城,苟能道教民中居民,並令忠孝,立祠事之。」元嘉詩諾。自是民無叛意,乃築小城居之,立祠奉事,即是邦大王之神也。元嘉方築此城。有相者言曰:「君力不是大城,五十年後必有高者,於是定都建府。」

及唐懿宗咸通中〔一〕,南詔叛亂,唐遣高駢擊平之。置静海軍,以駢爲節度使,遂據我府稱王。駢通天文地理,相地形勢,築城於瀘江之西,周八千步,以居駐焉。北江從瀘江入西北,流過其江,南廻抱羅城,末流復入大江。六月雨水漲溢,駢乘順流,忽見一老人,鬚眉盡白,容貌奇偉,遊浴於江中,笑語欣然。駢怪而問其姓名,曰:「我姓蘇名瀝。」復問其家何在,曰:「在此江中。」言訖,拍手晦冥,忽然不見。駢知其爲神人,遂名此江曰蘇瀝江。

又一日早，駢出於羅城之東南門瀘江之畔，望見江中大風自起，波濤洶湧，雲霧昏曀。有異人立於水上，高二丈餘，身着黄衣，頭戴紫冠，□金符，手執金簡，空中光照，或升或降，乍有乍無。日上三竿，雲氣未散，其形尚在。駢尤驚異，欲壓之。夜夢神人來告曰：「我是龍肚之精，靈地之長，在此久矣。喜君在此，故來見之，何憂於壓？」駢大驚。即日祈禱築壇，設以金銀銅鐵爲符咒三晝夜，埋符壓之。是夜雷轟震烈，風雨大作，天地昏暗，其神咆哮，驚動天地。頃刻間，金銀銅鐵諸符，盡出地上，化成灰燼，飛去空中，散盡。駢尤驚異，嘆曰：「此處有靈異之神，我當北歸，勿復久留，以取後禍。」於是駢有北歸之心矣。遂奠享拜爲都府城隍神君。後懿尊召駢還，駢果被誅，以鄭伏之。

後李太祖遷都，托夢拜賀。王怪，問之，具示姓名陳奏。帝曰：「若能保百年生靈乎？」應曰：「但願聖上綿綿億千萬載之靈長，臣享千百年之香火。」上寤，命中使奠酒，封爲都國城隍大王。陳朝封爲保國定邦大王。祠在壽昌縣東作坊。

【校勘記】

〔一〕「及唐懿宗咸通中」，「咸」原作「感」，據史實改。

龍肚正氣神傳

唐高駢來鎮我國，據府稱王，增築羅城方畢。一日晡時，遊觀城東門外，倏然雲雨大作，見五色雲，從地湧出，光芒奪目。彩衣異人，粉飾奇偉，駕黄赤虬，手執金簡，隨煙盤旋，鬱葱之氣，升降上下，良久始消。駢異之，意謂鬼魅，欲設壇以穰之。是夜夢神人謂駢曰：「願公莫生疑心，吾非妖氣，乃龍肚正氣神也。喜見新城，而現觀耳！」駢覺悟。明日會議；嘆曰：「吾不能服遠人耶？何至外鬼，覘之不祥。」或者欲立壇，設役形像，以千斤鐵爲壓捲符。駢聽其計，咒誦。後日夜，忽然天地晦冥，風雷嗷烈，碎鐵化爲冠空。駢恐，遂有北歸之心矣。人以爲異，乃立祠於東京之畔。

後李太祖遷都於此，定立城府，復夢神人來賀。帝曰：「爾能保百年之香火乎？」對曰：「但願陛下綿綿億萬載之聖壽，臣何啻百年之香火。」上悟，命以牲禮奠祭，封爲升龍城隍大王。

時開東門爲貿易場，神祠牽延長街。常有火災，暴風延燒，惟神祠所在，纖毫無及。上加封享，迎春

祭祀之禮，率在於此。陳朝三度火災，未嘗延及。太師陳光啓題詩曰：

昔聞赫濯大王靈，今日方知鬼膽驚。火馬三燒還不及，風雷一陣亦難傾。
指揮殫壓諸邪衆，呼吸消除百萬兵。願仗神威摧北寇，頓令寰宇晏然清。

陳朝封爲順裕孚應大王。祠在壽昌縣河口坊，今呼爲白馬神。

法師除木精傳 丁先皇紀

法師文俞，先皇時，北國人也。操行修潔，年四十餘，歷遊諸國，通諸蠻語，習得金牙銅齒。年八十餘，遂到我國。先皇以師事之，教以愚猖狂神之術，而殺絕之。

先是峯州之地，上古有檀樹甚大，高千丈餘，枝葉蔽芾，不知其幾千里。有鶴來巢其上，故名其地爲白鶴。其樹不知其幾千里，久經遂朽死，化爲妖精，能生殺人物。今日在此，明日在彼，變化不測，一云勇猛有力，多爲民害，涇陽王以神術勝之。妖氣相屈，然猶出北入彼，難以測量，人甚畏之。常食生人，民乃立祠而禱焉。每歲十二月三十日，薦以生人，民始安居，呼爲猖狂神。西南界近獮猴國，國王命婆路蠻奪取山獠子納之以禱，歲以爲常，無能改易。至任嚻爲龍川令，欲革其弊，無生人以祭，妖遂殺嚻而食。自此，事之尤謹，無敢有缺。

至是，文俞始教以絕殺之術。其法技有名，以尚騎、尚竿、尚韃、尚隆、尚碎、尚鈎。每年十一月，造飛雲橋，高二十丈，以木樹立其中，以麻爲大索，長二百三十六丈，徑三寸，以藤削纖織其外，索兩頭縛埋於



地，索加於樹中。尚騎滕踏其上，疾行三四度，往來不墜。頭戴黑巾，身着黑裙。尚竿索長三百五十丈，相遇於三岐處，相避升降不墜。或爲尚靶，以大木上高七十尺三寸，尚韃在木竿上，跳踏一二三度，進退不顛。或爲尚碎，以竹織細籠，形如魚笱，長三尺，圓四尺，尚碎投身其中，自立不倒。或爲尚鉤，拍手踴躍，呼喝咆哮，轉手轉足，拊胸拊髀，進退高下。或爲騎馬奔走，垂身取物於地下而不落。或爲尚隆，尚竿自仰卧，以足承竿，令小兒緣升而不倒。或爲喝兒，鉦鼓歆舞，噪亂喧譁。宰牲以祭之，妖精來食，見而覘之。法師持秘咒，以劍斬之，猖狂及種落盡走死。於是除之，免歲薦之例，無復作妖怪以害人，民得全活。

徐道行禪師傳

李仁宗時

佛迹山天福寺禪師，姓徐名路，字道行。初父榮仕李朝，至僧官都察。昔曾遊安朗社，因家焉。娶曾氏女，生路。路少事遊俠，倜儻有大志，舉動云爲，人莫能測。常與儒者費士、道士黎全相友善。夜則刻苦讀書，日則弄笛擊鼓，賭博爲樂，父常責其怠荒。一夜，潛入卧内，伺見燈香煙殘，簡編堆積，路方據案而睡，手不釋卷。自是不復爲慮。後應僧官試，中白蓮科。

未幾，父以邪術誤延成侯，侯藉大顛法師以毆殺，投蘇瀝江。尸流安決橋，至侯家，忽然立而指，竟日不去。侯復馳告大顛，顛至，喝云：「僧恨不隔宿，死生一場夢。」其尸應聲流去。

路思復父讎，計無從出。一日，伺大顛出，欲邀擊之，俄聞空中叱云：「止！止！」路懼，舍杖而還。仍於佛迹山巖内結金蓮舍，以受正教。日常專持大憑心經、陀羅尼咒，滿萬八千遍。一日，見神人來謂曰：「弟子即四鎮天王也。感師持經誦德功，故來助，相候以備指使。」路見道法已圓，父讎可復，至於安決步頭，持杖投江中。杖水逆流，化龍，行至西陽橋乃止。路喜曰：「吾能勝顛矣。」於是作藏形法，直

至顛所，謂曰：「汝記前日事乎？」顛仰視室中，宛無所睹。因杖擊之，顛病死。

自是宿怨雪盡，俗慮灰寒，遍歷叢林，訪求印證。聞橋智玄精於天下化道，躬往參謁，且問其心，偈云：

久混塵風未伐金，不知何處是真心？欲求指的開方便，了見如塵斷苦尋。

玄答偈云：

五音秘訣演真金，個那滿目露禪心。河沙竟是善提道，擬向善提滿萬尋。

路茫然不知，遂之法範東雲會下，問之曰：「如何是真心？」範曰：「何那個不是真心？」路豁然自得，又問：「如何保白？」範曰：「飢食渴飲。」路拜辭而去。自是法力愈加，禪緣愈篤。山蛇野獸，羣來馴擾，燃紙禱霖，咒水治病，無不應驗。有僧問：「行住坐卧，盡是佛心？」路示偈云：

陀有沙塵有，爲空一切空。有空如月水，忽着有空空。

又云：

明月出巖頭，人人生寶珠。商人子有駒，子行不騎駒。

時仁宗無嗣，會祥大慶年三月，清華府人上之：「海濱沙洲有靈異童子，三歲解語，稱皇帝子，號爲覺皇大顛化生。陛下所爲，無不知之。」帝遣中使往視，果如其言。迎還京師，居報天寺。帝以其聰明靈異，頗愛之，欲養以爲子。羣臣切諫，以爲不可。且曰：「彼實靈異，必宜托生宫禁，然後可也。」帝從之。遂設大會七日夜，行托胎法。路聞之，私謂其娣曰：「此必大顛圖清怨府之計耳！彼以妖邪惑人久矣！吾忍坐視不救，以簧惑羣心，蛊惑正法耶？」因使娣佯爲觀會人，密持法師結印數株，插於簷上。會至三日，覺皇攖病，語人曰：「遍滿世界，鐵網羅罩，托生無由得也。」言訖而亡。

帝命求之,果得結印,有路之名。帝疑解咒,杖黎於興慶樓,會羣臣議。榮盛侯適遇路於道,路哀訴曰:「願垂憐憫,以救貧僧。異日寓托胎宫,以謝其惠。」侯頷之。全侯曰:「陛下以未嗣,故許彼托生。而路妄自解咒,宜加大戮,以謝天下。」盛侯奏曰:「覺皇設有神力,雖有路解咒,亦何害?今反如此,是路出覺皇遠矣。臣愚以爲與其罪路,莫若賜之托生,願帝原之。」

路出,反謁侯第,遂入夫人浴處,逼而觀之,夫人大怒。忽於盆中見一小兒,懼而告侯。侯素知其意,不詰焉,夫人於是有娠。路囑侯曰:「臨誕之時,必先相告。」及期,夫人産難,追念其言,使人馳報史謂道行見盛侯點子,與語祈嗣,道行因之祈於山神。路見報至,澡身易服,謂其徒曰:「吾宿願未了,且復托生,暫爲帝子。於壽終時,又爲二十三子。若見其身殞敗,則我沉於深海,不復生滅矣。」其徒聞之,無不感泣。路説偈曰:

秋來不報雁南歸,冷笑人間蕭發悲。爲報門人休戀着,古師幾度作今師。

言訖,儼然而化。鄉人以爲異,納尸龕中,歲時奉祀。其榮侯令人候信,午時道行入寂,未時夫人誕生,叫名陽焕。時會祥大慶七年,歲在戊申夏六月日。陽焕年甫二歲,生而聰敏,帝深愛之。帝以春秋已高,而無嗣息,乃育於宫中,立爲皇太子。及帝崩,陽焕即位,是爲神尊。其道行尸,今在國威府安山縣佛迹山天福寺。巖中窟跡,其形至今猶存。

初道行來遊,時見洞中素有人跡石跡,以足印之符合,世傳尸解,是其處。每年三月初七日,士女會其寺,爲一方勝遊。後人訛傳,以爲僧忌日。其尸至明末,明人入寇,兵火之間,爲其所焚。鄉人再塑像,事之如初。

阮明空禪師傳

李仁宗、神宗時

明空，長安大黃潭舍人也。姓阮，名至誠，少遊學道，遇道行，服膺從侍，四十餘年。道行嘉其志，予以印節，其賜以名號明空禪師，居玉清寺。

仁宗會祥大慶中，道行將謝世時，謂明空曰：「昔我世尊道果圓成，尚有金鎖之報，况道法麽微。我今在世間，居人主位，來生疾債，决定難逃。於我有緣，爲應相救。」道行已化，雙履而歸。明空遂還故鄉，耕字授持，二十餘年，不求聞達。

大順四年，帝爲起第。神尊夫彰寶嗣四年，帝忽櫻奇疾，病焉。醫治不效，煩亂心神，痛憤之聲，虓𧇊可畏。世傳帝時爲虎。天下良醫，應詔而至以千萬計，不能措手。時有小童謡云：「欲治天子疾，須得阮明空。」遣使搜求，以色訪之。

空見使者至，即以飯一小堝與船中棹卒同食，使者弟子衆多，恐不能飽。明空曰：「姑食之。」由是棹卒凡數百人，食不能盡。食罷，謂棹卒曰：「爾等且暫睡息，待潮漲始行。」棹卒從之，皆於船中熟睡。

纔頃刻間，已到京師，棹卒驚異。

明空至時，方士衆多，皆宿在殿上，各行方法。見明空至，鄙賤樸陋，意甚輕之。明空即把大釘長五六寸許，釘於大殿柱上。遂抗聲曰：「有能拔出此釘，方能療疾，則先當推讓之。」如是者再三，莫有能動之者。明空乃於左手而指拔之，釘便墜出。衆皆驚服。及至上前，明空厲聲曰：「大丈夫貴爲天子，當有四海，胡乃此狂亂爲？」帝大驚慄。明空使取巨鑊貯水與藥煮之，既而百沸，以手攪亂，凡數四遍，灑浴帝身，其疾遂愈《史記》：道行將尸解時，以藥咒付明空，曰：「後二十年，國王有奇疾，即以此治之云。」上乃拜爲國師，蠲户數百以褒賞。

至英宗大定二年而卒，年七十六。能靈顯應驗，水旱災傷皆禱之。今膠水、普賴等寺，皆有塑像奉事。國朝先正鄧脱軒先生詠詩曰：

趙宋宫中育孝皇，太平天子運重昌。中年不幸遭奇疾，賴有明空藥味良。

蓋亦贊美其有神焉。

按：道行、明空二禪師，其事迹略見《史鑑》。但神宗生，史謂其祈於山神，此則謂其道行托生。史又謂道行尸解，夫人尋生，則未必祈於山神焉。及明空療疾，史謂道行病中藥付以囑，此則道行知其疾債難逃，囑以相救。事頗相異，傳聞言考之。又按此二傳與下二傳，各合爲一。今以禪師四公傳，仍別爲四公傳録，以明其始終焉。

楊孔路禪師傳

李仁宗時

海清嚴光寺孔路禪師者，姓楊，海清人也。世業於漁釣，乃捨其業而僧焉。居常加陀羅經。

李聖宗彰德嘉慶中，與阮覺禪師爲友，至荷澤寺棲焉。草衣木食，殆忘其身。外絶馳騖，内修禪定，心神耳目，自覺爽然。便能飛空履地，伏虎降龍，萬怪千奇，人莫之測。頗得大鑑真印，有時稱爲羽客，有時號作毛仙。覺兜率尼珠之報，尋於本郡創寺以居，號孔路焉。

一日，有侍者啓云：「某自到來，未蒙指决心要。敢呈偈云：『鍜鍊心身始得清，森森直幹對虚庭。有人來問空王法，身坐屏邊影集形。』」師覺之曰：「汝往山來，吾爲汝捻；汝從水來，吾爲汝受。何處不與汝心要？」乃呵呵大笑。常説偈云：

擇得龍蛇地可居，野情終日樂無餘。有時直上孤峯頂，嘯嘯長聲一太虚。

仁宗會祥大慶十年乙亥六月初三日，歸寂。門人收舍利，葬於寺前。詔廣修其寺，蠲户二千餘人，以奉香火。世傳横江海外，有石壁遮障，形如魚梁，皆禪師之魚梁遺跡。

阮覺海禪師傳

李仁宗、神宗時

覺海，海清人，姓阮，居福建寺。幼慕漁釣，嘗以漁船爲家，浮遊江海。年二十五，遂捨其業，落髮爲僧。李聖宗彰德嘉慶中，與孔路禪師爲友，俱居荷澤寺。尋爲孔路法嗣，後復居於本鄉延福寺。逍遥獨樂，不求於人。寺中所有，隨時取用，以爲伊蒲之具。

上嘗召師與玄通真人入蓮甍院石侍坐，忽聞蚌蚧對鳴，聒耳可惡。帝命玄通默咒，先墜其一。帝笑謂師曰："尚留之一，與沙師咒。"少頃，一亦隨墜。上喜贊曰：

覺海心如海，玄通道又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由是聲馳天下，僧徒傾向。王以師禮待之，每駕幸海清行營，先詣其寺。一日，謂師曰："膺真神仙，是可得聞乎？"師乃作詩八變誦，踴身虚空，去地五丈，俄而復下。帝與羣臣皆合掌讚嘆，於是賜肩輿出入殿閣。

迷神宗朝，累召赴京，辭以老疾。有僧問師曰："佛與衆生，誰賓誰主？"師喝云：

千覺汝頭白，報你來相識。若聞僧境界，龍門遭點額。

將告寂後，示家偈云：

春來花蝶便知時，花蝶應須使應期。花蝶本來皆是幻，莫將花蝶向心持。

夜有火星殞於太室東南隅〔一〕，詰旦端坐而逝〔二〕。詔蠲户二千人以奉香火，以褒之。

【校勘記】

〔一〕「夜有火星殞於太室東南隅」，「夜」下原有一「於」字，當爲衍文，删。「隅」原作「陽」，據文意改。

〔二〕「詰旦」原作「語曰」，據上下文意改。

乾海神傳

陳英宗時

乾海門神四位夫人,姓趙氏,南宋公主母子三人。夫人,季女也。宋爲元人所滅,宋帝及官民沉於海,溺者十萬餘人。夫人母子接得船,飄飄到海岸,饑渴無聊。寺僧見其可憫,爲之保養。居數月,肌體復完,容儀特異。僧欲遽至,夜間求通〔一〕,乃於海外投身而死。曰:「吾何以生爲?」其母子相投於海。夫人姊妹拂珠淚,亦隨溺水。僵尸飄蕩,至我越演州之乾海門,棲泊岸邊。土人見其身體並無傷損,皆驚異曰:「自彼疆至於我土,海道險要,不知其幾千里,而衣服容貌,宛然如生,真神人也。」於是相率封窆立祠,以奉事之。

陳英宗二十年間,帝親征占城,至斧海門駐營。夜夢神女泣曰:「妾趙宋妃子,爲賊所逼,因風濤流泊至此,上帝勅爲海神久矣。今陛下師行,願翼贊立功。」帝覺,召故老問事實。祭然後發,海爲無波,直至闍槃,克獲而歸。乃命有司立祠時祭,自是遠近人民行船,凡遇風波,一心懇禱,呼吸之間,遂獲平安,此南海福神。斧海,今改爲乾海門。

【校勘記】

〔一〕「夜間求通」，其下疑有脫文。



何烏雷傳 陳裕宗時

陳裕宗紹豐年間,麻豐鄉人鄧仕瀛爲安檢使,奉命往使北國。妻武氏在家。本鄉有神祠,名麻羅神。夜夜其精化仕瀛,容貌行止,酷類仕瀛,入武氏房,相與通焉,雞鳴遂起。後夜,武氏問曰:「府君奉命北使,如何夜夜常還,而日間不見?」神詭言曰:「天子已差别人代我,而我侍左右,奉御圖碁,不許出外。我念爾夫婦之情,故暗偷還,與爾以覃恩愛。明月日急趨入朝,不敢久遲。」言訖,鷄鳴復出。武氏惜疑之。

期年,仕瀛使還,武氏胎已滿月。仕瀛具狀奏聞,武氏遂下獄。夜間夢見有一神人,前來奏曰:「臣麻羅神也,娶妻武氏有孕,而仕瀛奪之。」帝驚覺。明日,遂令獄官將武氏來前,斷曰:「妻還仕瀛,子還麻羅神。」

後三月,生一黑胞,破得一男,皮膚似墨。年十二,以神無姓,命姓何,名曰烏雷。其色雖黑,而皮膚潤滑,殆若膏脂。年十五,帝召入侍,甚寵愛之,賜爲賓客。

烏雷一日出遊，遇呂洞賓。洞賓問曰：「好官兒郎，意欲何求？」對曰：「當今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視富貴如浮雲耳！所好者聲色，以娱其耳目而已。」洞賓嘆曰：「爾之聲色，得失相半。當賜以絶技，以留名於一世。」遂使烏雷張其口舌，洞賓唾入，仍使呑之。竟乃騰空而去。

自此烏雷雖目不識丁，而故捷辨妄，多有過人。詞章詩賦，曲誦歌吟，唱詠之聲，嘲風弄月，繞梁過雲，每大驚人，衆皆樂聞。嘗於橋梁寺觀，閒吟逸興，既而餘音不絶，婦人女子囑意尤厚，深欲見其面。帝嘗命於朝曰：「烏雷如有犯於家人女者，隨即將來御前，許以謝錢一千貫。若私自殺傷者，倍償一萬貫。」

時有宋室貴人郡主，名阿金，號金蓮娘者，年二十三，夫亡孀居。姿容美麗，顔色秀異，傾城傾國，絶世無雙，嫣然一笑，惑陽城而迷下蔡。上心悦之，求幸不得，心常恨之。謂烏雷曰：「汝行何計以得之？」烏雷曰：「臣願以一年爲期，如不見臣來，是謀不成，臣已死矣。」拜辭而行。

遂歸其家，放卻衣裳，寢於泥潭，暴於暑雨，以致污醜。因着布袴，爲牧馬奴。取鐮一件，竹籠一雙，檳榔一對，賂主園童，乞入園中刈草。時五六月，茉莉花方盛開。烏雷一切刈盡，納諸擔中。園在殆盡，侍婢見之，呼使執之，以待來贖者，使償其花債。烏雷曰：「僕本漂泊人，並無家主、父母，常從傭擔求食。昨日見有官人者，擊馬於城南門，饑無草食，馬主傭錢五丈，使之刈草一擔。僕喜得錢而刈，不識茉莉爲何等物，疑亦皆草。今無以償，願入爲奴，以償花債。」留於門外，月餘，侍婢見其饑渴，夜常唱歌與園童聽之。主家奴婢以及内侍姬媵，聞其唱歌，咸來聽聞。聞者窮於睇眄，忘其色而樂其聲焉。

有一日，已過黄昏時，而猶不點燈者。主居暗室，左右無一人奉侍。主因責其婢以廢役不供之罪，

欲加箠楚，以降黜之。衆皆頓首謝曰：「僕等耽聽草奴歌唱之聲，心悦享之，不意至此。」主因不問。

主與奴婢夜間坐庭中，忽聞烏雷歌聲，隔壁聽之，恍若鈞天節調，殊非世上聲音。精神融會，情意感動，尤愛悦之。即命烏雷入爲家中奴，備在左右使令，以聽密邇。嘗使歌吟唱詠，以瀉欝結之情。烏雷自此益勤於奔走服役，郡主以此寵信，晝則奉侍左右，夜則挑燈侍立。烏雷並加努力〔一〕，承順膝下，動容周還，毫毛不遠，求諸俯仰之間，豁然自得。或命唱歌，其聲音徹於内外，其詠嘲風歌曰：

風何自兮自土囊，出幽谷兮漸飛揚。向來朗苑弄韶光，伊誰謾自爾蟠行。

入北意兮樂義皇，來襄臺兮過襄王。送人柳下兮迎客海棠，解此慍兮此姨娘。

其吟噓月詩曰：

盡是陰精似玉盤，便娛爲物便多端。東西宿泊無常處，行見盈虛不一般。

卻向白駒光借隙，必容素女間爲蘭。長存不老併天地，樂動時之不暫閒。

其歌吟之聲，抑揚之調，雁爲之扶摇，魚爲之冲貫。主因感動，遂成幽閉之疾。經三四月，其疾愈加，主真情逼切難禁，因謂烏雷曰：「爾之聲音，糜我精神，勞我相慕，以致於斯。原汝於庭中歌聲一唱，秋風飄飄而來，白雲徐徐而遏，物尚且爾，況於人乎？近來爲爾聲音，使我成疾。吾不以高下介意，爾實能同我琴瑟，言欝蘭茝，則不煩他醫下手而自愈矣。」烏雷辭。主曰：「噫！爾誤矣！以絶世之音，配絶世之色，有何不可？而反至於再疑。爾若過於拘泥，則疾不可爲矣！」烏雷唯唯，遂與郡主通焉。忘其姸醜之態，無所顧惜。

其疾稍愈，情意加篤，欲與烏雷土田，以爲莊宅。烏雷曰：「僕本無家主，僕今過郡主，真是天仙，

僕之福也。僕不願得土田及金珠珍玉，願得公主進朝積金裝玉之冠，試之一戴，死便瞑目。」是冠乃先帝所貽，以進見朝賀大禮，而與烏雷，蓋情愛之篤，無所惜也。

烏雷得冠，暗行直歸，戴而入朝。帝見之甚喜。即命郡主進朝，因命烏雷戴玉冠，前入奉侍。帝指烏雷問郡主曰：「曾識此人否？」郡主大慚。烏雷自是以聲色名於天下。時烏雷有國語詩曰：「㕘它𡢐典嗔𠃣碎，悟寧天福底吒雷〔二〕。」王侯家人、使女常嗤笑之。有國語詩曰：

用之𪐝䶏烇麻廉，几𠦳歇䣊戈買讒。忍固黄金共國色，體娘鸞典此昭瞻〔三〕。

雖常有詩笑其容貌，然終爲聲音所牽，避不能得，陰與之私通焉。烏雷亦以聲音挑逼家人女子，人畏前令，不敢箠捕，恐追償錢。烏雷以是常通於王侯家女，莫敢捕者。

其後乃通與明威王女，追捉未殺。王入朝，乃跪奏曰：「烏雷夜入臣家，黑白未分，臣未詳其人，臨時已格殺矣。敢請命，許謝錢若干，得奏進納。」帝意其死，即判曰：「臨時格殺者勿問。」王還杖之，不死，即以杵搗之。烏雷臨死，有國語詩：

死生由命管奈辟，男兒勉特志英豪。𣩂皮聲色甘羅𣩂。𣩂瘖疠𩇢粘𥻵巿〔四〕。

昔洞賓戒之曰：「爾之聲色，得失相半。」其言驗矣。明威王乃聖宗皇后之妹，故帝不着意。

按：呂洞賓，唐京兆人。懿宗咸通中及第〔五〕。值黄巢賊，携家歸終南山，學道成仙，莫測所在。嘗騎雲遊本國，昔有國人名慈性者，家開酒肆，洞賓每到飲酒，日常受債而飲，積債凡八千貫。後日復來，慈性曰：「公何日還債？」公曰：「今日還矣。」乃取橘皮畫一鶴於壁上，曰：「但有客至飲者，呼而歌，彼能自舞，以此報汝矣。數年之内，立可以富。」慈性聞之，莫測所謂，亦不知其何如。後有人至飲者，

呼而歌之，其鶴果從壁上飛席前，跳舞萬狀。酒止，反復飛回壁上而居。人人見之，以爲奇異。遠近聞之，争來觀看，施錢無數，累至鉅萬。數年之間，果成大富。因此多有洞賓祝望到家者。於是洞賓有兩到其家而不識者，因題詩曰：「兩到君家君不知，黄金十兩還香行。」自此蓬萊絶消息。又題本朝狀元梁世榮詩曰：「换卻心中去世榮，會知洞賓到矣。按：畫鶴還酒債，《東遊洞賓本傳》，而舊本復着爲我國事跡，不知果何所據？意者我國此時屬唐，而事載於此，不知兩國而何各有記此一事而並傳歟？抑記者傳聞而誤記之，亦未可知。故因賜烏雷聲技，而附記於此，以備觀覽，君子詳之。夫何烏雷得洞賓之所唾，而聲音嘹喨，真仙鶴術也。而烏雷亦以此殞。

又按：洞賓名巖，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曾祖延之，浙東節度使，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德尊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生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白天飛入母懷中，不見。生而全形木質，道骨仙風，鶴頂龍背，虎體龍腮。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異常，自是風塵表純。」二十年不娶，號純陽子。懿宗咸通中，舉進士。後遊長安，遇雲房先生鐘離權，棄官歸隱終南山，受道成仙。

【校勘記】

〔一〕「烏雷並加努力」，「努」原爲「弩」，據文意改。

〔二〕「參它縛典嗔𠮩碎，悟寧天福底吒雷」，喃詩，大意爲：我今委身充奴僕，惟願天緣屬雷福。

〔三〕「用之楍鰟烓麻廉，几𠻃歇馱戈買讒。忍固黄金共國色，體娘鬱典此昭瞻」，喃詩，大意未詳

〔四〕「死生由命管奈辟，男兒勉特志英豪。𤿰皮聲色甘羅𤿰，𤿰瘖㽼𫃚粓㧅市」，喃詩，大意爲：男兒但求英名在，生死由天無須悲。寧爲聲色輕生死，爲黨捐軀太不值。

〔五〕「懿宗咸通中及第」，「咸」原作「感」，據史實改，下同不注。

紅嶺山神傳

紅嶺山在乂安道。昔羅山縣有四人，樵於山中，見一湖，湖中有美人沿於盤石上，美人見四人，遂入湖。俄有大鰲造遊於水上，四人驚異，遂採湖邊珍果而去，終日不能前。忽見異人謂曰：「捨此珍果，乃得出。若還家，勿泄山川事。」後有人泄之，流血而死。

至聖宗幸其山，標扁其峯，凡九十九峯。其湖並不見，如湖中淘湧之聲，其神甚有靈應，遂奉褒封典禮，至今世傳其迹云。今乂安省德光府羅山縣紅嶺山，在宜春、天禄二縣。

望夫山神傳

山在順化道海門。武昌縣世傳，昔有兄妹二人，樵於林中。兄斫木，誤被妹面，妹痛倒臥，兄以爲必死，懼而遠遁。遇一老父，遂收養之。及其長成，顔色甚美，頗異於前。後老父死，始嫁其夫，乃親兄也。兄不知爲妹，見頭上有大痕，因問之。婦曰：「妾幼時從兄入林斫木，誤中額上，兄即遁去，不知生死何方？」兄心覺其妹，然已誤娶，不敢明言。乃托爲販賣行役，逃去不歸。妹不知爲兄，日日望之，没乃化爲石，因呼爲望夫石。人見其靈異，立祠奉事之。

仙遊金牛迹傳

昔上古有王質者，樵於山中，遇二仙童圍碁，授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置斧，坐而觀之，仙子曰：「汝柯爛矣！」質俯視不見。及還，無復時人。後人因名曰爛柯山，又曰仙遊山。縣曰仙遊。今猶有舊迹。

金牛精，中夜嘗放火光，有僧錫厭其牛額，金牛奔出，觸於民間，因爲涓津，爲陽村。又至文江地方，因名潭牛淵。如鳳、如鸞、步至大欄、多牛等社，皆以金牛所至而名其社。又出吐港大江外，至獰江緣渡莅仁岸，從淳江至蘇瀝江，入西湖。

世傳高駢有術數，通地理，嘗以紙鳶飛騰掩諸勝迹。有金牛精，遂逐入霪潭，忽不知所在。其所走迹，皆裂爲溪壑滿渠。昔人有詩曰：

金牛猶隱在湖中，水涸堪尋不見踪。大越安南存聖帝，高駢下筆恨無窮。

布拜神傳

神乃炎龍之精，昔下洪路捍橋人，姓鄧，一名英明，一名善射。兄弟二人，入海以捕魚爲業，遇一異物，若木狀，長三尺許，色如鳥卵，隨波上流，二人接得以歸。至夜，忽聞其中有聲，二人驚異，投於中流，就别舟宿泊。夢見一人來語曰：「我乃東海龍王妃，誤與炎龍交，所生之子，恐東海龍王知之，寄托於汝。汝等守護，勿令觸犯。他日長成，必能福汝。」二人驚覺，再見前木附船，因載以歸。至家，安置布拜地，木忽從舟中躍上岸，二人乃立祠，刻木作像事之，號曰龍君。

陳時遣侍臣入海求珠，衆人所獲者少，帷鄧氏子孫所獲甚衆。上命禮儀樂音以迎之，乃大獲珠玉，詔賜珠龍君，贈封利濟靈通惠信龍王。祠在瓊瑰縣布拜社東。有一枚他地他麻，是其所刻像處也。在嘉福縣論松社，並爲上等神。薑村又在他麻，是刻像處，歷代加封美號，甚爲靈應。

鱗潭神傳

是神乃龍神也。昔時嘗化爲人就學,其師怪之,因覘所居,見入於本潭處。師常詰問,龍以實對曰:「今年上天休假行雨,歲之以旱。」師强使之行雨,龍不得已,行雨如墨。後潭中有災旱事,師幸存。龍即吸硯水中噴成墨雨,以濟其旱。上帝以爲泄事,罪之,尸浮於潭。師乃泣瘗,因名曰龍潭。後改曰鱗潭。其威靈顯應,祠在清瀑縣鱗潭社,世世褒封爲中等神。



國師立朔天王祠

黎大行紀

大行時，匡越太師吳真流，常遊於平真魯鄉一作衛靈山。悟其景勝幽致，創庵居之。夜三更，夢見神人，身被金弋鐵甲，左手執金鎗，右手執寶鏞，從者千餘輩，狀貌可畏，謂曰：「吾即鬼沙門天王，從者皆夜叉神。天帝有勅，命往北國護此下民。於汝有緣，故來相告。」師驚悟，聞山中有呵喝聲，心甚怖之。乃自入山，見一大樹，枝葉欝茂，有瑞雲擁覆其上，命匠伐之，刻爲神像，如夢中所見，立祠奉事焉。

天福元年，宋師入寇，命師就祠懇禱。時宋兵駐西結村，兩軍未接，忽然宋兵見之驚駭，退保大江。又遇波濤震蕩，蛟龍騰湧，爲之奔潰。帝褒美其英靈，增立祠宇，封爲朔天王，以鎮北方。祠在金英縣衛靈社，榮奉不絶。或以爲董天王討平賊後，騎鐵馬，至靈山椿樹冲天，惟遺衣尚在，至今人呼爲易服樹。凡事祈禱，用齋潔。至李朝，欲便祈禱，創立祠宇，西湖之東，尊爲福神。今西湖日杲坊。

弘聖大王祠傳

大王者，黎大行時范巨倆也。南策人。祖占銅吴甲將軍，父蔓南晋參政，兄潚丁衛尉將軍。幼主時，宋人來侵，大行時權居攝，丁太后命選勇士拒宋，大行以倆爲大將。方畫策出師，巨倆率將士扶立大行爲皇帝，累官至太尉。

李太宗通瑞間，帝以都護府多疑獄，士師不能決，擬立神祠主於問獄，欲得彰着明靈，痛塞姦詐者。乃沭浴焚香，請於天帝。是夜，夢赤衣使者奉上帝勅，賜巨倆爲都護府獄訟盟主。顧問丁使曰：「是何人？典何職局？」使曰：「乃大行太尉也。」帝夢覺，乃詔羣臣徵事〔一〕，封弘聖大王，命有司立祠於城南門之西。後改爲洪聖，世祀爲獄主。



【校勘記】

〔一〕「乃詔羣臣徵事」，「徵」原作「微」，據文意改。

冲天昭應王傳 李太祖時

王本薦福土神。昔扶董鄉立土地祠於寺門之右，以爲誦念之處。後僧徒漂泊，歲月侵尋，鄉人以爲神祠，隨俗祈禱。迨多寶禪師，重修廟宇，傳燈住持。師覺畢，乃築壇授戒，祭酒齋素。

太祖潛龍時，知多寶之高仰，相從遊焉。及受禪登極，親幸其寺。時師迎車駕，置祠側，抗聲問神曰：「佛子既得落俗，又能慶賀瓢天子耶？」神即應聲，自現，題偈於樹皮云：

帝德乾坤大，威聲振八埏。幽明蒙惠澤，優渥拜冲天。

上睹頌，知其情意，仍賜號冲天神王。倏然頌字乃没。上怪異之，命工塑像，容貌卓卓。及侍從八軀，開光慶讚畢，忽然神自現於寺柱。有四句偈云：

一鉢功德水，隨緣化世間。重重光燭照，没影日登山。

師以偈進，太祖不曉其意，至後李失國。惠宗第八葉，即一八功德。諱旵，即日登山。神之偈信矣。

夫歷代加封美號，師爲僧萬行亦必有見矣。



開天藤州福神傳 李太祖時

神本藤州古廟土神。李太祖時，典親兵，食邑於藤。有時遊覽至本鄉，舟行江中，忽遇暴風立至，顧問：「江岸何神祠？有靈應否？」對曰：「此藤州土地神祠也。州人禱雨祈晴，以爲靈應。」聖上唱曰：「若卻得一陣風雨這邊晴，方許的是英靈。」少頃之際，果然一半江雨，半江晴。上怪異，乃令修葺祠宇，榮奉香火。村人詩曰：

美矣大王威望重，藤州土地顯神靈。卻教暴雨無侵犯，即一滂沱這一晴。

上聞之，有自負之心。

及黎臥朝崩，上將謀大事，就祠密告，乞望靈應。是夜，夢見異人報曰：

要欲克城成，諸方皆悦服，萬國享升平，三年民樂業，七廟主安寧。

既而夢覺，示曉其意。有辨占之，是謂吉兆。乃升藤州爲太平府，封神爲開天城隍大王。陳重興元年，加封「開天鎮固」四美字。



其神祠在河堤内，常被洪水泛溢。有江邊本村人，時常望見車馬帷蓋，侍從行人，若往防護水者。故隄雖卑濕，水不能災。經年河決，逼近神祠。統元丙戌年冬，更於大堤上築立廟宇，適見正寢將成，縣吏與村人宿於草舍，上聞有人來備拜畲聲，隱隱然相應，若村人作之狀。晨親省之，見礎石各柱，並已轉回，移入堤左邊，近三尺許，尤顯其威靈也。近奉迎寧神之日，知使州黄南金有詩題廟云：

分土州墟丕赫赫，開天玄造仰巍巍。堂成欲試真靈跡，一夜神功妙轉移。

其廟金洞縣藤州社，今號廟秊逮〔一〕。

【校勘記】

〔一〕「今號廟秊逮」，「廟秊逮」爲喃文，意即「逮王廟」。

銅鼓山神傳

李太宗時

我國上等之靈神,在安定縣沙泥上社。李太宗爲太子時,征占城,至長州。夜過三更,夢見異人戎服,自稱山神,聞王南征,請從王師立戰功。王於夢中與語甚詳。及捷還,立祠奠祭。還京,卜地立祠。又托夢請居城内石聖主寺側。及太祖崩,三王謀反。前一日,復托夢於太宗,令警備,果驗。詔封其爵,立廟時祭,立爲天下盟主。陳朝封爲明靈感應保佑大王。祠在凉慈恩寺側。

媚醯貞烈夫人傳 李太宗時

占城主乍斗之妻也。太宗征占，斬斗，獲媚醯。帝至莅仁江，遣中便召之，含恨不勝，以白氎自縲，投於黃江中死。每霜晨月夕，常聞哀怨之聲，國人立祠事之。

後上幸莅仁，御龍船，見祠於江側，恠問左右，具以夫人事對。上怛然曰：「果有真靈，切須報朕。」是夜三更，現夢於上。身衣占服，且拜且泣曰：「妾聞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乍斗雖不與陛下争先，亦一方之得志也。妾常蒙寵惠被，今以失道，上帝降滴於陛下之手，致國破身亡，妾之日圖報無由，一朝幸遇陛下，遣中使送死於水，獲全妾身，感恩甚大。更有何術稱靈，仰孚聖聽。」言訖，不見。褒封協正娘夫人。

應天化育后土神傳 李太宗時

南國大地之神。聖宗伐占城，至環海門，暴風大雨，波濤洶湧，遥望如山，御船戰艦，不能渡，乃泊於沙岸。夜夢女人素服紅裙，淡粧婉娩，登御舟，言曰：「妾是本國大地之精，棲神於木久矣。今遇明君出征，願効從戎以立功。」言訖，不見。上遂驚悟，有左右耆宿與語。有僧統惠生對曰：「神言托棲於木，宜求而得。」於是遣親人遍求岸上羣峯，偶得木頭似人形，如夢所見。命置御船，焚香致禱，號后土夫人。頃刻，風晴佷帖，行師利涉。已而，平占師還，遇舊處，勅立祠。頃之，風波再動，飄蕩如故。惠生奏：「神意不欲居邊岸，欲便回京。」環珓得便，海浪帖然。上至京，作祠宇於安朗鄉。有褒嫚者，立見凶妖。

迨陳英宗時，旱熯，築壇以祈，神托夢於上曰：「本祠有勾芒君，能行法雨。」命有司享之，果得大雨。勅封后土大夫人。歷代加封，以其有功於民。陳朝封應天后土神祇元君。凡立春，土牛皆納祠下，至今成俗焉。

陳世法等◇撰

嶺南摭怪列傳（丙本）

任明華◎校點



目録

凡四十二傳



卷之二

卷之三

續類〔一〇〕

【校勘記】

〔一〕「士王傳」,「王」下原有一「仙」字,據正文删。
〔二〕「盟主銅鼓山神傳」,「山神」二字原無,據正文補。
〔三〕「馮布蓋大王傳」,「馮」字原無,據正文補。
〔四〕「貞靈二徵夫人傳」,「夫人」二字原無,據正文補。
〔五〕「媚醯貞烈夫人傳」,「夫人」二字原無,據正文補。
〔六〕「洪聖大神傳」,「神」下原有「王」字,據正文删。
〔七〕「明應安所神祠傳」,「神祠」二字原無,據正文補。

〔八〕「冲天昭應神王傳」，「王」字原無，據正文補。

〔九〕「開天鎮國藤州福神傳」，藤州福神四字原無，據正文補。

〔一〇〕「續類」，續類三篇，有目無文。



序

桂海雖在嶺外，然山川之奇，土地之靈，人之豪傑，物之英異，往往容或有之。自春秋戰國以來，去古未遠，南俗猶尚簡略，未有史册以紀其實，故事率多遺亡。其幸存而不泯者，特人間之口傳耳。逮兩漢、三國、東西晋、南北朝，暨唐、宋、元，始有史傳以載其事。如《嶺南志》、《交廣志略》、《交趾志略》等書，歷歷可考。然我越乃古要荒之地，故記載又略之也。我越有國始於雄王，而文明之漸，則濫觴於趙、吴、丁、黎、李、陳，迄於今，則屋閭矣。故國史之載，獨加詳焉。則斯籙列傳之作，其傳中之史歟？不知始於何代，成於何人，意其草創於李、陳之鴻生碩儒，而潤色於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矣。

愚請究其原末，逐一陳之，而推明作者之意。如《鴻厖氏傳》是詳言我越開創之由，《夜叉王傳》是略叙占城萌兆之漸。白雉有傳，志越裳也；金龜有傳，史安陽也。南俗聘禮所重莫檳榔若也，表而出之，則夫婦之義、兄弟之睦於是乎彰矣；南物夏時所貴若西瓜若也，揚而言之，則恃有已物、不顧主恩於是乎著矣。蒸餅之傳，嘉孝養也；烏雷之傳，戒淫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賊，李翁仲之滅匈奴，南國有人可

知也。褚童子之邂逅媚娘，崔偉之遭逢仙偶，爲善陰騭可見也。道行、孔路等傳，獎其能復父仇，而禪僧之輩烏可泯也；魚精、狐精等傳，稱其能除妖怪，而龍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張忠義死爲土神，旌而表之，誰云不可？傘員英靈能排水族，顯而彰之，誰曰不然？與夫南詔爲趙武之後，而國亡能爲復讐；蠻娘爲木佛之母，而歲旱能作霖雨。蘇瀝爲龍肚之神，猖狂爲旃檀之精，一則立廟以祭之而民受其福，一則用術以除之而民免其禍。則事雖怪而不至於誕，人雖異而不至於妖，其説雖涉於荒唐不徑而踪跡猶有可據，無非勸善懲惡，去僞就真，以激厲風俗者也。其視晋人《搜神記》，唐人《地怪籙》，同一致也。嗚呼！嶺南奇事之多，列傳之作不待刻之石，編之梓，而著於民心，碑於人口，黄童白叟率能稱道而愛慕之，懲艾之，則其事係於綱常，關於風化，夫豈小云。

洪德壬子春，愚撰得是傳，披而閱之，不能無魯魚陰陶之舛，於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厘爲二卷，目曰《嶺南摭怪列傳》，藏之於家以備觀覽。若夫訂正而潤色之，俾其事備，其文老，其詞精，其旨遠，後來好古君子，豈無其人！是爲之序。時洪德二十三年仲秋。

賜戊戌科進士茂林郎京北道監察御史洪州澤塢武瓊晏温諒識

卷之一

鴻厖氏傳

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於五嶺，接得婺娘之女，悦之，納而歸，生祿續。容貌端正，聰明夙成，帝明奇之，使嗣帝位。祿續固讓，於是帝明立帝宜爲嗣以治北地，封祿續爲涇陽王以治南方，號其國爲赤鬼國。涇陽王能入水府，娶洞庭君子曰龍女，生崇覽，是爲貉龍君，代父以治國。涇陽王不知所終。龍君教民耕種農桑，始有君臣尊卑之序，父子夫婦之倫。或時歸水府，而百姓晏然。民或有事，則呼貉龍君曰：「逋胡不來，以救我輩？」南人呼父曰逋，呼君曰焉始此。龍君即來，其威靈感應，人莫能測。

帝宜傳帝來，以北方天下無事，因思及祖南巡接得仙女之事，乃命臣蚩尤代守國事而南巡赤鬼國。見龍君已歸水府，國内無君，帝來乃留愛妾嫗姬與部衆侍婢居於行在，而周流天下，遍觀形勝，見其奇花怪草，珍禽異獸，犀象玳瑁，金銀珠玉，椒桂、乳香、沉檀等味，山殽海錯，無物不有。又四時氣候不寒不熱，心慕之而忘返。南國人民苦於煩擾不得安帖如初，日夜望龍君之歸，乃相率聲呼曰：「逋在何方？

當速來救！」龍君倏然而歸，見嫗姬獨居，容貌絶美，龍君悦之，乃化作一好兒郎，豐姿美麗，左右前後，侍從衆多，歌呼之聲達於行在。嫗姬見之，心亦悦從。龍君迎歸於龍裝巖。及帝來還，不見嫗姬，命羣臣遍尋天下。龍君有神術，變見百端，妖精鬼魅，龍蛇虎象，尋此畏懼，不敢搜索。帝來乃北還而治。登山入水，有事相鬬，無得相廢。百男各自聽受，然後辭去。

嫗姬與五十男居於峯州，今白鶴縣。自推尊長。其雄長此爲王，號曰雄王，號文郎國。其國東夾南海，西接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孫精國今占城國。分國中爲十五部，曰交趾、曰朱鳶、曰寧山、曰福禄、曰越裳、曰寧海今南寧、曰海泉、曰桂陽、曰武寧、曰伊驩、曰九真、曰日南、曰真定、曰桂林、曰象郡等部，命其羣弟分治之。置其次爲將相，相曰貉侯，將曰貉將，王子曰官郎，女曰媚娘，司馬曰蒲正，臣僚奴隸曰卯婢，稱臣曰瑰，世世以父傳子曰父道。世主相傳，皆號雄王而不易。時山麓之民漁於水，往往爲蛟龍所傷，白於王。王曰：「山蠻之種與水族殊，彼喜同惡異，故爲侵害。」乃令人以墨刺身爲水怪之狀，自是蛟龍無咬傷之患。百粤再傳至帝榆罔，與黄帝戰於版泉，不克而死，神農氏遂亡。

龍君與嫗姬相處期年而生一胞，以爲不祥，棄諸原野。過七日，胞中開出百卵，一卵一男，歸而養之，不勞乳哺，各自長大，智勇俱全，人皆畏服，謂爲非常之兄弟。龍君久居水府，母子獨居，思歸北國。行至境上，黄帝聞之懼，分兵禦塞外，母子不得北歸，日夜呼龍君曰：「逋在何處？使吾母子悲傷！」龍君忽然而來，遇於襄野，嫗姬泣曰：「妾本北人，與君相處，生得百男，無由鞠養，請與君從，勿相遐棄，使爲無夫無父之人，徒自傷耳！」龍君曰：「我是龍種，水族之長，你是仙種，地上之人，本不相屬。雖陰陽之氣合而有子，然方國不同，水火相尅，難以久居。今爲分別，吾將五十男歸水府，分治各處，五

十男從汝居地上，分國文身之俗，實始於此。國初民用未足，以木皮爲衣，織菅草爲席，以米滓爲酒，以桄榔欔桐爲饌，以禽獸魚蝦爲鹹，以薑根爲鹽。刀耕火種，地多糯米，以竹筒炊之。架木爲屋，以避虎狼之害。剪短其髮，以便山林之入。子之生也，以蕉葉卧之人之死也，以杵舂令鄰聞之，率來相救。男女嫁娶，先以鹽封爲問，然後殺牛牢以成禮。以糯米飯入房中相食畢，然後交通，以此時未有檳榔故也。蓋百男乃百粤之始祖云。

魚精傳

東海之間有魚蛇之精焉，長五十餘丈，多足如蜈蚣形，變化萬端，靈異莫測。其行則動風雨，能噉食人，人甚畏之。上古時有魚貌似人形，遊於東海岸，化成人，通言語，漸漸生長，男女衆多，以魚蝦蛤蜊而食。又有蠻人生居海島以捕魚爲業，後亦成人，與蠻人交易鹽米、衣裳、刀斧之物，常往來東海間。有魚精巖石齒齾，横截海濱，下有巨穴，魚精居之。民船過此多被其害，風濤險惡無路可通。欲開别途，頑石難鑿。會夜有仙人鑿石爲港，欲利行人。其港將通，魚精化爲白雞鳴於山上，羣仙聞之，疑其曙，皆飛升。今呼爲佛淘港。龍君憫民被害，乃化作大船，令通水。又禁海神不作風濤，撑棹至魚精巖谷，佯持一人投與食。魚精開口欲啖，乃以鐵塊通紅炎熱投之口中。魚精踴踴跳打其船。龍君折其尾，剥皮脯於水上，今呼曰白龍尾。其首流出海外，化走狗去。龍君以石塞海斬之，遂化爲狗頭，今呼爲狗頭山。其身流入曼求，今猶爲狗曼求是也。

狐精傳

升龍之城，昔號龍編之地，上古無人居焉。至李太祖泛舟珥河津，有雙龍引船，因名升龍而都之，即今之京城也。初其地之西有小石山，山下之穴有狐九尾，壽千餘年，能作妖怪，變化萬狀，爲人爲鬼，遍行民間。時傘員山下蠻人架木結草以爲屋居。山上有神，蠻人奉之。神者教蠻人以耕織，造白衣衣之，因呼爲白衣蠻。九尾狐化作白衣人入蠻衆中，與蠻人歌唱，誘取蠻人男女歸藏於小石山穴，蠻人苦之。龍君遂遣水府六部引水而上，攻破小石山，掘成大潭，其中深灣，呼爲尸狐澤。今西湖。遂立寺觀以壓之。今千年寺館羅寺是。潭之西岸原野平夷，耕作田池，俗呼爲狐同。高塽之處，民皆居之，俗呼爲狐村。其穴今猶呼爲獸狐澤焉。

木精傳

峯州之地，上古有一大樹，名曰旃檀，高千仞餘，枝葉蔽芾，不知其幾十里。有鶴巢其上，故名其地爲白鶴。其樹徑久不知幾餘年，及枯，遂化爲妖精，變現勇猛，能生殺人物。涇陽王以神術勝之，精化稍屈，然今日在此，明日在彼，變化不測，常食生人，民乃立廟而禱之。每歲終十二月三十日，用一生人爲祀，其精始安，民頗得寧，相傳呼爲猖狂神。西南地界近獼猴國，國王命婆路蠻人今演州府。奪取山原獠子納之以禱，歲以爲常。及秦始皇命任囂爲龍川令，囂因革其弊，禁以生人爲祀。神怒，陰殺之。是後事之尤盛。至丁先皇帝時，有法師俞文牟，本北地人，操行修潔，年四十餘，歷遊諸國，能通諸蠻言語，習傳得全身銅齒。到我國時，年已八十。先皇以師禮事之，始教以技術，遇猖狂神而殺之。

其法手有曰尚騎、尚竿、尚韃、尚碎、尚鈎、尚險竿，或爲落馬人，或爲落兒，每年十一月造飛橋高二十丈，以木樹立其中，以麻爲大索，長一百三十六丈，徑四寸，以藤削纖縱其外，索垂兩頭埋縛於地，索中處於樹上。尚騎滕踏其上，疾行二三度，往來不墜，頭戴黑巾，身著黑裙。尚竿索長一百五十丈，有三

岐，兩人各持旌竿登行其索上，相遇三岐處，相避，升降不墜。或爲尚韃，以大木方闊一尺三寸，厚七分，置於樹上，高七十尺，尚韃於其上飛踏二三度，進退顛倒。或爲尚碎，以竹織籠形爲魚笱，長三尺，圍闊四尺，尚碎投身其中，自立不倒。或爲尚鈎拍手踴躍，呼咆，轉手轉足，撫骨膺俾〔一〕，進退高下。或爲落馬人騎馬奔走，身垂取物於地而不落。或爲尚險竿人自仰卧，以足承長竿，令小兒緣之。或爲唱兒令打鉦鼓，歌舞吟唱，躁亂喧譁。宰殺生物以祭之，神精來食。法師持秘咒揮劍斬之，猖狂神及部衆種類盡死。自是免歲薦之例，民得全活焉。

【校勘記】

〔一〕「撫膺俾骨」，「骨」字，據他本加。

檳榔傳

上古時有一官郎，狀貌高大，國王賜名高，因以高爲姓。生得二男，長曰檳，次曰榔，二人相似不辨。兄弟年方十七八歲，父母俱亡，相與尋師學道，師事道士姓劉。劉家有一女，年亦十七八，欲爲夫妻，不識其誰兄誰弟。乃以粥一盌，箸一雙，與二人食，以觀其兄弟。見弟讓其兄而知之，乃以實告父母，嫁其兄，夫妻情愛日密。

至後待弟或不如初，弟自生羞愧，謂兄愛妻而忘弟，乃不告兄而去。待至村野間，忽遇溪泉，無船可渡，獨坐慟哭而死，化爲一榔，檳榔是也。出於其口。及兄覺失弟，辭妻追尋，見弟既死，遂投身於樹邊，成一石塊，蟠結樹根。妻怪其夫不還，乃追而尋之。及到處見夫已死，遂投身抱石，化爲一藤，旋繞石上，葉味芳辛。芙蒥是也。劉氏父母追思哀慟，乃立祠於其地祀之。時人經此皆焚香致拜，稱爲兄弟友順，夫婦節義。

七月間，暑氣未退，雄王巡行，軍駐蹕避暑於此。見祠前樹葉繁密，藤葉彌蔓，王甚愛。審視問之而

知其事,嗟嘆良久,即令侍臣採藤葉,王親咬之,唾於石上,見其色鮮紅,覺爲佳味,乃取而歸。始命以火燒石爲炭,與樹果藤葉合一而食,甘脆芳辛,唇頰生紅,乃傳誦天下,隨處種樹,凡嫁娶會同大小禮,皆以此物爲先。此南國檳榔之所由始焉。

一夜澤傳

雄王傳至三世孫，王生一女子仙容媚娘，年十八，容貌秀麗，不願嫁夫，好遊行天下，王孌而許之。每年二三月間，裝載船艘浮海外，樂而忘返。

時江邊褚舍津有人名褚微雲，生一童子，父子二人性本慈孝，家遇火災，財物罄盡，惟餘一布褌，父子出入互相衣之。迨父有病，謂其子曰：「父死則埋葬之，留褌與汝，庶免恥愧。」及卒，更以布褌埋葬。身體裸露，凍餒無聊，去就江邊持竿釣魚。每望見商賈之船，則立水中行乞。不意仙容船卒至，聞其鐘鼓管籥之聲，見其儀仗羽旌之盛，童子驚怖，無所逃蔽。浮沙中有盧葦一叢，扶疏三四株，乃避隱其中，爬沙成穴以藏身，復以沙覆其上。頃刻之間，仙容駐船於此，遊次沙上，遂命以幔幮圍蘆葦叢爲沐浴之處。仙容入幔幮中解衣沐浴，灌水而沙自散，露出童子身。仙容認之良久，知其爲男子。仙容曰：「我不願嫁夫，今遇此人，露居同穴，是天使之然也。汝當亟起沐浴！」賜之衣裳，遂使同下一船，飲食晏樂。舟中之人皆以爲嘉會，古今所無也。童子具道所以藏，仙容嗟嘆，命爲夫婦。童子固辭，仙容曰：「天

爲作合，又何辭焉？」

從者馳奏雄王，王怒曰：「仙容不惜名節，巡遊道路，下嫁貧人，何面目見我！自今任汝，不得回國。」仙容聞之，懼不敢歸，遂與童子開市肆，立鋪舍，與民買賣，便成大市。今河澤市探市是也。外國商人往來販賣，敬事仙容、童子爲主。有大商至告仙容曰：「貴人出黃金一鎰，今年與商人出海外買貴物，明年得息拾鎰。」仙容喜謂童子曰：「我夫婦是天所使然，衣裳是天所與，今當取金一鎰，與商人出海外。」海外有瓊園山，山上有小庵，商人泊船汲水，童子登遊其庵。庵有小僧，名佛光，傳法與童子，聽法，付金與商買物。迨商回，復至此庵，載童子歸。僧人贈童子一杖、一笠，且曰：「靈通已在此矣。」童子回，具以佛道告仙容。仙容覺悟，遂廢市肆商賣，相與遊四方，尋師學道。有一日遠行，日暮未及到家，暫息於途，植杖覆笠以自蔽。逮夜三更，現出城廓，珠樓寶殿，臺閣廊宇，府庫廟社，金銀珠玉，牀席帷幕，仙童玉女，將士侍衛，羅列滿前。明日見者驚異，持花彩玉食之物進獻稱臣，文武百官，分軍宿衛，別成一國。

雄王聞之，以爲女子稱亂，發兵擊之。官軍將至，羣臣請命，將以禦之。仙容笑曰：「非我所爲，乃天所使。生死在天，何敢拒命。順受其正，任其誅戮〔二〕。」時新某之衆驚潰奔散，惟舊衆獨在，與仙容同處。及官軍至，駐營於自然洲，猶隔大河，會日暮未及進軍。至夜半，大風忽起，揚沙拔木，官軍大亂。仙容部黨一時拔去升天。其地陷成大澤。明日民間望之不見，以爲靈異，遂立祠堂，時時致祭。名其澤曰一夜澤，其洲曰自然洲，或曰幔巾閫洲，其市曰河市。

後至前李南帝朝，梁兵來侵，南帝命趙光復爲將以禦之。光復齋戒，率其衆藏居澤中。其澤深闊沮洳，難於進止。光復獨乘木船以便往來，賊不知其所在。當夜暗以木船突出擊之，奪取糧食，持久以老

其師。三四年間，鋒不得交。伯先嘆曰：「古謂一夜升天大澤，信矣！」會侯景亂，梁主乃召伯先北還，委裨將楊孱統其衆。光復齋戒設壇於澤中，焚香致禱。忽見神人騎龍降於澤中，謂光復曰：「我雖升上天，靈異尚在。汝能誠禱，故來救助，以平亂賊。」遂脫龍爪以授光復，曰：「以此插兜鍪上，所向成功。」言訖不見。光復依其言奮身突擊，梁軍大敗，斬其將楊孱死陣，梁軍退走。聞南帝殂，遂自立爲趙王，城於武寧郡之鄒山。

【校勘記】

〔一〕「任其誅戮」，「戮」字原作「僇」，據文意改。

董天王傳

雄王第六世,天下熙洽,民物富庶,殷王以其缺朝覲之禮,將托巡狩而侵之。雄王聞之,召羣臣問攻守之策。有方士進言曰:「莫若求龍君以陰相。」王從之,遂築壇齋戒,置金銀幣帛於壇中,焚香致敬三日,天大雷雨,忽見有一老人高九尺餘,豐面大腹,鬚眉皓白,坐於岐路,談笑歌舞,見者意非常人,入告於王。王親行拜之,迎入壇内。老人不飲食,亦不言語。王前來問曰:「今聞有北兵將來攻,勝負如何? 若有見聞,即具告我。」老人良久素籌肅卜,謂王曰:「三年之後,賊來到之。」王又問計,老人曰:「若賊來時,當嚴整器械,精練士卒,爲國家威勢,且遍求天下,能破逆賊則分封爵邑,傳之無窮。得其人則賊可平矣!」言訖,騰空而去,始知其爲龍君也。

比及三年,邊人告急有殷軍至。王如老人語,遍求天下。行至武寧郡扶董鄉,有富家翁年六十餘生男,三歲不能言,仰卧不能起坐。其母聞使者至,戲之曰:「生得一男,徒能飲食而不擊賊,以蒙朝廷之貴,報乳哺之恩。」兒聞母言,勃然言曰:「母呼使者來,試問何事?」母大驚,喜告其鄉鄰,謂其子已能

言。鄰人亦驚異，遽告使者。使者問曰：「爾小兒方能言，何爲呼我來？」小兒乃起坐，謂使者曰：「速歸告王，錬爲鐵馬高十八尺，鐵劍長七尺，鐵笠一頂。兒騎載以戰，賊自驚散，王何憂乎？」使者回告於王，王喜曰：「吾無憂矣！」羣臣皆曰：「一人擊賊，如何可破？」王曰：「此必龍君救我，前年老人所言，的不虛説。諸公勿疑。」仍命以鞕鐵五十斤，錬成鐵馬、鐵笠，使者賫至。母見而大驚，恐禍及已，憂懼，告兒。兒大笑曰：「母但多具酒食與兒吃，擊賊之事，母勿憂也！」

軀體忽然環大，食日費，其家供給不足，鄉鄰爲供牛酒餅果之需，兒嘆不能完腹。布帛綿纊之服不能蔽形，至取蘆花繼之。及殷兵至鄒山，兒始伸足而立，長十餘丈，仰鼻而嚏，連十餘聲，拔劍厲聲曰：「我是天將！」遂戴笠騎馬馳走如飛，揮劍而前，官軍隨後，進逼賊壘，陣於鄒山之下。殷軍大潰，倒戈相攻。殷王戰死於鄒山，其餘黨羅拜曰：「天將！」皆來降服。行至安越朔山，脱衣服於榕樹，騎馬升天，獨留石迹於山下焉。

王思其功，乃尊爲扶董天王，立祠於本鄉之園宅，賜田一百頃，晨昏享之。殷世歷二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不敢加兵。四方聞之，亦皆畏服來附於王。後來李太祖封爲衝天神王，立廟在扶董鄉建福寺側，塑像在衛靈山，春秋致祭焉。

蒸餅傳

雄王既破殷兵之後，國内無事，思欲傳位於子，乃會諸官郎公子二十二人，謂之曰：「我欲傳位，有能爲我願，欲期以珍甘美味，歲終薦於先王以盡孝道，方可傳位。」於是諸子各搜水族珍奇，遠方魚獵市鬻，務得異味，不可勝數。

獨第十八子郎僚母氏寒微，先已疾故，左右寡少，難以應辨，晝夜憂思，寤寐不寧。忽夢神人告曰：「天地之物，米以爲貴，所以養民，能壯人者也。人食不能厭，他物莫能先。若以糯米作餅，或舂粘爲圓以象天，或裹爲方以象地，中藏美味以則天地包涵萬物之狀，寓父母養育之恩，如是則親心可悦，尊位可得。」郎僚驚覺，喜曰：「此神助我也，當遵而行之。」乃擇糯米之精白圓完無所缺者，淅之潔净，以青葉有表爲方形，置殊味於其中，煮而熟之以象地，號曰「蒸餅」。又以糯米炊之，要欲至熟，搗而爛之，作圓形以象天，故曰「薄持餅」。

至期王會諸子，具陳物饌，歷而觀之，諸子所獻無物不有，惟郎僚獨作方餅、圓餅以進，王異之。問

諸郎僚，具對如神人所告。王親嘗之，百味皆有，適口不厭。諸子所陳，莫能加之。王嘆賞良久，以郎僚爲第一，歲終節候常作郎僚所進蒸餅以奉父母。天下效之，傳至今。以其名郎僚，故呼曰「節料」。王乃傳位於郎僚。兄弟二十一人分守藩鄉，立爲部黨，據守山泉，以爲險固。

其後互相争長不睦，各立木栅以遮護之，故曰册，曰雉，曰莊，曰坊，自此始也。

西瓜傳

昔雄王之世，有臣枚安暹，本外國人也。甫七八歲，商船載來，王買以爲奴。及長，面貌端正，記識事物，王賜姓枚，名偃，號安暹。賜之一妾，生得男女，寵任以事，漸成富貴，人咸畏服，苞苴踵門，無物不有，遂生驕熳之心。嘗自言曰：「都是我前身之物，不曾顧有主恩。」王聞之，大怒曰：「爲人臣而不知主恩，自生驕慢，謂都是前身之物，今姑置於海外無人之地，尚有前身之物否？」乃放枚偃於峡山石海口外沙洲，四邊無人迹通焉。留之糧食纔足四五月，使食盡而死。其妻恐慟曰：「我死於此，無復生矣。」安暹笑曰：「天既生我，天必養之。生死在天，吾何憂乎？」

居無幾何，忽有一白鳥飛從西來，止於山隅，鳴三四聲，吐瓜核六七個落於沙上，萌自發生，延蔓茂盛，結成果實，綿之成夥。安暹喜曰：「此非怪物，乃天之所養我乎？」剖而食之，其味馨清而甜密，淡爽精神。每年種之，不可勝食，又以易穀米，給食妻子。時不知其名，因鳥啣自西來，號曰西瓜。漁釣商賣之客、共説其味，各以所有，並來貿易。遠近林港之民争買其核，效其時種，散及四方。

後王思之，使人就所居問其存否。其人來告於王，王嘆曰：「彼前身之言，誠不虚也。」乃召還，復其官職，賜以奴婢，名其所居洲沙曰「安暹洲」，其窩曰「枚窩」，今峩山縣安暹洲是也。時或推安暹爲西瓜父母，至今猶存，呼西瓜祖妣，蓋西瓜自安暹始也。

白雉傳

周成王之時，雄王命其臣稱越裳氏獻白雉於周。言語不通，周公使人重譯，然後始通。周公問曰：「交趾短髮文身，露頭跣足，何由若此？」使者應曰：「短髮以便入山林。文身爲龍府之形，遊泳於水，蛟龍不敢犯。跣足以便緣木。刀耕火種以避炎熱。檳榔以除汙穢，故成黑齒。」周公曰：「何爲而來？」使者應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今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來！」周公曰：「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及記黄帝所言曰：「交趾方外，無得侵犯。」賞以貢物，教戒放回。使者還，忘其歸路。周公賜以駢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後孔子作《春秋》，以文郎國爲要荒之地，文物未備，故置而不載云。

卷之二〔二〕

李翁仲傳

雄王季世，慈廉縣人姓李名身，生而長大，高二丈三尺，驍悍殺人，罪應致死，雄王惜不忍殺。

至安陽王時，秦始皇欲加兵我國，安陽王乃以李身獻之。始皇得之甚喜，用爲司隸校尉。及始皇并有天下，使將兵守臨洮，匈奴不敢犯塞，封爲車信侯，乃命歸國。後匈奴再犯塞，始皇思李身，復遣使來。身不肯行，竄在村澤。秦人責之，安陽尋久不得，詐云已死。秦問何由而死，以泄瀉爲對。秦始皇使驗之，遂煮粥攪地中以爲實迹。秦命以尸來，李身不得已，乃自刎，以水銀塗其尸而納諸秦。始皇嘆息，鑄銅爲像，號李翁仲，置咸陽宫司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每四方使至庭，使人潜摇動，匈奴以爲生校尉，不敢犯塞。

至唐趙昌爲交州都護，夜夢與李身講《春秋左氏傳》，因問其故宅，立祠祭之。迨高駢平南詔，常顯靈助順。駢重修廟宇，雕木爲像，號李校尉祠。今在慈廉縣布兒社，近大河，去京城之西五十里，今布兒改爲瑞香。每年仲春致祭之。重興元年，敕封威猛。四年，加英烈。興隆二十一年，加輔信。

【校勘記】

〔一〕「嶺南摭怪列傳卷之二」，此標題原無，據目録補。

越井傳

越井在武寧郡之鄒山。雄王三世，殷王舉兵南侵，駐軍於鄒山之下。雄王求助於龍君，龍君化爲董天王，騎鐵馬以擊之，殷將士皆奔潰。殷王敗死於山下，爲地府君。民爲之立祠，四時奉祀。歲久寖衰，無人奉祀，廢成荒祠。本國人崔亮仕秦爲御史大夫，常經過其地，憫其頹壞，遂重修廟宇。因題詩云：

古人傳道是殷王，巡狩當年到此方。山秀水流空見廟，精升迹在尚聞香。
一朝勝敗無殷德，萬載威靈鎮越裳。百姓從斯留奉祀，默扶國祚永無疆。

後壬囂、尉陀將兵南侵，復駐此山，重修廟貌，嚴加奉祀。殷王感其德，欲報崔亮之功，使麻姑仙出於境上尋之。時亮已死，惟子崔偉尚在。正月上元節，方民遊於祠，或獻玻瓈一雙，麻姑手指玩看，忽墜地破缺，衆人從取追償。麻姑著敝衣，人不知其爲仙，痛加箠楚。偉見而憐之，解衣代償。麻姑得免，因問其所居。偉具道其父之由，麻姑知其爲崔亮之子，喜謂偉曰：「今吾固無報，他時必有以報之！」遂授偉以艾一束曰：「當謹守此，勿離於身。若人有肉瘻，炙之即消，必得大富！」偉受之，亦不識其爲仙

藥也。

一日,就親友道士應玄家。玄有肉瘻在首,偉曰:「我得艾一束,能治此疾。請爲治之。」玄許諾。偉乃以艾炙,其瘻自消。玄曰:「是仙藥也。無物以報,願別恩以報之。我有親戚貴人,亦有此疾,常言能療治,則罄家財與之不吝。請君治之,因以爲報!」

玄引偉至壬囂家,囂使偉炙之,其瘻即愈。囂甚喜,養偉爲義子,爲開學堂以教之。偉性聰明,好鼓琴,囂女芳容見而悦之,因與私通,情意眷戀。囂子任夫知之,欲致之死。及歲終祀猖狂神,任夫意欲以偉祭之,乃誘偉曰:「年終薦猖狂神,未得其人。今日不可外行,且入公廳房以避之,庶無後悔。」偉不意,從之。任夫鎖其門,不得出。芳容知之,潛以刀與偉,令鑿壁而出。夜間暗行,徑趨就應玄家。

奔行山上,忽墜穴中,見四顧皆石壁,有一蛇黄角赤口,青鬛白鱗,額下有肉瘻,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蛇出食石乳,見乳皆空盡,舉首視偉,欲吞之。偉甚恐,跪拜曰:「臣避難墜此,無以充腹,資食王物,誠爲有罪。王額下肉瘻,臣請以艾炙之,願寬臣罪,以盡小技。」蛇即仰首如求炙之狀。忽見野燒一片火飛下穴中,偉取炙之,瘻即消愈。蛇乃彎身引偉前,意欲令偉乘之。偉即騎其背出穴中,當一更,至岸上,寂無人行。蛇摇尾而下,復入穴中。

偉獨行迷路,忽見一城門,上有高樓,赤瓦玲瓏,漆光照耀,門挂赤扁金字,題曰「殷王城」。偉立門傍,頃刻無人往來,即步入門庭,見庭邊有池,其中有五色蓮花,其池上有槐柳數行。街衢平坦,玉殿珠宫,廊宇宏敞。殿上設雙金牀,鋪錦花席,上有琴、瑟二張。偉徐之來前,試把琴、瑟鼓之。良久,見金童玉女數百餘人侍衛殷王后,開門而出。偉大驚趨下殿庭伏拜。后笑曰:「崔官人何自來?」接引入殿

上謂曰：「我殷王祠積年荒廢，賴崔御史重修之力，世人效之，奉祀無窮。王已命麻姑尋來報德，不遇御史，只見公子，未有以報。今得睹其面，然上帝敕王朝天矣。公姑至此。」因賜偉以飲食，勸之醉飽。食罷，忽一人長鬚大腹奉表跪奏曰：「正月三日，北人任囂被猖狂神打死。」奏畢，后謂曰：「羊官人再引崔公子歸世。」后謝送歸。羊官人使偉閉目，坐於眉間，一刻餘已到山上。羊官人化作石羊立於山中，今猶在鄒陽越王祠後。

偉歸到應玄家，具道其事。至八月初一日，偉又與玄出遊，見麻姑仙携一仙女賜偉，使爲夫婦，並賜以龍燧寶珠。是珠也，自開闢之初，已有雌雄一雙，由黄帝歷殷傳爲世寶。鄒山之戰，殷王佩之而死，埋藏地中，珠之光彩衝天。秦時兵興，珍玩俱焚。望氣者知龍燧寶珠尚在南方，遠來求索。至是殷王以珠報偉，北人以金銀鍜子價成五萬買之，偉於是大富。

後麻姑仙迎偉夫婦去，不知所之。今井已荒成涸穴，猶在鄒山，俗傳爲越井岡云。

金龜傳

甌貉國安陽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爲婚不得而成怨，泮欲成前志，舉兵攻雄王，滅文郎國，改號甌貉而居之。築城於越裳之地，隨築隨崩。王乃立，壇齋戒祈禱。三月初七日，忽有一老人從西而來，直到城門，嘆曰：「建立此城，何時而就！」王迎入上殿，拜而問曰：「我築此城，既就復崩，損傷功力而不能成，何也？」老人曰：「他日有江使來與王同築方成。」言訖，辭去。

翌日，王立東門望之，見金龜從東而來，立於水上，能作言語，自稱清江使者，明知天地陰陽鬼神之事。王喜曰：「此老人所以語我也。」遂命以金輿舁入城中，延坐殿上，問以築城不就之故。金龜曰：「此山川精氣，前王附之爲國報讐。並有千歲白雞化爲妖精，隱在七曜山。山中有鬼，乃前代樂工埋葬於此，化爲鬼。傍有一館，宿人往來，館主名悟空，有一女，並有白雞一隻，是鬼精之餘氣。凡人往來至此泊宿，鬼精化爲千形萬狀，以害殺人，死者甚多。今當取白雞并館主之女殺之，其精自滅。彼必化爲妖書，令鴟鴞啣之，飛上旃檀之樹，奏於上帝，乞壞其城。臣吃墜其書，王速收之，則城可就。」

金龜乃使王托爲行路人寓宿館中，置金龜於門楣上。悟空曰：「此館有妖精，夜常殺人，郎君不可宿。且今日未暮，宜速行他處，莫致取禍。」王笑曰：「生死有命，鬼魅何爲！吾不足畏也。」乃留宿。夜間，鬼精從外來，呼曰：「何人在此，不速開門？」金龜叱曰：「閉户汝何爲？」鬼精放火，變作萬狀，詭異多方，以驚怖之，終不能入。至雞鳴時，衆鬼散去。金龜令王追躡至七曜山，鬼精收藏殆盡，王乃還館。

明日館主呼人同來，欲行收葬宿泊人身尸，見王在坐，語笑自如。館主趨拜曰：「郎君安得若此？是即聖人也。」乞求靈術以救民生。王曰：「殺爾白雞而祭，則鬼精盡散。」悟空從之，殺白雞，而女子自然倒死。即命人掘七曜山，得古樂器及其骸骨，燒掘成灰，投諸江流。時日將晚，王與金龜登越裳山，見鬼精已化爲鴟鴞啣書升旃檀上。金龜遂化爲鼠，隨其後，啣鴞足，書墜於地。王速收之，其書壺食過半。自是鬼精盡散，無復作怪，築城半月而就。其城延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鬼龍城」。唐人呼爲「昆侖城」，謂其城最高也。

金龜因辭歸，王感謝曰：「荷君之恩，其城已固。如有外侮，何以禦之？」金龜曰：「國祚修短，社稷安危，天之運也。人能修德，可以延之。王有此願，何所愛惜。」乃脱其爪授王曰：「倘有賊來，用此作弩向賊前，則無憂矣。」言訖，遂歸東海。王自送之。仍命其臣皋魯造弩，以爪爲機，號「靈光金爪神弩」。

是後，趙陀南侵，與王交戰。王以神弩射之，陀軍敗走，屯於鄒山，與王對壘。陀知王有神弩，不敢再戰，遣使請和。王喜許小江今月德江。以北陀治之，以南王治之。未幾，陀遣子仲始入宿衛，求婚王女媚珠。王不意陀父子姦計，更許之。仲始誘媚珠竊取神機弩，潛作別機，換取金爪藏之。詐媚珠以歸國省親，因曰：「夫婦之情，不忍相忘；父子之恩，不可偏廢。吾且歸省，有如兩國失和，南北隔別，我來

尋汝，將用何物表識？」媚珠曰：「妾爲兒女子，遇此暌離，情難勝矣。妾有鵝毛錦縟纏附於身，到那時節，拔毛置諸岐路以示所在，庶得相救。」

仲始辭謝，挾弩機以告陀。陀得之甚喜，發兵攻王。王恃神弩，不設備，圍碁自若，笑曰：「陀不畏吾神弩耶？」及陀軍進逼，王舉弩射之，神機已失，衆遂奔潰。王坐媚娘於馬後南奔。仲始認鵝毛追之。王奔至海濱，窮途無舟可渡。王大哭曰：「天喪予乎？江使何在，速來救我！」金龜踴出水上，叱曰：「乘馬後者賊也，當殺之，吾方救得。」王乃拔劍斬媚珠。媚珠臨死，仰祝曰：「妾爲女子，有叛逆之心，謀害其父，則死成微塵。若忠信一節，爲人所詐，則化爲珠玉，雪此讐恥。」媚珠死於海濱，血流水上，蚌蛤吸入心，化成明珠。

王持七寸文犀，金龜開水引王入海。世傳，演州高舍社夜山是其處也。陀軍到此，茫無所見，惟有媚珠死尸。仲始抱其尸將歸螺城，化爲玉石。仲始痛惜不已，還於妝沐處，想見媚珠形體，遂自投井底而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此井水洗之，色愈光瑩。因避媚珠，故呼明珠爲大玖、小玖云。

蠻娘傳

漢獻帝時，太守士燮築城於平江南邊，今天德江。城之南舊有佛寺名福嚴，有僧自西來號伽羅闍梨，住持此寺，能知獨踋之法。男女老少，信慕敬事，號爲尊師。人人求學佛道。

時有一女名蠻娘，父母俱亡，家中貧苦，亦篤求學道。然訥其言語，不能與衆誦經，常居厨竈，搗米採薪，躬親炊爨，以供養一寺之僧及四方學者。五月間，夜則短促，蠻娘供厨已熟，僧徒誦經未已，未暇食粥。蠻娘坐待，假寐於門閾間，不意忘飢熟睡。迨僧徒誦罷，各歸本房。蠻娘當門獨卧，僧闍梨步過其身，蠻娘欣然心動，胞裏受胎。三四月間，蠻娘有慚色而歸，闍梨亦羞而去，至三岐路江頭寺居之。蠻娘滿月生獲一女，就江頭三岐路樹下，付與曰：「我寄此佛子與汝藏之，名成佛道。」闍梨、蠻娘相辭而去，闍梨與蠻娘一杖曰：「我以此賜汝，若見歲時大旱，當以杖掉地出水以救生民。」蠻娘敬受而還，復居本寺。每遇歲旱，常以此杖掉地，自然水泉湧出，民多賴之。

時蠻娘已八十餘歲，適樹摧倒，流至寺前江津，盤旋不去。人競斫爲柴，斧斤一皆破缺。乃相率鄰

里三百餘人曳之，亦不動。會蠻娘下濱洗手，戲而撑之，樹即轉移，衆皆驚異。因使蠻娘曳之上岸，令匠人造爲佛像四相。逮斫樹中三段，惟一段所藏女處，則已化一石甚堅，匠之斧斤盡缺。投之淵中，石放出光芒，頃刻餘始沉，匠人皆倒死。咸請蠻娘來禮拜，借漁人入水取之，迎入佛殿，貼之以金而奉事。闍梨始置佛相，而名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呼蠻娘爲佛母。四月十八日自然而死，葬於寺中。民人以爲佛生，四方老少男女常聚此寺，遊戲歌舞，世呼爲「浴佛會」，至今猶存焉。

傘員山傳

傘員山在南越國都京城之西。其山屹立，圓如傘形，故名焉。初貉龍君娶嫗姬，生一胞百卵，一卵一男。龍君將五十男歸海，五十男同母嫗姬分治天下，號曰雄王。而傘員山大王〔一〕，乃歸海五十之一焉。王自海國由神符海口而歸，尋高爽清幽之地，民俗淳樸之鄉而居之。遂泝大江以至龍編城龍肚之地，將欲留居，有不滿意。後泝瀘江而上，至福禄江畔番津，望見傘山崇高秀麗，三山羅立，儼然如畫，山下之人俗尚素樸，王於是開一條路，其道如弦，自番津正向傘員之陽，行至衛洞，又行至巖泉別源之處，又行至石畔，上雲夢山頭以居之。或時遊小浙横江以觀漁。凡經過村落，皆作殿宇以爲憩息之所。後人因其迹，乃立祠以奉事之。旱時禱，潦時祈，禦大災，捍大患，捷於影響，爲最靈應。又晴明之日，如有幡幢之狀，縹緲山谷間，附近之民皆謂之山神現。

唐高駢在安南，欲壓勝靈迹，剖十七人，皆未嫁之女，去腸以惡草充其腹，被以衣裳，坐以登椅，祭以牲牢，向能舉動則拔劍斬之。凡愚弄諸神，率用此術。駢乃以此薦傘員山，見王乘白馬於雲端唾之而

去。騈嘆曰：「南方靈氣未可量，王氣烏可絶也！」其威靈顯著如此。

世傳王與水精爭娶雄王之女曰媚娘，王備聘禮先至，雄王嫁之，王迎歸傘員山。水精後至，乃啣怨，率水族擊王以奪之。王乃以鐵網横截慈廉江以遏之。水精别開一小江，自湴仁江出喝江，入沱江，以擊傘員之後。又岐開小浙江以向傘員山之前，所至甘蔗、東樓、古鶚、麻舍、浴江之嵛，破窘爲淵，以通水族之衆。常起風雨晦冥，引水以攻王。山下民見之，即編竹爲疏籬以護之，擊鼓相舂大噪以救之。每見梗梃流著疏籬之外，輒射之，中死盡成蛟龍魚鱉之尸，流塞江渚。水精之衆屢敗而還，然未曾冷怒。遞年七八月間，常多溢水，禾穀損壞，山下之人遍受其害〔二〕，至今猶有之。世人皆云，山精、水精爭娶婦焉。

重興元年，敕封佑聖王。四年，加匡國。興隆二十一年，加顯應。

【校勘記】

〔一〕「而傘員山大王」，「員」原作「圓」，據標題改。

〔二〕「山下之人偏受其害」，「偏」原作「徧」，據文意改。

龍眼如月二神傳

黎朝大行皇帝天福元年辛巳，宋太宗命將軍侯仁寶、孫全興等將兵南侵。至大灘江，黎大行將軍范巨倆軍於屠虜江以拒之，對壘相守。大行夜夢見二神人拜於江上曰：「臣兄弟一名張吼，一名張喝，先事趙越王，常從征伐逆賊以有天下。至後李南帝篡國，聞臣兄弟之名而召之。臣等義不辱，飲鴆而死。上帝憫其有功，嘉其忠義一節，賜爲神部將官，統領鬼兵。今宋兵犯境，爲我國生靈之苦，故臣等來見，願與皇帝共討此賊，以救生民。」大行覺寤，謂侍臣曰：「此神助我也！」即御舶前，焚香致敬，祝曰：「神人能助我成此功業，則褒封血食，萬世無窮。」遂殺牲宰牢致祭，賜以衣冠、紙錢、象馬等物焚之。是夜復夢見二神人，共著所賜衣冠，前來拜謝。至後夜夢見一神人領白衣鬼部，自平江而南來；一神領赤衣鬼部，由如月江而下，並向賊營以擊之。十月二十三日，夜當三更，天氣昏黑，暴風疾雨大作，宋兵驚潰。隱然見一人立空中，高聲吟詩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已定在天書。如何逆賊來侵犯，汝等行看取敗虚。

宋兵聞之，躪藉四散，各自奔逃，生擒不可勝數。宋兵乃還。大行旋軍報捷，褒封二神王，其弟曰「威敵大王」，立祠於龍眼三岐江，使龍眼、平江之人奉祀之；其兄曰「卻敵大王」，立祠於如月鄉，使沿江之民奉事之，至今猶存焉。

徐道行阮明空傳

佛迹山天福寺禪師姓徐名路，字道行。父榮仕李朝，爲僧官都察，常遊安朗鄉，娶曾氏女，因家焉。路，曾氏所生也。少事遊俠，倜儻有大志，常與儒者費生、道士黎全義、伶人潘乙相友善。夜則刻喜詩書，日則弄笛擊球，博戲爲樂。父常責其荒怠。一夕潛入卧内竊伺，見燈火爛殘，簡編堆積，路方據案而睡，手未釋卷，由是不復爲慮。後應僧科，中白蓮科。

未幾，父以邪術忤延成侯。侯籍太顛禪師以法毆殺，投尸於蘇瀝江。流尸至决橋侯家處，忽立而指，竟日不去。侯懼〔一〕，馳告大顛。顛至，偈曰：「僧恨不隔宿。」尸應聲倒去。路思復父讎，計無從出。一日，伺顛出，欲邀擊之。俄聞空中聲云：「止之！」路懼，舍杖而去，欲往公度國求靈術以抗顛。途經金齒蠻，險阻而還。乃隱於佛迹山巖内，日常專持誦大悲心經陀羅尼咒，滿十萬八千遍。一日，見神人來謂曰：「弟即四鎮天王也，感師持經功德，故來相候以備指使。」路知道法已圓，父讎可復。親至决橋步頭，試以所持杖投急流水中，杖逆水如龜行，至西陽橋乃止。路喜曰：「吾法已勝顛矣。」乃直至

顛所，見顛謂曰：「汝不記前日事耶？」路仰視空中，寂無所睹，欲毆而擊之，顛發病而死。自是宿怨雪盡，俗慮灰寒，遍歷叢林，訪求正印。

聞喬智玄於太平寺，躬往參謁，且問真心偈云：

久混風塵未幾金，不知何處是真心。願乘指引開方便，萬里如無斷苦尋。

智玄答偈云：

玉瓢秘訣演沙音，個中滿目露禪心。河沙竟是菩提道，擬向菩提隔萬尋。

路茫然不契，遂去之法雲崇範會下問曰：「如何是真心？」範云：「阿維那個不真心？」路豁然自得云：「如何成也？是偶住。」範云：「飢食渴飲。」路拜謝而去。自是法力有加，禪緣愈篤，山蛇野獸，羣來馴擾。燃指禱霖，咒水治病，無不立驗。有僧問：「行住坐卧，盡是佛心？」路示偈曰：

作有塵沙有，爲空一相空。有空如水月，勿著定空之。

又云：

日月出巖頭，人人失火珠。富有乘驢子，行步不騎駒。

南李朝仁宗皇帝，未有皇嗣。會祥符天慶三年，清花府人上言：「海濱沙洲有靈異小童，三歲解語，自稱皇子，號爲覺皇，陛下所爲，無不知之。」帝遣中使往視，果如其言，乃迎之至京師，居於報天寺。蓋覺皇乃太顛之生也。帝以其聰明英異愛之，欲立爲皇太子。羣臣相諫，以爲不可，曰：「彼誠靈異，必宜托生宫禁，然後可也。」帝從之，遂設大會七日夜，行托胎法。路聞之，私謂姊曰：「彼兒妖怪，惑人甚多，吾豈可坐視不救，以蠱惑羣心荒亂正法耶？」因使其姊觀會，密持所結印數株，插於詹上。會至三

日，覺皇瘦疾，語人曰：「遍滿國界，鐵網羅罩，托生無路矣！」帝疑路咒解，收之果獲[二]。命繫於興聖樓，會臣僚議罪。崇賢侯帝之弟。適遇路哀訴曰：「願垂力救貧僧幸免，異日寓托胎中，以報其惠。」侯領之。及會議，僉曰：「陛下以無嗣故祈彼托生，而路妄自咒解，宜加其僇以謝天下。」侯獨奏曰：「覺皇如有神術，雖路咒解，夫何？害今反始是，則路出覺皇遠矣。與其罪路，莫若聽其托生。」帝乃恕之。路徑詣侯弟告謝，即於夫人杜氏浴處過視之。夫人怒以告侯，侯素知其意，竟不之詰。路囑侯曰：「他日夫人臨誕時，必先相告。」後二年，夫人果有娠。至期產難，侯追念路前日之言，使人馳報路。路見報至，乃澡身易服，謂其徒曰：「吾宿因未了，且復托生出世間，暫爲國王。及壽於時，又爲二十三年天子。若見其身殞壞，則我入陀隍，不復生滅矣。」其徒聞之，無不感嘆。路說偈云：

我來不報雁來歸，冷笑人間暫告悲。爲報門人休戀苦，古師幾度作今師。

言訖，入巖中尸解而逝。於是侯夫人遂生楊煥。年甫三歲，仁宗養之宮中，立爲皇太子。仁宗崩，太子即位，是爲神宗，乃路之化生也。鄉人以其靈異，納尸龕中奉事之，其形像今在國威府安山縣佛迹山天福寺巖中。

初長安大黄潭舍人阮至誠，居玉清寺，號明空禪師。少常遊學，遇道行，服膺道教，歷四十年。道行獎其有志，爲傳心印，且賜名高。及道行將謝世，謂明空曰：「昔吾世尊道果圓成，猶有金鎗之報，况於末法欠微，無能自保。我今托生人間，在人主位，生來病債，决定難逃。於汝有緣，但應相救。」及道行已化，明空還故寺居二十年，不求聞達。

時李神宗忽得瘦疾，憤痛之聲，鬫虎可畏，天下良醫應詔而至者千數，皆縮手莫措。時有小童謠

云:「欲蘇天子疾,須得阮明空。」乃遣使物色訪之,竟得明空焉。既至,諸方碩望已在殿上行法,見明空樸陋,蔑不加禮。明空親把大丁長五寸許釘於殿柱,揚聲曰:「有能拔此釘者,方能療病。」如是再三,莫敢應者。明空再以左手兩指輕輕拔之,釘隨出,衆皆駭服。及入侍帝疾,明空見帝即厲聲曰:「大丈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胡乃發如此狂亂耶?」帝大驚慄。明空令取巨鑊貯水煮之,既百沸,以手攪之數遍,灑帝身,其疾即愈。乃拜明空爲國師,蠲户數百以褒賞之。太平二年辛丑,明空去世,壽七十六。

附〔三〕:阮明空別傳

膠水鄉有空路寺,有僧名明空,治平間出家住持此寺,以德行知名。一日,明空從外來,其同房僧戲隱門内,躍出作虎聲以怖明空。明空笑曰:「汝修行,欲行虎耶?我等救汝。」後數年,僧尋没,化爲國王。年歲冠,忽遍體生毛,踴躍咆哮,惡如虎形〔四〕。廣求醫巫僧道,皆莫能措手。聞明空有法術,遣人乘船來請。明空以堝炮炊飯,欲食水手。使者笑曰:「水手人多,恐難遍及。」明空曰:「不然。衆且少吃,見我厚給。」由是棹卒四五十人食之,終不能盡,人皆奇之。臨晚乘船,又戒使者與水手皆熟睡一宿,待日出貧僧呼起,方可開船,不然且不去。使者懇請不得,偃卧假寐,但覺船下風聲冷然,移時日呼起,其船已在灣下泊矣。明空乃騰空入宫中,煮水油以洗國王,應手毛落,體遂平復。王問其故,對曰:「修行人一念迷者,懺洗而已,無難也。」又問曰:「師得何神通而能?」明空曰:「非術也。臣有風疾,無行不見果疾,不知何者爲空,乃信步耳,非神通也!」乃復空行回去,賜賚不受。王賜號「神僧」褒之。

李仁宗丙申七年夏六月，僧徐道行尸解於石室山寺。鄉人以其靈異，納尸龕中奉祀之，今佛迹山是其處也。每春三月七日，士女會於寺，爲一方勝遊，後人以爲僧忌日。道行尸至永樂年間，爲明人所焚。鄉人再塑像事之如初，今存焉。

【校勘記】

〔一〕「侯懼」，「懼」字原作「具」，據文意改。

〔二〕「收之果獲」，「收」下原有一「譯」字，與句意不合，今删之。

〔三〕「附」字原無，今徑補。

〔四〕「惡如虎形」，「惡」原作「亜」，據文意改。

南詔傳

南詔者，趙武帝陀之後也。昔漢武帝時，趙丞相呂嘉不服漢命，而殺漢使安國少季等。漢帝命路博德、楊樸等將兵伐之，擒衛陽王建德及呂嘉等，而併其國，乃置守令焉。趙氏既亡，子孫各散之四方，復會於神符横山空寂無人處，造船駕海，突入境内，刦奪海濱，殺漢守令，稱爲南趙，因訛爲南詔襲號。

迨三國時，吴王孫權命戴良、吕岱等爲牧守以治之。南自天擒山、河華、皇隍、横山、烏蹲海岸、史部、長沙、注堵、望盎、覆雷等處，山高海闊，波濤險阻，絶無人迹，南詔之衆據而居焉。其衆稍盛，乃以財貨珠玉通於西婆夜國，以相救助。

晋末，天下大亂，有土酋趙翁李，亦趙武帝之裔，兄弟衆多，勇力過人，爲衆所服，亦與南詔合縱，合二萬餘人。復以寶玉通於婆夜國，乞海邊隙地以居之。時婆夜國命取海濱源頭相雜各半分爲二路，上自葵州，下至演州，爲茹羅路；上自琴州，下至驩州，爲臨安路，分與南詔翁李統同焉。於是始築城於演州高舍鄉，東夾海，西至婆夜國，南至横山，自立爲王。東晋時，命將軍曹可收兵來攻。翁李於源頭險

阻伏兵擊之，又出連本山以避之。彼聚則我散，朝出而暮入，往來四五年間，未曾交戰。晉軍不耐嵐瘴，死亡過半，乃退還。

南詔侵掠長安都城各處，守令不能制。至唐愈盛。唐懿宗命高駢征之，亦不克而還。五代中，晉石敬塘命司馬李進將兵二十餘萬攻於塗山。南詔稍退，遂附於哀牢邊地，號頭模國，常以劫奪爲業，時發時止，未常弭息，今猶有之。

蘇瀝江傳

唐懿宗咸通中,命高駢爲都護,將兵擊南詔。遂置静海軍於安南城,以駢爲節度使。駢通天文地理,築羅城於瀘江之西,周三千步以屬駐焉。有小江從瀘江流入西北,徑過其南,回抱羅城,末流復入大江。六月雨水漲溢,駢乘輕舟順流入小江,方里許,忽見一老人鬚眉盡白,容貌奇異,遊浴於江中,笑語怡然。駢問叟姓名爲誰,老人曰:「我姓蘇名瀝。」駢復問曰:「叟家何在?」老人曰:「家在江中。」言訖,拍手晦冥,忽然不見。駢知是神人,乃名其江爲蘇瀝江。一日方旱,駢出立於羅城之東南,瀘江之畔,望之江中,大風忽起,波濤洶湧,雲霧昏暗,有異人立於水上,高二丈餘,身著黄衣,頭戴紫冠,手持金簡,空中光彩升降飛揚。日上三竿,雲氣未散,其形尚在。駢甚驚異,欲禱壓而未果。夜夢神人告曰:「勿壓我,我是龍肚之神,地靈之長。君來築城於此,未得相遇,故來見也。禱壓何憂!」駢驚覺。明日設壇行法,以金銀銅鐵爲符,誦咒三晝夜,埋符壓之。是夜雷電轟奮,風雨大作,頃刻之間,復見金銀銅鐵之符盡出地上,化爲灰燼。駢嘆曰:「此處既有靈神,不可久留以取凶禍。我當急歸北矣!」後懿宗召駢還,駢果被戮,乃以高鄩代治之。

楊孔路阮覺海傳

海清嚴光寺孔路禪師，姓楊氏，海清人也。世業於漁釣，乃舍其業而僧焉，常居伽持陀羅尼門經。章聖嘉慶中，與覺海爲道友，潛至薦澤寺棲踪焉。荷衣菜食，殆忘其身，外絶他求，内修科教，心神耳目，日覺爽然，便能飛空履水，伏虎降龍，萬狀千奇，人莫之測。後尋歸故鄉，創寺居之。一日有侍者啓云：「某自到來，未蒙指示，願陳一偈：鍛鍊心身始得清，森之直幹對虛靈。有人來問空之法，身在屏邊影集形。」師覺云：「汝將由來，汝將經來。吾爲汝接，吾爲汝憂。何處不與汝心願？」乃呵呵大笑。師覺常説偈云：

> 選得龍師地可居，野清終日樂無餘。有時直上孤山嶺，長嘯三聲塞太虛。

會祥符天慶李仁宗號十年己亥六月初三日，圓寂，門人收舍利函葬於寺門。有詔廣修其寺，蠲户二十以奉香火。

覺海禪師亦海清人也，居於本郡延福寺，姓阮氏。初慕釣漁，常以魚艇爲家，浮遊江海。年二十五，

遂捨漁業，落髮爲僧。初與孔路俱居薦澤，後尋歸海清。李仁宗時，常與通玄真人同召入連甍宫涼石侍坐。忽有蛤蚧對鳴，聒耳可惡。帝命玄以法止之。玄默咒，先墜其一。帝笑謂覺海師曰：「尚留一個與沙門師。」即咒，少頃，其一亦墜。帝異之，作讚曰：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亦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師由是馳名天下，僧徒領向。帝以禮待之，每駕幸海清行宫，親詣其寺。一日帝謂師曰：「應直定神可得聞乎？」師乃作八變誦，其身凌空，去地數丈，俄而復舊。帝與羣臣皆合手稱嘆。於是賜肩輿，出入闕庭。迨神宗朝，累召赴京，辭以老病不就。或問佛與衆生誰賓誰主，師示以偈云：

個角汝頭白，報汝作老容。若問佛境界，龍門遭點額。

及將告寂，復示偈云：

春來花葉便應期，花蝶應須便應期。花蝶本來留是約，莫言花蝶忽心持。

是夜有大星墜於太空東南隅，詰旦，師臨坐而逝。詔蠲户三十以舉香火，官其子二人以褒賞之。

何烏雷傳

陳裕宗昭豐年間，麻羅鄉人鄧士瀛爲安撫使，奉命往使北國。其妻武氏在家。本鄉有神祠名麻羅神，夜夜化爲士瀛，其容貌行止類若士瀛，入武氏房中與之通淫，黎明即去，不知所之。後夜，武氏問曰：「府君已奉命北使，如何夜夜得還，而晝則不見？」神詐曰：「帝已差別人使，吾侍左右，與帝圍碁，不許我出。我念夫婦之情，故暗夜偷還，與汝以瀉恩愛[一]，明旦急趨入朝，不敢久居。」雞鳴復去，武氏情猶疑之。

期年，士瀛使回，武氏胎已滿月。士瀛具收奏聞，下武氏獄。帝夜夢一神人來奏曰：「臣麻羅神，其妻武氏已有孕，被士瀛争之。」帝驚覺。明日命獄官押武氏就御前釋其事由，帝即判曰：「妻還士瀛，子還麻羅神。」

越三日，武氏生一黑胞，得一男子，皮膚如墨。至十三歲，名曰烏雷，色雖黑而肌潤如膏。十五歲，帝召入侍，甚寵愛之，賜爲親客。一日烏雷出遊，遇吕洞賓。洞賓問曰：「好兒郎意欲何求？」烏雷對

曰：「當今天下太平，國家無事，視富貴如浮雲耳。止欲聲色，以娛耳目而已。」洞賓笑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名留於世。」使烏雷開口視之，洞賓唾入使吞之，乃騰空而去。自是烏雷雖不識字，而敏捷便佞，多有過人，詞章詩賦，歌謡吟唱，嘲風弄月之聲，繞梁遏雲，人人自樂聞之。至於婦人女子，尤加悦焉，咸欲視其面。帝常命於朝曰：「如見烏雷姦犯誰家婦女，應將來帝前，謝錢一千貫。若私殺者，倍償一籌。」帝屢與之從遊。

時有仁睦鄉宗室貴人郡公主妸金，年二十三歲，其夫早亡，孀居，顔色艶麗，絶美無雙。帝悦之，求幸不得。帝嘗恨之，謂烏雷曰：「爾行何計得之？」對曰：「臣願用力，一年爲期。如不見面，是謀不成，則臣已死矣。」拜謝而去。歸家，即放卻衣裳，漫於泥濘，暴於暑雨，以致醜陋。因著布褌托爲牧馬奴，取鑣竹籠一雙，檳榔一封，擔就郡主門外，以檳榔賂閽童乞入主園刈草。閽童與之入。時五六月間，菜花梨園方盛，烏雷一切刈盡，納諸擔中。侍婢見花園已盡，傳呼縛之。執得三日，無人承訖。因問曰：「汝何家奴，胡不見主人來贖？」烏雷對曰：「僕是漂泊之人，無家主，亦無父母，常以倡見傭擔求食。乍見一官人繫於城南門外，馬飢無草，家童顧錢五文，使刈草一擔。僕喜得錢，不識菜花梨爲何等物，疑是草也。今無以償之，願入爲奴，以償花債。」於是留之門外。月餘，公主奴婢見飢渴，與之飲食。夜間常歌唱與閽童聽之。公主婢媵聞其歌聲，咸樂聽之。

有一夜黄昏時，不見點燈，公主暗坐，左右無人。公主大怒，呼侍婢來前，責以廢役不供之罪，欲箠楚降黜之。侍婢皆頓首謝曰：「臣等聞刈草奴歌唱之聲，心甚愛悦，樂而忘返，不意廢役至此，箠楚是甘。」公主置之不問。

時是月夜間初更，郡主與衆侍婢閑坐庭中，迎風玩月，以爲勝賞。俄聞烏雷歌聲，隔壁浄聽，恍若鈎天之節奏，殊非世上之聲音，精神融會，情思悽愴，尤愛悦之。即傳侍婢將烏雷入爲家僮，備在左右，漸爲密近之奴，常令吟咏以寫鬱結之情。烏雷乘此益勤奔走服役之勞，郡主愈加信寵，以爲客兒，晝則侍從左右，夜則執燈侍立，時使歌唱，聲音徹於内外。郡主爲之感動，遂成幽抑之疾。

累至三四月，其疾轉加，婢媵服事久而疲勞，夜深熟睡。郡主呼之，無人覺起，惟一烏雷應入侍疾逼近。郡主真情難禁，謂烏雷曰：「爲爾聲音，使我成疾。」遂與烏雷交通，其疾稍愈。是後情愛尤加，至忘妍醜之態，無所顧憚，欲以田莊與烏雷爲莊宅。烏雷曰：「臣本無家住，今遇郡主，真是天仙，臣之福也。臣不願田地及金銀珠寶，願得郡主進朝積金粧玉之冠，試之一戴，死瞑目矣。」郡主積金粧玉冠乃先帝所賜，使之進朝賀之禮，至亦與烏雷而無所惜。

烏雷得冠，乃暗行即歸，戴而見帝。帝見之甚喜，即召郡主進朝。烏雷戴粧玉冠侍立，帝問曰：「曾識烏雷否？」郡主顧之慚。烏雷有國語詩云：「㐱尼辱典於□碎，莊咍天福底朱雷〔二〕。」

自是烏雷名聞天下，王侯美女，常譏笑之。有國語詩云：

「婚節油莊院特迠，夜中清貴倹之㹃。於爲聲色輱𨡆沈，可惜朱麻史可哄〔三〕。」

雖有詩鄙之，然常爲聲音所率，避不能得，更與之私通。人人不敢縛箠，蓋懼前詔旨追償錢故也。後乃私通明威王家嫡女，拘獲未殺。翌日，明威王進奏：「烏雷夜入臣家，黑白難分，業已格殺，請命謝錢一千進納。」帝不知其未殺，即判云：「登時格殺，勿論。」時徽慈皇后乃明威王之親，故帝亦不著意。明威王歸而杖之，不死，即以杵搗殺之。烏雷將死，吟國語詩云：

生死羅丕說管色，男兒勉特㗂英豪。托皮聲色甘羅托，托黨帀鏚粘牿帀〔四〕。

又曰：「昔呂洞賓告我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其言驗矣！」

【校勘記】

〔一〕「與汝以瀉恩愛」，「瀉」原作「寫」，據文意改。

〔二〕「参尼辱典於罒碎，莊哈天福底朱雷」，喃文詩句，大意謂：我今委身充奴僕，惟願天緣屬雷福。

〔三〕「姶節油莊院特进，夜中清貴儉之馭。於爲聲色鏚醝沈，可惜朱麻史可唭」，喃文詩，大意謂：霜雪雖未能全保，高潔純真不讓仁，沈緬只因聲色好，實乃堪笑復堪悲。

〔四〕「生死羅丕說管色，男兒勉特㗂英豪。托皮聲色甘羅托，托黨帀鏚粘牿帀。」喃文詩，大意謂：男兒但求英名在，生死由天無須悲。寧爲聲色輕生死，爲黨捐軀太不值。

夜叉王傳

昔在上古時，南越甌貉國之外有妙嚴國，國王號曰「夜叉王」，一曰「長明王」，一曰「十頭王」。其國北接胡孫精之國，胡孫精國王十車王，太子曰微姿，其妻曰白净后娘，容貌美麗，世所罕有。夜叉聞之而悦，乃率衆攻圍胡孫精國，接得白净后以歸。微姿怒，遂領猕猴之衆，移山塞海，盡爲平路，攻破妙嚴國，殺夜叉王，復取净后娘而還。蓋胡精類乃猕猴之精，今占城是也。

卷之三

士王傳

按《三國志》：王姓士，名燮，蒼梧廣信人。其先魯國汶陽人也，遭王莽亂，避居於此。六世至王父名賜，漢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王少時遊學漢京，治《左氏春秋》，舉孝廉，拜爲尚書郎，以父事免。後舉茂材賢良科，除爲巫陽令。獻帝時，遷爲交州太守。值漢末三國鼎立，士王營清城。今黄編城是。獻帝聞之，賜王璽書，俾督七郡，領交州太守如故。王乃遣吏張旻奉使詣漢京，修職貢。漢帝復下詔拜爲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至吴王孫權，加封爲左將軍，并子三人，皆拜爲郎中將。及貢方物，吴王輒加賞賜，以答慰之。又拜王弟一領合浦太守，今驩州。鮹領九真太守，今奇華縣是。武領南海太守。今廣州是。

王體貌寬厚，謙恭待人，漢之名士避亂者多住依焉。我民皆呼爲王。漢袁藉與尚書荀彧致書，略云：交州士府君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方三十餘年，邊疆無事，民不失時，雖竇融守河西，何以加之？王之弟並爲列侯，分守雄長，出則車騎滿路，胡人夾轂焚香，當時貴重威振百蠻，彼尉佗不足論。

王壽九十歲，在職四十年，尤善於調燮元氣，教訓人才。及薨，葬於越地。至晉末，一百六十餘年，林邑人入寇，發王塚，見其體貌不壞，面目如生，爲之大懼，乃復埋葬之。世傳以爲王仙道云，遂立廟奉事。

唐咸通中，高駢平南詔，經過其境，遇一異人容貌秀麗，衣冠儼雅，遮路相接。高駢悦之，延至幕中，與語三國時事。出門相送，倏然不見。高駢怪之，問村人。村人指示，乃士王仙墓。駢嘆息良久，遂吟詩曰：

自魏黄初後，將來五百年。咸通唐八載，幸遇士王仙。

州縣之人，凡有祈禱，悉顯靈應。陳朝加封「嘉應威靈武大王」，至今爲福神，乃南國先賢也。今廟在超類縣青湘社隴廛村及嘉定縣三椏社〔一〕，墓亦在焉。廟有望祀亭，扁曰「南交學祖」。有對聯云：「朔甸文宗洙泗後，南交學祖洛閩先。」

【校勘記】

〔一〕「今廟在超類縣青湘社隴廛村及嘉定縣三椏社」，「村」字下原有一「人」字，爲衍文。

朔天王傳

按《禪苑集英》書：昔黎大行朝，有匡越太師姓吴氏，常遊平虜鄉衛靈山，悦其景致幽勝，乃創庵居之。夜三更時，夢見神人身披金甲，左手執金鎗，右手執寶鍤，從者十餘人，狀貌可畏，來謂之曰：「吾即鬼沙門天王，從者皆夜叉也。上帝有敕，令我往探南國之地，護此下民。於汝有因緣，故吾來相托。」師驚覺悟，俄聞山中有呵喝聲，心甚怖之。及旦，入山林，見大樹枝葉鬱茂，有瑞雲覆其上。師乃命工伐之，刻木作神像，如夢中所見，立祠奉祀之。

天福元年，宋兵入侵。帝素聞其事，命師就祠懇禱。時宋駐西結村，兩軍未接。宋兵忽見一人湧出波濤之間，高十丈餘，頭髮上指，瞋目而視，顯赫神光。宋兵見而驚駭，退兵保於支江。又遇波濤震動，蛟龍騰踴，宋兵驚懼，爲之奔潰。宋將軍郭逵乃班師回。帝褒其英靈，增立祠宇以崇奉事。或以爲董天王掃平殷賊之後，騎鐵馬至衛靈山，登榕樹冲天，遺衣尚在，至今世人猶呼爲易服樹。凡有所祈，用茶餅齋素而已。至李朝欲便祈禱，立廟於西湖之杲鄉，尊爲福神，載在祀典云。

乾海門三位夫人傳

按本傳：夫人姓趙氏，南宋公主也。母子三人，夫人其季也。陳仁宗昭寶元年，屬宋端宗，播遷海島，宋帝以病殂，御史文天祥兵敗，陸秀夫、張世傑等爲大將軍，立端宗弟帝昺爲嗣君。未幾，天祥被執北行。世傑與帝昺次舟於崖山，元張弘範以兵襲之，宋師大敗，秀夫抱帝沉於海，世傑亦溺死。宋兵死者十餘萬人。

夫人母子三人援得船板，飄到海岸上佛寺，飢困無所聊寓，僧見而憐之，與之飲食。居得數月，夫人肌膚復完，容儀特異。僧悦之，遽生淫慾，因夜間求通於夫人。夫人守節，拒之甚嚴。僧自悔慚愧，乃出海投身而死。夫人母子相泣曰：「吾母子賴僧養育，遂得生全。今僧以我故而死，吾何以生爲？」其母乃投身於海，夫人姊妹亦隨焉。僵尸飄蕩到我國之演州乾海門，棲泊岸邊。海人知其身體無損，且言自彼疆至此疆，海道險惡，不知幾千里，而衣服容貌宛然如生人，皆驚異以爲神靈。於是相率封窆，立祠奉事。凡遠近客人，舟行過海，或遇風波危急，篤心懇禱，呼吸之際，果得平安。至今隨處海門創祠以祭。

此南海福神之最靈者也。舊俗土人不知，以淫戲謔神，何其誤哉！宜痛加戒止，以旌表正直之神。

龍肚王氣傳

神本龍肚王氣君也。昔高駢築大羅城方畢，一日晡時，遊觀東城門外，倏然雲霧大作，見五色雲從地湧出，光芒奪目。中有一人被彩衣，粉飾奇偉，駕黄虬，手執金簡，隨煙盤旋，鬱鬱葱葱，其氣良久始消。駢異之，意謂精鬼，欲禱壓之。神作夢謂駢曰：「願公莫生疑心，吾非妖氣，乃龍肚王氣也。喜公新建城府，來相見耳。」駢覺寤。明日聚會衆人曰：「吾不能服遠人耶？何致外思，覘之不祥。」或請立法壇，設形像，以千斤鐵爲符以壓，駢從之。計既具，至夜天地晦冥，風雨振撼，裂碎鐵符，化成微塵。駢怒曰：「吾知其北歸矣。」已而果然，人以爲靈異，立祠於京師市之畔。

後李太祖建立京城，夢見神人再拜稱賀。王曰：「汝能保百年香火矣。」對曰：「但願聖祚綿綿億載，延長臣享百年之香火。」上覺寤，命以牲酒奠祭，封爲升龍城隍大王。有時大風振蕩，庯舍皆傾，上見神祠獨完如故，乃加封廣利大王。迎春祈福之禮，悉會祭於此。至陳朝，東市三度失火，未常延及。太

師陳光啓題詩云：

昔聞赫濯大王靈，今見方知鬼魅驚。火放三驅燒不及，風飄一陣扇難傾。
指揮彈壓諸邪衆，呼吸消除百萬兵。願仗餘威摧北寇，頓令寰宇晏然清。

出杜善《史記》並《報極傳》云〔一〕。近代有對聯云：「撲斷祝融三度火，搗殘都護萬斤金。」

【校勘記】

〔一〕「出杜善《史記》並《報極傳》云」，「報極傳」原乙作「極報傳」，據諸本改，以下諸篇同，不注。



盟主銅鼓山神傳

按《報極傳》云：盟主靈應昭感大王，本銅鼓山神，其山在安定縣丹泥上社。昔李太宗爲太子，將兵伐占城，至長安駐宿。夜過三更，夢見神人著戎服白上曰：「某即銅鼓山神，聞王南征，願從王師立茂功。」王於夢中甚詳。既平占寇，班師回京，命創立祠於京城之左畔慈恩寺。迨太祖崩，太宗奉遺詔即位。是夜，又夢見神人告太宗曰：「羣弟翊聖、東征、武德三王，已伏兵於龍城内急攻諸門。」太宗命武臣黎奉曉以兵拒戰。奉曉，清化府拜山社人。身長七尺，美鬚髯，甚有勇力。少年梁江申人有借力私門者，能拔苗芽連根以擊之。當是之時，奉曉開門拔劍，直至廣福門，大呼責武德曰：「諸王竊窺神器，蔑視嗣位，何其忘恩背義？所以奉曉捧劍爲獻。」乃斬得武德王，而東征、翊聖僅以身走脱。凶徒奔潰，内難削平，果如神夢，有葉應多助之功。王頒敕褒封爲天下盟主，每年至四月初四日，百官盟誓：「凡爲臣不忠者，神其殛之！」人人皆驚畏。奉曉以平内難奏捷，太宗褒美之，謂其忠美英勇過於唐敬德遠矣。後佐上南征，大破占寇，豐功偉績，洋溢遐邇。及薨，士人爲之立祠，所祈輒應，歷代加封，贈以王爵。

應天化育后土神傳

按《報極傳》云：神本南國大地之神也。昔李太宗伐占城，至環海門，忽然大風暴雨，波濤澎湃，遥望如山。御船戰艦，並不能渡，乃駐泊於岸焉。夜夢見一女人素服紅裙，淡妝婉娩，上御舟而言曰：「某是南國大地之精，棲身於木久矣。今遇明君出征，願效力從事以成武功。」言訖，倏然而去。上遽驚覺寤，召百官耆老與語。僧統惠林生對曰：「上若夢見神人言棲於木，可求得之。」於是特遣親近人遍尋岸上羣峯，得一木頭似人形像，宛然如帝夢中所見。帝命置於御船上，焚香致禱，號爲后土氏夫人。頃刻之間，風停浪帖，師行利涉，皆無振蕩之聲。

已而破平占寇，班師凱還。經過舊處，敕立神祠。良久，風波再動，飄蕩如初。僧生具奏：「神意不欲遠居海岸，歆羡回京。」海浪帖然。回至京，卜建祠於安朗之鄉，稔彰靈應。或有褻慢之者，立見凶殃。迨陳英宗，適遭旱熯，乃築壇而祈。神遂托夢於上曰：「本祠有勾芒神君能行風雨。」上竟命有司祭之，果得大雨滂沱，敕封爲后土夫人。歷代加封，以其有功於國也。

龍爪卻虜傳

按《史記・吳世傳》：帝姓李，諱佛子，前南帝之族將也。前李南帝名賁，居太平縣，素有奇才，少有大志。又有并韶者，富於詞藻，梁吏部蔡尊除爲廣陰門郎。韶耻之，遂與賁還本鄉。因刺史蕭諮暴横，相結豪傑同起兵，出龍城，會林邑，入寇日南。賁命范修擊於九德破之，乘勝自稱南越帝，改元天德，國號萬春，凡八年焉。

時越王趙光復，本朱鳶人，爲前南帝左將軍。其朱鳶有一澤周回，賁亡，王乃收散兵萬餘人聚於澤中。今號一夜澤。甫及一年，懇禱得神人授龍爪，瑞使插兜鍪，所向賊皆破散。斬賊將楊孱，梁兵退還。王入據龍編城，更詔遷禄螺、武寧二城，自號南越國王，乃劃界於君臣洲而共治，南帝據烏鳶。

後南帝子雅郎求娶趙王之女名杲娘，後成，歡喜，嘗語杲娘曰：「昔吾兩人互爲仇讎，今成婚姻，不亦善乎？」因問杲娘曰：「父有何靈術，卻我父兵？」杲娘以真心對，不覺其意，竟竊取龍爪兜鍪示之。雅郎潛謀易得，乃語杲娘曰：「今吾割愛，歸省其父居處如何？萬一不虞賊到，汝父不勝而奔，汝以綿

縟鵝毛爲表道，吾將助之。」已而南帝率兵頓至，趙王初不之覺，督兵持兜鍪以待之。賊兵益進，趙王知勢屈不能禦，遂携女子南奔。賊兵繼踵，王大恐，呼曰：「龍爪何在？不能助我乎？」忽見龍爪指示王曰：「王女落鵝毛表迹，乃是賊也。」王乃拔劍斬之，女子落水流去。王騎馬奔至小鴉海口，阻水路窮，再見黄龍畫水爲道，引王從之，水乃復合如故。後南帝追到，茫然望洋而還。

越王在位二十三年，國人以爲靈異，後於大鴉海口立祠奉之。南帝既追越王，乃還螺城、武寧二處，封兄爲太平侯〔一〕，守龍編城；封大將軍李晋鼎爲安寧侯，守烏鳶城。南帝在位三十二年，威靈大振，爲附將劉知滅之。後民立祠於小鴉海口，以奉事之。

【校勘記】

〔一〕「封兄爲太平侯」，「侯」字原作「縣」，據文意改。

馮布蓋大王傳

俗呼父曰布，母曰蓋，故云。廟在大内上林，今屬盛光坊。

大王姓馮名興，交州唐林人。蠻酋雄長號郎官，豪富有勇力，能排牛搏虎。其弟名駭，尤有勇力，能負千斤石、二千斛小舟，行十餘里。諸蠻獠中皆畏其名焉。

唐代宗大歷中，因交趾兵亂，兄弟相率，徇諸蠻諸城邑皆屬焉。興改名巨老，弟駭改名巨力，並號都君、都保。唐林酋長及峯州悉歸附之，由是威名大振。時唐林都護高止平，以幕下兵攻之不克，憂憤發背而死。興入據都府，視事莅政七年而崩。衆欲立駭，其佐史頭目蒲破勒者力能排山，不肯聽從，乃立其子安爲都府君，以慰蠻人之望。駭避破勒，遷朱巖洞，後不知所終。

安追尊其父爲布蓋大王，蓋夷語謂父爲布，母爲蓋，故以爲名焉。安嗣位二年，宋以趙昌爲安南都護。昌入境，遣使諭安。安與蠻人遂降，諸馮遂散。初興之卒也，能顯靈異，州人以爲神，迎於都府之西，立廟奉事。凡其盗劫疑訟等事，齋就盟誓，立見禍福，是以香火無窮也。今爲蒙阜天姥等社福神。

貞靈二徵夫人傳

按《史記》：二徵夫人，本姓雄氏，姊曰側，妹曰貳，峯州麓冷人，乃交州貉將之子。初姊妹嫁於朱鳶人詩索爲妻，甚有雄勇，能聰明决事務。時交州刺史蘇定貪暴，州人苦之。姊怒，率其妹舉兵攻定，遂陷交州。以至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皆應之。遂略定嶺南六十五城，自立爲越王，始稱徵氏焉，建都於烏雷城。蘇定奔還南海，漢光武聞之，遂貶蘇定，遣將軍馬援、劉隆等將大軍擊之。至浪泊，二夫人拒戰逾年。後見馬援兵力强盛，恐不能支，乃退保禁溪。自是卒徒解散，夫人乃陷没於陣。或云登希山，不知所之。州人憐之，創立祠宇於喝江口，以奉事之。人民凡遇災難，有所祈禱，丕顯英靈。

李英宗遇大旱，命浄戒禪師禱雨，尋得雨來，凉冷襲人。帝喜，忽然而睡，夢見二人戴芙蓉冠，著緑袍束帶，駕鐵馬，逐風隨雨而過。帝怪問之，答曰：「妾即二徵夫人，姊妹奉上帝命行雨。」帝欲諄勤請益，乃舉手止之，忽然夢覺。敕修造祠宇，具禮享之。後又托夢於帝，請立祠宇於古來鄉，上從之，敕封「貞靈二夫人」。陳朝加封「威烈制勝純貞保順」名號美字。至今褒封，香火無窮。

媚醯貞烈夫人傳

祠今在南昌縣里仁社

夫人本占城國人也,没姓氏,名媚醯,即占城王乍斗妃也。李太宗時,乍斗失藩臣禮,上親南征。乍斗率兵結陣於布政江邊以待戰,尋爲王師所敗。乍斗爲亂兵殺於陣,其妻妾被執而歸。至黄江,夫人聞中使奉命俾夫人上朝侍御船,夫人含憤不勝,以白氈自纏,投江而死。每於霜晨月夕之際,常聞哀哭之聲。國人憐之,乃立祠奉事香火。

後上幸里仁江,御龍舟,見祠宇在江側,怪而問之。左右對曰:「此乃夫人祠焉。」上怛然曰:「果有真靈,切須報朕。」是夜三更,現夢於上,身著占人衣服,且拜且哭曰:「妾聞婦人之道,一節從夫,生同牀,死同穴,守節不汙,况乍斗!彼雖不與陛下争先,其爲男子,亦一方之得意。妾素曾蒙寵,奈彼以失道,上帝降責,假於陛下之手,致令國破身亡。妾心日夜圖報無由,一朝幸遇陛下遣中使送死入水,幸全妾身,感恩甚大。更有何術稱靈,誤塵聖聽。」言訖,倏然不見。上驚寤,命具酒牲祭之,褒封爲「協正夫人」。至陳重興元年,加封「祐善夫人」。至重興四年,加封「貞烈」二字。至興隆二十一年,加封「貞猛」二字,表其端貞之節也。

洪聖大神傳

按《史記》：傳王姓范，名巨倆。昔太宗朝以都護府多疑獄，士師不能明決，擬立祠主於獄，欲彰著英靈，以塞姦詐者。乃焚香詣告上帝。是夜，上夢見一朱衣使者，稱上帝口敕，賜范倆爲都護府獄盟主。上顧問曰：「是何人耶？典何職局？」使者曰：「黎大行皇帝有臣范太尉，爲臣盡忠於君。逮即世，上帝召爲勘校有功，補南臺中司，録以舊秩滿，命典按人間疑獄。」使者言訖不見。帝覺寤，召問左右宰執，皆對曰：「此善人也。即武安州牧令范台之孫，參政范蔓之子，都尉范溋之弟。占前佐吳王以開國功臣，加封銅甲將軍。曼佐南晋王，榮升參政都護。溋佐丁先皇。及范巨倆佐黎大行皇帝，並有勳勞，官至太尉，皆名譽也。」上深然之，褒封爲「洪聖大王」。上夜夢見王冠帶趨庭拜謝，一如生時侍臣。上異之，命作文鐫石爲記，以顯其殊績靈異也。

明應安所神祠傳

在丹鳳縣安所社,今東安縣米所社,亦奉事,祀典上等神

按杜善《史記》:王姓李,名服蠻,安所鄉人也。李太祖嘗遊幸至安所渡,望見山川秀氣,有感於心,設酒酹之曰:「朕見此方山奇水秀,苟有人傑地靈神祇者,受吾明享。」既而,夜夢見一異人,高大碩美,稽首拜曰:「臣本鄉人,姓李名服蠻,佐李南帝爲將,頗有勳烈,授杜洞一帶江山,居民皆慕名焉。迨卒之日,天帝嘉其忠直,加封守職如故。臣常累次率領鬼兵攻破逆賊,今遇陛下憐憫,臣已守職旦夕。」既而嘆曰:「天下遭蒙昧,忠臣匿姓名。中天明日月,孰不現真形。」言訖倏然不見。太祖驚寤,以夢事語御史大夫梁文仕,曰:「此神意要顯立神像之言也。」上命羣臣置杯珓果應,仍命匠建立祠宇,塑像形狀一如夢中所見,加封爲福神。

至陳朝元豐間,韃靼入寇,馬蹶不進。有驅其馬入者,村人恃神威力,率衆拒戰,大破虜黨;賊不敢復窺。重興元年,虜復入寇,到處皆焚蕩廬舍,道路京邑祠處,若有防護者,秋毫無犯。賊平,上乃加封謚「安澄明應」美號四字,至今尤赫其神靈也。

大灘都魯石神傳

大灘社在嘉定縣江起於神廟之右祀典上等神

按杜善《史記》：王姓臯，名魯，乃安陽王之良佐也。俗號都魯石神，蓋本於神名石龍之精也。昔高王平南詔，巡幸武寧州，至地頭夢見異人身長九尺，古貌凌層，椎髻簪刀，赤裙束帶，來謁高王。高王問曰：「爾乃何名神？」神曰：「臯魯。昔輔安陽王爲將軍，有卻敵大功，被貉侯譖去之。既没，上帝嘉其忠赤，命賜一帶小江山管領，將軍及南國征討寇盜、稼穡之事，皆該知之，爲一方之福神。今既從明公討平逆虜，寰宇泰然，復至本部。若不告謝，非禮也。」高王怪問曰：「貉侯何事相疾？」曰：「幽明之事，不可泄漏。」高王重請，答曰：「安陽乃金雞之精，貉侯乃白猿之精，某乃石龍之精，雞與猿相合，與龍相尅故也。」言訖，倏然不見。高王夢覺，心記丁寧，以語僚友，乃自吟詩曰：

美矣交州地，悠悠萬載來。古賢能廣見，終不負靈臺。

又吟云：

百越奠區宇，二漢定山川。神靈皆佑順，唐家景福延。

又吟詩曰：

南國山河勝，龍神觸處靈。州民休蹙額，今又見升平。

歷代加封美字，至今香火奉事無窮也。



冲天昭應神王傳

按《古法記》及《記德碑》云：王本建初寺土神。昔扶董鄉立土地神祠於寺門之右，爲念誦處。後僧徒寥落，歲月侵尋，鄉人以爲神祠，隨俗祈禱。迨多寶禪師重修寺宇，傳燈住持，嫌彼淫祠，意欲移之。

一日於祠樹下自題偈詩云：

佛法誰能詔，任聽住祇園。若非吾種子，早隨别處遷。
不載金剛部，密迹那羅筵。滿空塵雜衆，待佛滅寃愆。

異日，又見偈後題云：

佛法慈悲大，威光覆大千。萬神皆向化，三界盡回旋。
吾師行政令，邪鬼孰敢先。願隨師受戒，長幼護祇園。

法師覽畢，乃設壇爲神持戒，祭用齋素。

初李太祖潛龍時，知多寶之高行，相與從遊。及受禪登極後，親幸其寺。師迎車駕登寺側，抗聲問

神曰：「佛子既能落俗，又能慶賀新天子耶？」神即應聲現四句偈於樹皮云：

帝德乾坤大，威聲震八埏。幽陰蒙惠澤，優渥拜冲天。

上睹待，頗知其意，乃賜號「冲天神王」。倏然詩字没去，上怪之，命工塑像，神容卓犖。及侍從八軀開光慶賛畢，忽然神自現於寺樹，有四句偈云：

一鉢功德水，隨緣化世間。重重光照耀，没景日登山。

僧以此偈奏於太祖，太祖不曉其意。後至李家失御，惠宗第八子，即「一鉢功德」也；諱「昰」，即「没景日登山」而國亡也。神之偈可信矣！歷代加封美號，奉事香火，以寧神體也。

開天鎮國藤州福神傳

廟在金洞縣藤州社，祀典上等神

按杜善《史記》云：神本藤州古廟土地神也。初黎臥朝末，李太祖未登極，猶典親衛兵權，食邑於藤州。有時遊覽於藤，至本鄉，舟行江中，忽驟雨大風立至。王顧問高師：「是何神祠，有靈應否？」對曰：「此藤州土地神祠，民皆禱雨祈晴，以爲靈應。」上大聲喝曰：「若卻得一陣風，半江雨半江晴，又那邊雨那邊晴，方是英靈。」頃刻之際，果然一半江雨晴。上怪異之，乃命修葺叢祠，崇奉香火。村人有詩曰：

美矣大王威望重，藤州土地顯神靈。卻教暴雨無侵犯，那邊滂沱那邊晴。

上聞之，陰有自負之志。

追臥朝昏暴，上將謀大事，詣神祠密告乞夢。其夜，夢見神人告曰：「要勝克勝，要成克成。」諸方皆順服，邦國享升平。五年中樂業，七廟自安靈。」已而夢醒，上未曉其意。有占之曰：「乃是吉兆。」及太祖既得天下，乃升藤州爲太平府，封神爲「開天城隍大王」。至陳重興元年，加封「開天鎮國」美號四字。

其神祠在河堤處，常被洪水泛溢。江邊本村人時望見車馬羽蓋，侍從行人，若往防護水者，故堤常卑濕而水不爲害，賴神力之護持也。經久河决，適近神祠。至統元丙戌年冬節，更於堤路上築基立廟止寢。將成，一夕縣吏與匠人宿於草舍家，在堤脚外聞有人來借鉤鍤，聲隱隱然相應，若匠作之狀。向晨親省，見礫石竪柱，並已轉回，入堤左邊近三尺許，尤顯靈異。逮奉寧神之日，快州知府阮登金題詩於廟云：

分土州墟丕赫之，開天玄造仰巍之。祠成欲識真靈迹，一夜神功妙轉移。

威靈白鶴神傳

按趙公《交州記》云：王本號土令長也。唐高宗永徽中，以李常明爲峯州都督。常明赴任，見地亘千里，襟山帶河，乃於白鶴處建立靈觀，置三清像以祈禱之。别開前後二幔，擬塑護觀神像，未辨孰靈。焚香祝曰：「此間神祇，若能靈應，急現形狀，俾得塑像。」是夜，夢見兩異人，面貌舒雅，並擁衆徒，相呀相凌，趨向幕前。常明詳問：「公等姓甚名誰？」一稱土令，一稱石鄉，請試較藝，孰勝者居先。石鄉應聲一躍，到那江邊，已見土令先在那江邊住。石鄉再躍，復那江邊，又見土令先在那江邊住。於是土令遂居前焉。其神像威靈，州人敬畏，奉事香火，爲三江之福神。

陳朝翰林學士阮固，扈駕征哀牢，拜謁，有詩云：

龍魚符印挂腰間，即有希求副將官。菲薄書生無望處，只來祠下乞平安。

又學士王成務扈從西征，凱還，贊神詩云：

貔貅十萬赫王靈，勢壓雲南塞外城。江左區區何處是？風聲鶴唳振秦兵。



神珠龍王傳

世傳神王乃炎帝之精。昔有洪路驍勇人，姓鄧氏，一名決，一名善射，兄弟入海捕魚爲業。時遇一異物，若木杖，長三尺許，其色烏卵，隨海潮。二人接歸。至夜間，忽聞卵中有聲若言語者，二人驚懼，放卻中流，移船就別州泊宿。夢一人來謂曰：「非緣東海龍飛，誤與炎龍交，又恐東海覺，寄與汝等守護，勿令他觸犯。彼之長成，必能福汝，無他憂患也。」二人驚覺，以語相告。忽然見異物之木，復已附近船邊。二人異之，載歸。至布拜鄉，木從船中忽躍出地岸上，二人知意欲居之，乃立祠，命工刻木爲像，奉事感應，時號龍君。

先朝遣侍臣入海求珠，遍祈海口，所獲者少。鄧氏子孫所得甚多，差官問其故，鄧氏具以實事告，乃差官備禮以祭之。由是大獲珠玉，敕封賜號「神珠龍王」。歷代加封美字，至今大有靈應。或有姦人懷怨咒詛〔一〕，亦害及良民者，爲可嫌云。

【校勘記】

〔一〕「或有姦人懷怨咒詛」，「詛」字原作「咀」，據文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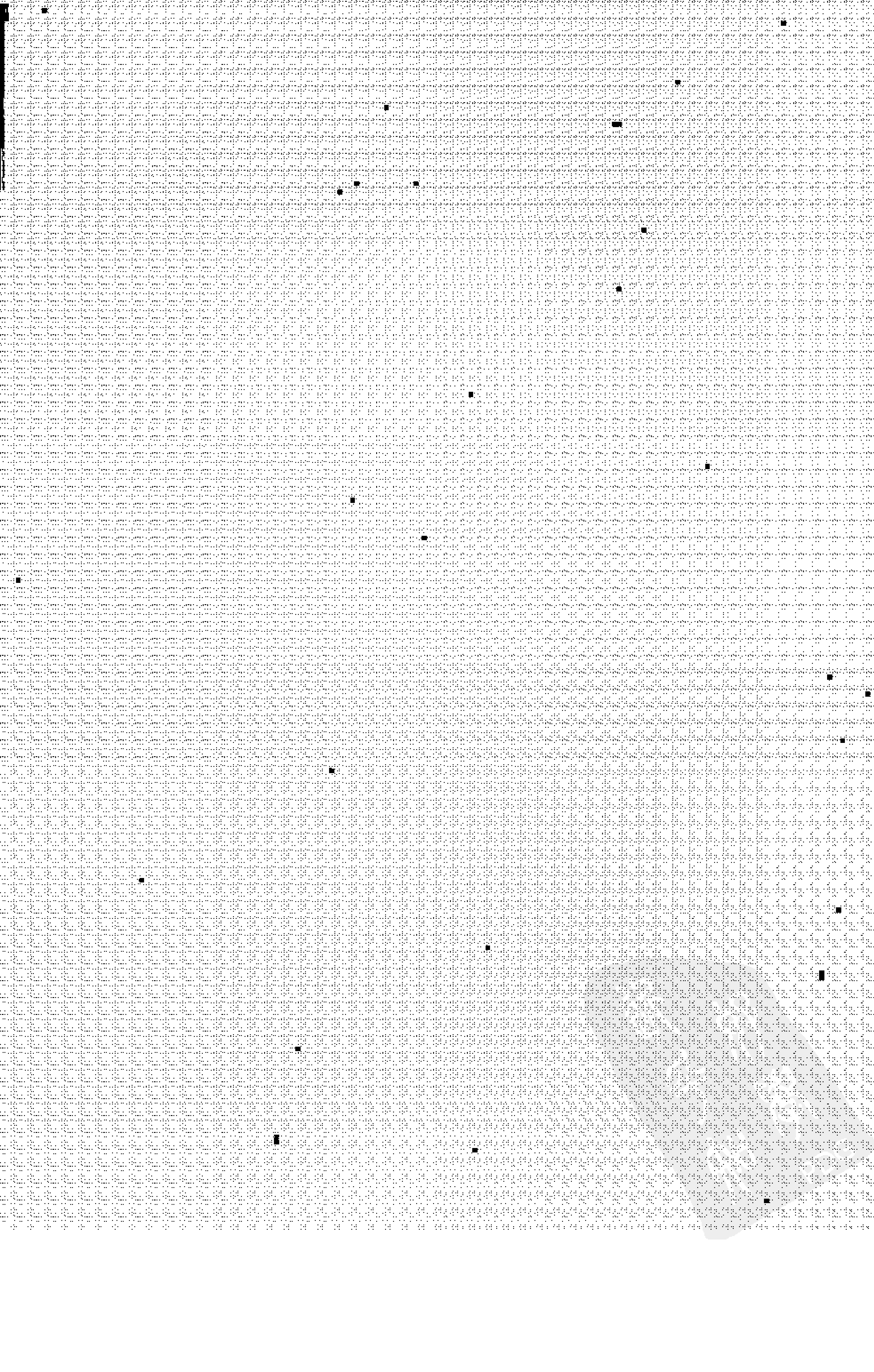


佚名◇撰

馬麟逸史録

任明華◎校點





目録



【校勘記】

〔一〕「附：傘山靈神傳」，此六字原目録無，據正文補。

〔二〕「范巨倆」，此三字原作「洪聖大王」，正文標題作「范巨倆」，爲保持一致，從正文改。

序

《逸史録》多筆神怪事，何意乎？ 古聖人不語怪神，而於大《易》發鬼神之理，於《春秋》詳怪異之事，神怪界非恾然無影響也。 是録也，原黎朝洪德黄甲喬、武二公合著喬富公，寧山臘下人，乙未科中，仕至參政。武瓊公，唐安慕澤人，戊戌科中，仕至尚書。收採鴻厖遺迹以後等傳，共四十條，名爲《嶺南摘怪録》。 蓋以所載多鬼神事，故直指之爲怪，然非以怪惑天下後世也，二公之意，其法《易》、《春秋》之意。 間嘗見世之人，往往以所創見者信爲神奇，所不得見者疑爲虚誕。 夫鐵馬能飛，何必風伯； 空際能言，何必電師； 筑杖能逆流，何必火力將！ 至於指山山崩，指川川竭，我天南別有真奇奇怪怪者在。 究之理皆正理，事皆寔事。 我南人羣，至今猶香火之，俎豆之，碑記傳之，豈虚也哉！ 新史家以怪神爲不經見之事，悉皆抹去，遂令人羣，然趨偏僻之俗場，而忘卻祖國聖神真面目，可深嘆也！ 爰參考遺編，録爲一集，内刊《白雉》、《烏雷》二傳。《白雉》已詳北史，《烏雷》事不好的。 增附黎朝後事，間有約繁改陋，每傳下略加淺評，顔曰《馬麟逸史録》。 正恐閲世者疑其涉於神怪而忽之耳，敢求立異於前人哉！ 是序。

天南鼻祖

馬麟逸史録

初鴻厖氏涇陽王，諱禄續，帝明次子，神農四世孫也。帝明南巡五嶺，接婺仙女，納之歸，生王，聖智聰明，奇之，使嗣位。王讓其兄宜，乃封之粤南，號赤鬼國。王能遍知水府，娶洞庭君女曰神龍，生崇纜，長，授之位，號貉龍君。王不知所之。

時農界初開〔一〕，刀耕火種。彝倫略敘，君垂拱無爲，時歸水府。民或有事，呼曰：「逋乎何在，胡不來治我輩？」君即來，其靈應莫測。

北朝帝來帝宜之子。想及祖接婺仙事，委親臣蚩尤守國，命駕而南。適龍君歸留水宮，帝來留愛女嫗姬居峯城。今白鶴縣。遊覽至於奇峯，見山殽海味畢具，四時風氣暄和，心樂忘歸。人民相率呼龍君曰：「逋乎何在？使北主擾吾民。」君忽來，見嫗姬獨居宮城，侍僕儀衛甚嚴，君神化直達入宮。嫗姬見而悅之，從君歸岱岳。及帝來回駕，不見姬，命從臣遍求。君有變化神術，咸畏之。又聞蚩尤作亂，與有熊國君較戰，帝來即駕歸北。尤獸形甚猛，軒轅以夔獸皮縵鼓，骨爲椎，叩擊聲聞千里，尤震恐，大敗。及帝



來還，與戰，亦不克。軒轅遂有其國，是爲黄帝。神農氏亡。

龍君與嫗姬居，期而胞生，以爲不祥，棄源頭。過七日，胞開百卵，不煩乳哺，各自秀異。及長，資質雄偉，見者知爲非常人。龍君久居水府，姬茫然思北返。至境上，黄帝使人閉關拒守，不得歸。適龍君來見於襄野，姬曰：「願與君王相從，勿令遐棄，使無夫無父之人徒自悲耳！」君曰：「我龍種，爾仙種，陰陽相配，氣合而生，然水火相尅，難與共處。」乃分五十男從君歸水府，姬與五十男居峯城，推其雄長爲王，嗣君位號曰雄王，建國號文郎。其地東接於海，西抵巴蜀，南至胡孫精，北接洞庭湖。分國爲十五部。文郎王所居交趾、朱鳶、武寧、福禄、越裳、寧海、陽泉、陸海、武定、懷驩、九真、平文、新興、九分。羣弟以次用，曰貉侯，曰貉將。有司曰蒲正，王子曰官郎，王女曰媚娘，父子相傳曰輔導，十八世皆襲雄王號。

時山麓民見江河濮水多魚蝦利，率相漁取，爲蛟龍所傷，白於王。王曰：「山蠻種與水族殊，彼好同惡異，所以如此。」令以墨畫其身，自是無蛟龍害。百粵文身之俗始此。國初民用未足，衣大皮，席草菅，棕櫚爲椰，桄榔爲飯，禽獸爲鰔，薑根爲鹽。耕駱田，隨潮上下，架木爲屋，以避惡獸。剪短髮，以便入山林。人之死也，以杵舂之，使鄰人聞以相助。嫁娶禮，先以鹽封，後以牛羊成之。迎婚先以糯飯入房，夫婦對食，其炎帝之風歟？

論曰：卵生與吞卵何異？不足怪。龍君忘其爲君，並忘其妻子，意者水府別有真樂乎？惜此時無得與寓目者一述焉，以破千古疑竇。

【校勘記】

〔一〕「時農界初開」，「時」原作「辰」，爲越南諱字，今改回正字，下同。



貉雄天將

雄暐王時，第六世。殷王以王曠朝請禮，將舉兵來。王聞之，召羣臣問計，莫決。遂築壇，齋戒三日，虔禱，忽大風雷雨，見一老人，身長九尺，體質豐碩，髮眉皓白，立於岐路，談笑自若。王出拜，迎升於壇，請曰：「今聞北國來侵，攻守如何，願以啓告？」老人良久索算卜曰：「後三年始來。」王又請，老人曰：「遍求國中，有奇才，能破敵，分封爵邑，傳之無窮，逆賊不足平矣。」言訖，幻冥晝晦，騰空去。

迨三年，邊人告急，王依教，遣使旁求。至武寧扶董鄉，有富翁年六十，生一男，方三歲，不能言，惟仰卧飽食而已。母聞使命，戲曰：「生得此子，不能擊賊取賞，報乳哺之恩耶？」子勃然曰：「喚使者來！」母驚異，喚之至，使曰：「爾是小兒，問我何爲？」兒起坐曰：「速速許我鐵馬一，高十二尺，鐵箠長二十七尺，鐵笠大准兩蓋，遞來，賊立破矣！」使者回朝具奏，王且驚且喜，曰：「是乃龍君救我，前老人之言不誣也。」命搜庫鐵得五十斤，煉成進至。母疑其怪弄，恐禍及已，兒笑曰：「但渴飲食耳，如得醉飽，可唾手成功，母何憂乎？」與之食，腹量如海，鄰人供給炊爨，一吃殆盡。已而噫聲如雷，聳身長十

尺，腰大數十圍，衣裳從軀體而製。整裝畢，執筆厲聲曰：「認得天將否？」遂上馬。馬躍鳴，一息至王前。拜命訖，指麾先行，官軍隨後，與賊戰於鄒山。拔林竹叢株擲之，殷兵大敗，羅拜呼爲天將。殺殷王於陣，振旅還至安越朔山，解衣，乘馬冲天而去。所過馬迹，皆成圓井，今現存。

王敕封，尊爲扶董天王，命立祠於所居園宅在建初寺側。賜田一百頃奉祀。今遞年四月初八日，伊社開會，排列陣法，一一如昔破殷時狀云。

論曰：自鴻厖迄今，四千餘年，赫濯之聲，靈猶在也。說史者恐涉怪異，多略之。是安得再見於今日，復此轟轟烈烈一場，以醒俗眼？

傘山神

傘圓山，我南一名山也，東南去升龍城百餘里。其峯羅列高聳，圓形如傘，因以名焉。山神最靈，禱雨祈晴，無不立驗。有時冥如幢幡狀，縹渺於山谷者，謂之神見。

或云：神乃五十男從龍君之一也。嘗自神符海口歸，尋高山清淑之地居之。經過龍肚，有不滿意，復沿瀘江而上，至福禄江津，見傘山崇隆秀麗，民俗淳厚，於是開一條路，自江津直至山脚，以通往來。又於列巖山頭，創立屋舍，以備遊賞。有約書神杖，仙術變化，不可測度。雄濬王第十八世。有女曰媚娘，擇配。忽一日，二人來見，皆請婚，王異之。曰：「臣一山精，一水精。」令試法，水精噴水成雨，山精指山山崩，出入石中無礙。王曰：「二君皆有神通，顧吾有一女，安能得兩賢？」約與先聘者，二人領命出。明日山精先至，山禽、野獸、珍寶諸聘儀悉備，王如約嫁之。迎回傘圓，居之高峯。水精後至，恨不及，激水漲溢，率水族追之。山精張鐵網，横截慈廉江流，水精不能前，從别流自莅仁江入廣威山脚，緑岸上喝江，出大河，入沱江，擊其後。又鑿小江曰坡河，向擊山前，所至可蔗、東樓、右鶚沿江諸地，鑿爲淵潭襲

之。山精使蠻人編竹籬禦水，以弩射之，鱗介種傷箭走避，終莫能犯。年年水漲，時魚鱉死者充升江河，士人謂山水神相敵也，至今猶然。

唐咸通間，都護高駢思以神術鎮壓，選少女未嫁者，剖去腸胃，充以燈心草，被之妝服，坐於龍扆以薦。潛能舉動，揮劍斬之，使没其靈氣，神於白雲中唾之而去。駢嘆服其靈。陳時，翰林學士阮士固從征西蠻，拜謁題云：

山峙天高神嶺清，香心纔叩已聞聲。南邦庇護威靈著，願爲書生保此行。

果得冥中助順。歷朝褒封，列在祀典，蓋南天第一神也。

附

傘山靈神傳

安南傘圓山爲國鎮靈神，自盤古上，高山靈殿。鴻蒙元年壬子正月，開立版圖，各邑隸宮殿奉事。經雄王時十八葉，山西處興化道嘉興州青川縣，有凌霜峒，擎天繡嶺，亘地碧泉，山水畫圖，草木岑蔚，誠南天第一佳景也。時有長翁諱阮高行七十歲，太娓丁氏顛五十歲，生聚於斯，積德行義，三生香火，一枕風流。忽一日，望見峒上，祥雲羅列，陰氣朦朧，幡降黃龍取水，珠精噴浪，靈氣彈波，纔半更許，那龍騰雲上去。太娓於是過牆屋右邊，擔來井水於石盤沐浴，自然香烟馥鬱，瑞氣氤氳，英毓秀鍾，自此，意有所動，孕成十四月，至丁巳年正月望日，太娓閒坐於白石上，忽有五色雲騰，毫光瑞降，至辰時生下男子，神相峻整，氣貌魁昂，百日後，命名曰阮俊。時人有詩曰：

凌霜骨格玉精神，把托神龍降下塵。太娓亦爲天上母，久懷何苦世間人。

年六歲，長翁没，太娓以禮葬之。七歲，母子相携到鷲嶺玉傘靈山，在裕培處旅寓，與依山老婆麻氏高山神女相結焉。既三年，念切墳陵，復回凌霜故峒，改名阮松。十二歲，受業於李堂先生，成童志於

後從麻氏老婆依焉。

學，雖在窮陋，而安貧樂道，性天自不能移。時念母之勤苦，嘗掩卷長嘆，不覺下淚。後日復到玉傘山，與麻氏老婆嘆曰：「邇來窮居凌霜峒，暫可吃閑，恨無有供親之策，何幸得爲老婆義子，日便採薪，庶得供養吾親矣！」老婆聞言，嘆息而許之。阮松乃携老母同居於傘山，始得一年，太娓命没，松以禮葬之，

一日登傘山，伐一長條大樹，晚還，報峒人訂與之同採。翌日到處，已見所伐樹枝葉依然榮茂，松自以爲異。又再伐而回，至夜來此伏觀之，見一老叟，身長一丈，鬚眉皓白，頭戴黄帽，身著錦裘，腰帶霞巾，足穿雲履，右手持一竹杖，亭亭孑孑，從後有一奚童執一金鈴，連擊三回，老人口吟神咒，以靈杖指之，忽見旋來一陣，風聲蓬勃，雲色低迷，倏忽間奇木更生。松以爲靈神，馳來樹處，以兩手抱老人問曰：「老叟從何處來，稱何名號，忍惜一條老樹，以孤凍餒人民之望乎？」老叟曰：「我乃山精大神，名曰太白神精、紫微大將，欽受玉皇敕下監守山間。是木乃梧桐寶樹，爲天南玉傘山中主，不可伐也。故我爲扶王樹，祈壯山河，奠國家，君得見太平之日矣！」阮松頓首謝曰：「天將斯言，明得一般眼鏡，敢不承命。且塵埃野馬，人世蜉蝣，有有無無，生生化化，松今願受靈杖並神咒，以救人間之生死，酬父母之深恩，免此採薪養母之窮，寔多蒙其賜矣。」老叟以其酷孝，爲非常人，即以靈杖及神咒授之，且囑曰：「杖頭能救生人，杖下能除衆害，指地地裂，指水水竭，法真靈驗，機甚妙玄。惟指天則雲奔霧捲，照徹九重，慎哉！不可不可！」囑訖，太白大神騰空而去，松得杖咒甚喜，即回傘圓峒，拜謝先慈與養母曰：「子得天神靈杖，能救世間生死。」日暮回至凌霜故峒，因自命曰神師。

是日，途經守法州谷武村，忽見象五百餘匹，千獸成羣，以杖指之，象獸都隨杖頭去了，行路得通。

至江邊，望見水天一色，霞霧齊飛，江津寂無片棹，以杖指之，即水面豁開，渡江若履平地。至麻舍社，號曰中渡州，又曰長沙州，路旁忽見牧童衆會，打死一黑蛇，呼拽爲戲，神師哀之，善心觸念，謂牧童曰：「汝與我買此一蛇。」牧童從而諾，神師以三十錢買之，將至長沙洲上處，口念神咒，以靈杖指之，掛在杖頭，蛇即生，頓首拜謝，神師立觀，見黑蛇騰空上去，江中分開水路，回在洞庭，乃知其爲龍子也。黑蛇還，具以事奏帝君。帝君想其功德，立差太子與蛇龍都督往凌霜峒迎神師。神師再回玉傘山，拜先母與養母，言臣請遊水府，乃隨太子到龍宮。過錦牆，度朱門，玉閣珠宮，層層疊疊，鯤神鰲將，與諸黿鱉兵，環侍羅列，帝君方御正座，迎請神師，坐龍牀之右，判曰：「東宮龍種，乃朕太子也。昨日遊步松臺靈殿，曰山畔社江洲靈祠，偶遇長沙洲牧童所獲，蒙君救免，甚是深恩。今日請來，欲以片情相報耳。」神師奏曰：「臣家世陰行善，且得神法，曩因往遊，救得這變，亦仁心所發，豈意今日得近光儀，敢望報乎？」是日，大開宴席，鋪以龍文簟，燃以鳳膏燈，玉榻香屏，珊瑚瑪瑙，凡珍奇異物，一一羅列，帝君親自勸請。神師復奏曰：「人生宿遇，曠世希奇，幸得遠涉波濤，到斯境界，敢不醉酒飽德。」宴畢，帝君謝以黃金人寶，神師固辭不受。太子私請問曰：「師之功德，鯨海鰲山，財貨都是一毛輕，不足以償其德也。今帝君有神書一卷，秘法真傳，通天徹地，都在舌頭約了。師欲求之，即密奏帝君，請得報矣。」神師曰：「可。」於是太子奏於帝君，蒙得允，乃以是書授神師借看。神師得此書，辭謝告別。帝君遣太子以兵送還，上到江洲，返回故峒。其辭別詩曰：「不謂相逢有此生，來之義也去之情。每於鷲嶺懸人望，不以龍宮恨客行。一榻陰陽還兩路，重天雲水望三更。開河一別雙眸寄，何處相思覓舊程。」

卻說神師還凌霜峒，咒杖求之，想書而約，自然化成臺閣，金銀珠玉，萬物具足。後到玉傘山，言於

老婆曰：「義兒微時，仰蒙依藉，母之深恩，豈敢忘乎？ 今願神運鬼輸，庶以少報功德。」乃以神書密咒天地，約誦一遍，自然旋來一陣雲騰雨致，電逐風馳，忽見金錢空中飛下百萬千貫。神師入拜，恭獻謝恩，請携養母回凌霜峒。 老婆見其仁心敦篤，暗喜其可托，乃以山林已物，留與神師以爲百年後享祀。因立囑書一道，付神師監守廟堂香火，書辭曰：

文郎國興化道嘉興府青川縣今青水。凌霜册守法洲谷圭村，麻氏高山神女爲立囑書事，由本居山峒，江山田池，溪渠廟貌，叢條草木，從來本是己物，第念百年之後，身上蓬萊，則千秋香火，誰其付托？ 於癸酉年，所有養男子阮俊，貫在本縣凌霜峒，自幼同居，一如所生。 茲麻氏年外九旬，期將就木，仍將開後等事，一一詳在囑書内，遺與養子阮俊，係麻氏身後，其阮俊宜遵辨，堅守山中等物，永永不移，流傳萬代，以爲香火奉事。 天地常經，古今典律，故立囑書一道，所有江山田地，溪渠廟貌，高闊尺寸，計開於後，爲照用者。

一鷲嶺玉傘靈山，壹億壹萬貳千叁百丈，周圍共壹億玖萬捌千陸百丈，並溪渠各陸段，共壹萬貳千叁百丈。

一段自嶺上殿至下殿，今曰凌谷洲裴口，沿至大江，長壹萬丈。

一段自雀猫山嶺谷，號洲逋口，沿至江邊，長貳百丈。

一段上自核椰至洲曾口，長貳百丈。

一段上自頮鰈鶩至江，長叁百丈。

一段上自[illegible]瓶谷洲氈至江邊，長五百丈。

一千里路自錦帶社今屬不拔。含蠬處，長叁千五百丈，東近麻善今從善。、石室二縣，南近美良、福禄二縣，西近青川縣，北近不拔縣，前面正西坐艮向坤。又有大河，左肩神麻郎山，右肩神巖山，西南山峒神鎮同龍大王，西北位紀宫白衣神女大王，並祭祀田土貳百柒拾捌畝肆，高壹尺五寸。並沱江口，下至瀘江，以我巴鶴爲界，東西四至，依本分田土江山内。時雄睿王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立囑書。

麻氏高山神女記

立囑書訖，神師拜謝，復與老婆同居。得一年，麻氏寢病，乃唤神師來，遺囑書曰：「係麻氏終後，當設一壽堂，留置廟祠奉事，以昭孝道。」神師頓首拜命。是日，麻氏命殂，神師具以禮葬之，設立廟祠，並置壽堂於左邊，四時香火，奉祀如儀。後人有詩讚曰：

雄圖肇造，帝業綿延，悠悠十八葉，歷歷幾千年。時有傘圓聖，義養麻氏前。那婆臨命没，遺囑有書傳。立靈廟於山上，置壽堂於左邊。家資一任，孝道萬全。英雄超百世，江山總一天。甚奇也，一門母子；可愛哉，萬古神仙。

卻説雄睿王在御，敬天法祖，祈福用民，益加敬事神祇，增修祠宇，日獻香花昭敬。洲縣官係一月二期侍朝，密禱百神以壽國脈。王親臨義嶺山，禮諸廟宫殿，敕諸勳臣靈祠，一皆修葺。既而大駕御三島仙宫，歷覽勝概，隨地告虔，建立廟殿，奉禱祈嗣。後生得二公主，皆婦德賢貞，豐姿窈窕。第一媚珠，名仙容公主，已下嫁褚家童子。在山南快州東安縣多永社。第二媚珠，名玉花公主，佳期未定，王欲量才配匹，以遜位。乃立樓於越池城門，曰「選婿求賢」樓，題扁曰「玩月求賢」扁，詔天下臣民，有聰明仁智，大略雄

才，可遜朕者，定許下嫁。其時津次舟船，樓前車馬，四海英雄，雀屏競射，未有能爾旨。傘圓山精聞詔，遺書於洞庭水精，應以同來應選。水精立整行裝就傘山會，二人宴畢，同就京上奏。王大喜，逌駕於白鶴江御試。山精手持書杖，口吟神咒，指之，忽有五岳移來江上數千萬丈，屹立雲霄，地獸飛禽畢集。水精於江上一鼓，波濤洶湧，萬物失形，消化爲水。王看見兩法並妙，曰：「兩賢都是英雄，月下檢書，未審定居誰手。准能先將聘禮者，朕即嫁之。」即日車駕還宮。於是山精遂直出樓下，以神書密咒，約具聘禮。忽見白象九牙，珍奇異物，從天而下，山精整具聘禮，奉入龍樓。時夜初半，王依約許嫁，山精拜謝，迎公主回傘圓山峒。旦日卯刻，水精備禮來，悔恨不及，還奏帝君，請加兵馬攻山精。山精與睿王羅鐵網，編竹籬，發毒箭以禦之，水族兵盡死，水精以是蓄怨，每年八月騰水來戰，山下居民，屢被風潦之害。山精有神書秘訣，終不能犯。時有詩曰：

相爭何處水山神，底意看來豈異塵。愛海鏡懸雙眼寄，慾河波動半秋分。
神書未足還花債，紅粉何堪門宿姻。此日長沙如不遇，色空欲問水精君。

卻説睿王時，四海清平，山聖乘此無事，逍遥國内十五部，風巢月窟，雲塢霞村，無不歷覽。時遊小横江玩賞，途經明義縣今先豐。吉滕、三物等社地面，愛山川清秀，設爲行宮，即今中震宮殿。又經福禄縣瑞颼、三山、醴泉、仁里、文溪、春沂、安福、松棒八社，再立南震宮，在涸海十二溪口。又嘗歷美良縣安耀社，作芒山宮殿，仍留七十二畝在安耀社，又貳百畝在朝東社，今爲皂隸民，以供香火奉祀。及還至傘圓故峒，目此三峯聳拔，萬仞嵯峨，佳麗迷靈，莫可名狀，山谷民居稠密，習尚素樸，心甚愛之，遂立宮殿於山嶺，乃取二十圭之地。今上震宮，坐艮向坤，爲正中殿。下震宮乃禱祠之所，東震宮乃就謁之所，南震

宫乃住御之所。自是欽奉玉皇上帝命，常與四府公同海島，遍察人間事。

睿王一百十五年乙未，蜀王廉得睿王曆數將終，而二十皇子都遊仙蓬，乘機來攻，以取其國。雄王與廷臣議，皆言賂遺爲緩兵計。王召傘聖問之，山聖奏曰：「二千餘年，聖君十七作，深仁厚澤，浹洽人心，而今國富兵强，威加海外，乃蜀人不自守分，敢爾倔强，取敗之機，已明卜矣。陛下聲罪致討，臣願雄兵三萬，逾境直入，蜀地可平。」王聞之，大喜，擇日齋戒設壇，祭告天地，以靈光神弩授山聖曰：「兵貴神速。」又入告廟内，王北面立，將南面立，王親操鉞，授將其首，曰：「此上從天至者，將軍制之。」又操鉞授將其柄曰：「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山聖拜命而行。時蜀兵已進至瓊崖山，占得西府地分。山聖進兵至木州，屯陣於此，移檄諸藩臣，扒取藩兵，各隨地方應戰。遣雄兵直進瓊崖山，去五十里外，鼓操挑戰。蜀將悉發三十萬人攻之，佯敗走，還伏於天竈兩邊。將至木州，山聖危坐於山上，命神將身長五丈，持一木簫，長三十丈，闊五尺，其形似螺，立於山頭。在山聖之左，吹來一陣，雷鳴風颯，霧起雲騰，蜀軍大亂，潰散。山聖命發神弩百餘矢，圍蜀兵四面，悉皆俘斬。神將即騰雲上去，山聖傳書奏捷，王下詔宣還師。山聖返旆回，詣闕奏拜謝，王加封爲岳府上等神。勞詩有云：

果然尺劍摧蠻寇，直把連城獻國君。千載以前千載後，家而子也國而臣。

蜀王蓄憤，二年後再舉復讐，求援鄰國，量給精兵百萬，騎馬八千，分爲五道。一道從十洲横發瓊崖山出，一道從諒山交蘭州出，一道從大蠻洲出，一道從布政明靈洲出，一道水艚三十隻，善水兵三十萬，從驩州會統海口，水步並進，軍聲大振。睿王憂之，召問廷臣，皆無計可施。山聖奏曰：「前日蜀王倡狂妄逞，天威一發，彼即摧折[一]。幸蒙陛下寬仁，得免傾巢破卵。今不知悔，再欲妄圖，螳臂當車，其勢

一燎毛耳。陛下復何憂？將兵大事，臣請當其任。」王顧曰：「廟堂勝算，卿定何如？」山聖奏曰：「兵難遥度，臣請得五萬雄兵，横行天下，刻日定矣。」王許之。山聖乃以雄兵十萬，象馬百匹，從十洲正路，據高疊屯守，差勇猛元帥總督大王，提三萬雄兵，從左右蘭州路面，以應蜀兵之前；差神貴明靈龍君，輔國上大將軍，從大蠻路面，虚設一屯，以應蜀兵之後；差輔國麻王大神，英靈豪傑上將軍，提六萬兵馬，戰於布政明靈州；又差贊國佐聖大神，英靈一郎，提三萬兵馬，並艘船三十餘隻，應驩州會統門海口，兼愛州地面；差大將軍神機虎麻王，勇猛英靈，都上大將軍，提兵三萬，隨地應戰。山聖親帥師，從十州山道大破一陣，取得敵兵旌旄印迹，乃别寫蜀王一書，遺蜀將曰：「文郎雄朝有神師，汝等宜慎察，不可輕動，待得書報，方可進攻。」寫畢，揑摸敵人印迹入書内，遣人遺之。蜀將自得書，惟固守待命。山聖乃進兵，日夜倍行五百餘里，直抵蜀都，分兵襲擊，蜀主將救急不暇。山聖以靈杖指之，大破敵將正支，兵馬盡生獲，三支自然逃散，山聖振旅還，盡送敵將兵馬回京，入朝奏捷。自此天下清平，國家無事。睿王遜位於山聖，山聖固辭，撫奏曰：「十八雄圖，享國長久，意者天心有恨，致使蜀王乘釁來占中原。且蜀王乃哀牢部主，亦先皇帝尊派。國勢靡常，皆由前定。王何愛一隅南境，强天意以致害生靈者乎？」王良久曰：「公乃家貴婿，爲國倚重，破敵安民，功在宇宙，總朕師非公而誰？公宜受禪，以付朕心。」山聖不得已，姑從其命。然閬苑蓬壺，遊心許久；黄金大寶，輕視一毛。輔王當國，纔得二三個月，復請於王曰：「霸王更改，今古之常，雄家自太祖開創，賢子聖孫相繼，至兹十有八世。陛下生二十皇子，尚是蓬閬飄身，未有繼傳之望，可驗雄圖末造，天意果然。念臣久居天位，恐戾天機，願陛下求賢遜位，得免億年之憂。」遂復辟於睿王，於是辭别閑遊，風雲象馬，歷覽山川，霞霧輿車，低昂天地。惟朔望

正旦朝會大禮，即返駕回朝，未嘗廢欠。朝訖，復放步優遊，日邁月征，屈指十餘年許。

時值戊申年正月十五日，蜀王遣使遞將黄金龍錦進禮求和。是日，山聖方立廟於正殿，王召山聖問焉。山聖跪奏曰：「蜀王前皇帝之尊派，主宰一方，昨者敢來侵占，莫非天意使然，陛下何足蓄此怨乎？且蜀王亦賢君也，因此之求，許以和親，召來遜位，陛下與臣既有神仙之藥，閑遊蓬閬之天，不亦樂乎？願陛下裁決。」王曰：「善。」乃召蜀王禪以位，蜀王拜謝。王因賜蜀王神弩，乃回義嶺山，約與山聖大願化生不滅。一日王吟詩曰：

蓬山峒草青春舊，王霸宫苔緑様新。回首世間多少事，與天何苦角風塵。

吟訖，與山聖及玉花公主同日升天上去。

蜀王既受禪，感其功德，乃大駕於義嶺建立廟殿，以爲國家奉祀。又立石於山中，指天誓願云：

天上恢恢，鑒觀不爽，臣小子蜀安而受此雄圖，承天大統，深恩大德，天地與同，今立雄氏祠堂，以爲億萬年享神之所，香火不絶，奉事如儀，倘若後王皆約渝盟，有如白日。」禮畢，蜀王回成都，詔班義嶺古迹州，爲長皂隸户兒民，四時八節，奉事雄王、山聖。歷至丁、黎、李、陳，迭王更霸，山聖皆神仙法術，時或變現真身，感通靈應，護國安民，有功後世。歷代並准依宫祠廟殿，與本社長皂隸户兒民，今除租税兵民差役，一如奉事，以壽國脈，留傳萬代，猗歟盛哉！

論曰：山水爲敵，各自挾其神術耳，非脂粉佳人之故也。吾願破競争局爲共和局，合魚龍之衆，與虎熊將草木兵，防他狡啓，百高駢敢低視哉！山靈可乞，將翹首望之。

【校勘記】

〔一〕「彼即摧折」「摧折」，原作「摧祈」，據文意改。

李校尉

安陽王時，有李身字翁仲，慈廉縣人也。身長數丈，勇略過人小説云，少供役鄉邑，爲長官所笞。王懼秦加兵，以李身奇材，内懷疑忌，因備充貢。始皇喜以爲司隸校尉，使擊臨洮，名振匈奴，不敢犯塞，封爲輔信侯，後以老乞歸。及匈奴又犯塞，始皇遣召之。翁仲竄匿不肯行。蜀王無以應，詐云已死。始皇命以尸來，翁仲不得已，自殞而死。王塗以舍灰，納於秦。始皇命礡銅爲像，號李翁仲，置咸陽宫司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潛摇動之，匈奴以爲生校尉，不敢近塞。

唐時趙昌爲交州都護，夢與翁仲講《春秋》、《左傳》。及覺，訪其故宅，立祠事之。至高駢平南詔，常靈應助順。駢重修祠廟，刻木爲像，號李校尉。祠在瑞芳社江邊，去升龍城五十里。

論曰：李校尉，其不遇時耶！使蜀王倚爲干城，於秦既無懼，而泰盤之勢壯矣。南才北用，國内無人，校尉何樂乎？聲振匈奴哉！雖然，宇宙大名，與董天王並垂不朽。

一夜澤

初雄曦王第三世。有女曰仙容媚娘，姿容窈窕，年十八，不願嫁，惟喜遊覽，王鍾愛不之禁。每年二三月，乘船遊海外，興盡而歸。

時褚舍鄉有褚徵雲，子名童子，家物被回禄神燒化，惟遺一布褌，父子出入，更迭相衣。一日，雲病且死，囑曰：「裸葬亦可，留褌予爾。」童子竟以褌斂葬之，凍餒尤甚，日日立水中釣魚，隨商船乞食。忽見仙容船將近，逃避無所，走入洲沙荻蘆叢中，兩手抓沙爲隱身穴，還以沙覆。須臾[一]，仙容船至，命於荻蘆叢圍幔爲浴室。仙容方灌濯，水落沙散，露出童子，怒甚。又沉思曰：「我不願嫁，乃此解逅，容非天乎？」命起同浴，賜之衣裳，登船同餐。童子具道所由，仙容嗟嘆，命爲夫婦。童子懇辭不可，仍從之，使人馳奏。王大怒，不許歸國。

仙容懼，不敢復命，與童子立市場，與民貿易以治生業，卒成大市，諸商皆推爲市長。有一大商謂仙容曰：「貴人能出黄金一斤，出海外買物，來年可得十斤。」仙容從之，授童子金，與商人行。至海外瓊

園山，有道士，名佛光，居小庵，教以佛法。童子樂居之，以金付商人行買物，而留受訣焉。及商人回船，邀童子歸，道士贈一杖、一笠曰：「靈通在是矣。」童子歸，具以事告。仙容忻然，遂廢商業，相與尋師學道。一日，天晚，途中無有駐宿，乃立杖覆笠以自蔽。更深，忽變爲城廓，珠樓寶殿，府庫廊廡，金童玉女，羅列滿前。明日，人皆驚異，争持牛酒獻饗稱臣，乃置官屬宿衛，漸成一國。

王聞之，以爲作亂，命將征討，臣屬請禦之。仙容曰：「子豈敢拒父，殺戮是甘？」時新集之衆聞言如此，各散去，惟舊婢在焉。官軍駐營自然洲，日暮未進。夜三更，忽大風雷雨，揚砂走石，折木發屋，仙容、褚童部黨，一時拔去飛升。明日視之，惟見大澤深涸而已。相傳安南四不死，褚仙其一也。王聞之，嘆悔，命立祠以事之。因名其澤爲一夜澤，洲爲幔厨州，市爲琛市。後李南帝將軍趙光復禦梁兵，屯守此澤，詳下龍爪傳。

論曰：褚童、仙容，衹此孝誠感格，荷天之庥，離苦海而富貴，而瓊林佛玉洞仙，都自靈臺中點化。

【校勘記】

〔一〕「須臾」，「臾」原作「叟」，據文意改。

薄持餅

昔雄王破殷後，國家無事，欲傳位於子，會諸官郎二十二人，謂之曰：「我欲傳大位，有能珍甘盡孝稱我意乃可。」由是諸郎遍求天下珍禽奇獸，如不能及。

惟第十八郎名僚，其母先逝，左右又乏人，無以應辨，常憂思不已。忽夢神人告曰：「天地間食物所貴者米，他物莫比。惟以玉粒糯作餅，製方圓形以象天地覆載之道，中藏珍甘美味，以稱父母生成之恩。如此，則親心悦而天位得矣。」僚覺，擇香白糯米爲之，一以葉裹方蒸之爛熟，一蒸熟搗作圓，以葉盛之，依如神告，以所薦之薄，名薄持餅，奉獻。王怪問之，僚以寔對。嘗之，可口無厭，極稱其勝於諸郎珍味，禪之以位。僚謝表有云：

損二簋用享，多慚子道之未能；　乾五位居尊，深仰天恩於罔極。

餘全篇不能詳記。

自是每歲終作此餅爲奉親禮，天下效之，以僚名，因謂歲旦爲節僚。餘官郎二十一人各分封，使守

藩籬。逮後世争長不合協，各别木柵遮護，因號爲柵爲莊，今猶存其名。

論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僚之德必爲天所眷，故爲神所佑也。禮以質爲貴，猶存其質，則所薄者厚，何以文爲？

馬麟逸史録

檳榔傳

雄王世，有一官郎形體高大，因以槔爲姓。生二子，長曰檳，次曰榔，年貌酷相似，外人莫之能辨。年幾冠，父母俱亡，尋師肄業，舍於留道士家。留有女及笄，見而悦之，欲與相配。父母鍾愛不忍違，就中伯仲塤篪有未審，試贈粥一碗，就屏處潛窺。見榔推讓，知檳是兄，乃妻檳。檳有詩云：

青燈爲館客，紅葉契姻緣。灼灼花方萉，團團月正圓。
鳳占稽兆始，蘭夢應祥先。願得封留足，端憑作舍天。

榔見詩詞不及兄弟，含憤不告而歸。途經山麓，雨霖泉漲，地阻天又夕，坐笑而死。數日檳思及弟，寢食不安，遂歸。見弟尸於泉上，號哭數聲而絶。妻憶夫亦潛出，至其處見之，抱夫尸哀號，吐血數斤而死。留道士以女不告而去，恨不追訪。

歳餘，心中戚然不能自遏，備裝往。至其處，即於大樹下見源頭枯骨三。一口傍生小樹，纔二三尺許。一腹間化成大石。一胸間生小藤，長及數尺，盤旋石上，然未知其爲誰也。時當盛暑，行人至此，咸

憩息迎風，有叙及去歲三人事者，留細問之，始知其爲檳榔及己女，於是不勝哀痛。明日，伐木編草爲祠，設三牌位，具酒饌以祭之。文曰：

痛惟汝等命輕霜葉，義重丘山，連理緣纏，同根念結。思汝蒲柳質，吾喜其爲門楣；想汝松柏材，吾望其爲國器。豈意木墳大拱，楊枝之水難求；忽然山谷迷樓，蒿里之歌易起。嗚呼！音容久隔，懷夢想於三生；哀感曷勝，藉生芻之一束。兼霞永念，蘋藻哀筵。

祭訖，回程，纔就枕睡，忽見三人前來，女泣曰：「妾以夫婦之道，哀痛捐生，念罔極之恩，未能報答，敢請罪。」檳拜曰：「某等以兄弟之故，義不苟生，連及令愛，幸不見罪，復蒙惠慰，敢不來謝。」道士曰：「汝等能盡友恭之道，篤從一之誠，吾亦何恨！但以異路倏分，一朝千古，故成哀感耳！」已而取酒勸酹，三人辭去。留欠伸而寤，猶遽然一夢也。來日復詣祠所，揮淚爲別而歸。自是行客過此，皆焚香致敬，嘖嘖然稱道之。

後雄王還行至祠前，見樹果稠密，藤蘿瀰蔓，問之，或對以樹藤起生之故。王嘆賞久之，令人摘樹果與藤葉一視。有置於石上摧破者，頃之朱紅競起，有芬芳氣。王令試食之，香美可愛。於是燒石爲灰，尋塗諸葉上爲常食，唇頰丹紅，寒邪屏辟，傳於天下，處處重之。因名其樹爲檳榔葉，其藤爲芙蒥藤，凡嫁娶會同之禮，以此爲先焉。謂之檳榔者，以其兄弟之名而並言之。亦謂之槔，蓋言其姓也。謂之芙蒥者，以其藤葉扶疏，而女本姓留故也。

論曰：檳篤於兄弟之義，留篤於夫婦之倫，一片丹心，蒼蒼不忍使之埋沒。然憤兄以詩，榔固失之過；而由詩作祟，檳其何説之辭。

南詔

馬麟逸史録

初，趙衛陽王時，漢兵南侵，王及宰相呂嘉敗死，趙氏亡。漢併其國，分置守令，趙之子孫散之四方。後復會於神符横山，造成舟艦以時駕海，掠劫海濱，殺其守令。吏多畏之，呼爲南趙，後訛稱南詔。

三國時，吴孫權命戴良、呂岱等爲牧守以治之。南詔奔至天拎山在奇花縣河中社海口門處。望海岸長沙，山高水闊，絶無人迹者居之。常以劫掠爲用，守令不能禁，其衆遂盛。一夜，夢神人告，宜結婆夜國今乂安道。以相救助，遂賂遺珠玉，求爲婚姻。

晋末，天下大亂，有土酋魏翁、李奕等，亦趙家苗裔，羽翼盛多，勇略過人，爲衆所尊，與南詔連合，兵至數萬。又以珠玉賂婆夜國，求隙地以容衆。婆夜王許之，於是以海濱錯雜，分爲二路。上自岑山，下至演山，南詔並魏李居之。下路上自夔州，下至驩州，爲茄邏路，婆夜居之。各具圖本記點，祭告天地，爲盟曰：「兩路爲鄰，同惡相恤。世世交親，永無侵軼。若渝此盟，有如白日。」宣畢，拜跪歃血，結爲兄弟之國。南詔乃築城於高舍廊居之，自立爲王。其土地東際於海，西底巴蜀，南接婆夜，北夾九真。

東晋命曹耳將兵擊之，至則解散，去復屯結。或據源頭險要以攻之，或出海外山末，以避其鋭，更出迭入，四五月餘，未嘗對陣。晋軍不耐水土，嵐瘴死者太半，遂牧兵北還。

計南詔起於西漢，立於晋末，至隋唐時尤爲强盛。唐懿尊命高駢擊之。駢平南詔還至武寧，夢遇異人皋魯，詳下《魯石神傳》。亦不能克。五代時，石敬塘命李進將兵擊之，南詔大敗，奔附哀牢，改號爲頭謨國紫謨即其號也。又常以劫掠爲資，時發時止焉。有詩云：「恠來餘燼又千年，漂蕩猶能趙統延。獨立旗高山海際，北雄無奈此南天。」

論曰：我南多得山海險利，英雄資爲養晦，季世亦籍之以容身。彼南詔者，以趙之餘燼，不肯爲北人奴隸，歷西漢至五代，千餘年間，都護牧守屢作窮林之舉，終末之何。孰謂天造地設之無意乎？

士王仙

王姓士名燮，蒼梧廣信人。其先魯汶陽人，避王莽亂，徙居越。六世至王父賜侍漢桓帝，爲日南太守。王少時，遊學漢京，從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一〕，舉孝廉，除尚書郎，以公事免。後舉茂材，除涇陽令〔二〕。獻帝時，遷交趾太守；三國時，王自立羸樓城今錦城。獻帝聞之，賜書使督七郡，統領交州太守如故。王遣吏張旻詣漢修職貢，漢帝下詔褒稱，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屬吴，孫權封爲左將軍，拜諸子爲中郎將。王貢方物，吴王厚賜慰答，拜弟壹爲合浦太守，鮪爲九真今清化省。太守。

王體貌豐厚，虛懷待人，避北亂者多歸之，民號爲王。壽九十歲，在州凡四十年，善以詩書訓化，自是我南文風與北國同。王墓葬在嘉定縣今嘉平。三椏村。初王病死三日，有仙人董奉與藥一丸，水含服，捧其頭摇捎之，少頃開目動手，四日復常。至晋末，百六十餘年。林邑入寇發其冢，見體面如生，大懼，復封如故。士人以爲神，立廟奉祀。

唐咸通間，高駢平南詔，過三椏，逢一異人，容貌秀麗，衣冠奇偉，遮道相揖。駢延至幕下，與語三國

事，倏然不見。騈怪問之，村人以王靈對。騈嘆息久之，吟曰：

自魏黄初後，將來五百年。唐咸通八載，幸遇士王仙。

龍編城亦有祠祀，遠近祈禱，必彰靈應。陳太尊追封「善感嘉應靈武大王」祠扁有「南郊學祖」四字。

論曰：訓化《詩》、《書》，固公之善處，亦公之智處。使無公之教，我南文風，豈有長進之一日乎？觀於蘇定人攻之，蕭諮人逐之，至於公，人則尊爲王，奉爲神，以可見其充善心以行吾智爲何如？噫！五經海界，將太半於狂湖逆浪，在天靈爽，當默相夫斯文。

【校勘記】

〔一〕「從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穎」原作「潁」，據文意改。

〔二〕「除涇陽令」，「涇」原作「經」，漢無「經陽」，當爲「涇陽」。

西興王

王姓馮名興，唐林人也今福禄縣。豪富有勇力，能排牛搏虎。唐大暦初，都護高正平苛政重斂，興於夜間聞言：「小雄霸何不除此虐賊？」覺，乃與弟駭率服諸鄰邑，自號都君，駭號都保，起兵攻正平。與相拒數年，後用鄉人杜英翰計，率衆圍正平。正平憂憤成病死。王入府治事，未幾薨。子安立，尊興爲布蓋大王，以蠻呼父曰布，呼母曰蓋也。追尊文有云：「取彼凶殘，北來牧息。方張之焰，惟時枯骨西土，民勝孔邇之歌。雖未混其輿圖，寔肇基夫王迹。」土人以其靈顯，立祠於都護府之西祀之，即「孚佑彰信崇義布蓋大王」是也。今祠在盛烈坊籍田東南，坊人稱爲西興王。

論曰：西興王一豪勇人，無宏遠經濟，時以寸日隙光，競出陰霾世界，故羣相鼓舞爲幸耳。雖然，當此役屬時代，得百布蓋王，馳騖國内，比牧守不胥爲俘虜耶？此亦炎天正氣所鍾，宜其享千百年之香火。有詩云：「或然馮婦此前身，搏虎排牛亦出人。義幟未聞餘勇賈，猶傳怪録有都君。」

金龜神弩

蜀安陽王築城於越裳。今東岸縣，即螺城。隨築隨壞，患之，乃齋戒禱於神祇。有神過城門外，指之曰：「此築何時成乎？」王迎接入城，問之，答曰：「待清江使來。」即辭去。

來早，王出城外，見金龜從東方浮江而來，自稱清江使。王喜，以金盤盛之，置於殿上，問以城崩之由。曰：「此土山川之精，前王子所附，爲國報仇，隱於七曜山。山下有鬼，是前代伶人滯魄所化。山傍有館，館主曰悟空，有一女，一白雞，是鬼精所憑。凡人往來至宿泊，必被其害。妖氣日盛，故能壞城。若殺此雞，除此精，則城自固矣。」王引金龜就館，假爲宿泊人。館主曰：「請速行，勿留取禍。」王笑曰：「死生有命，鬼魅安能爲？」遂留宿焉。夜深，鬼精果來叩門。金龜叱之，鬼精不能入。雞鳴時，鬼各散去。金龜請王追躡之。至七曜山，寂無所見。令鑿之，得古樂器並枯骨燒散於江。又告館主殺雞以除患，雞死，女亦死，妖氣遂滅。

歸命起築，纔半月而城成。金龜辭去，王感謝，再請曰：「倘有外侮，何以禦之？」金龜脱一爪付王

曰：「國家安危，自有天數，人亦當爲之防。若有寇來，用此爪爲弩機，向賊發箭，君無憂也。」王大喜，命魯皋造弩，名曰「靈光金龜神弩」。

時趙陀知王有神術，爲其子仲始求婚於王。王許之，以女媚珠妻之，納爲贅婿。仲始誘觀靈弩，潛換其機，詐爲失手而助之，托以省親北歸，謂媚珠曰：「萬一兩國失和，我或後來，如何得相見？」媚珠曰：「妾有鵝毛錦褥，常以附身，所至岐路，拔鵝毛示之。」仲始歸，陀舉兵攻王。王圍碁自若，笑曰：「陀不畏吾神弩耶？」趙兵逼近，王舉弩，機折，敗走，置媚珠於馬後南奔。媚珠於岐處拔放鵝毛，仲始隨認追之。

至南海夜山高舍村，今屬演州。王窘迫，大呼曰：「清江使何在？速速救我！」忽見金龜湧出，叱曰：「乘馬後者賊也。」王始覺，拔劍欲斬之，媚珠曰：「妾本忠信一心，爲人所詐，死後願化爲珠玉，雪此讎恥。」竟被殺，血流入水，蛤蜊含之，化成明珠。金龜導王入海，蜀氏遂亡。仲始至，抱媚珠尸慟哭，歸葬螺城，悲惜不勝，投井死。後人得東海明珠，以此井水洗之，色愈光瑩。

論曰：蜀之亡，或者謂之金龜爲之祟。今觀清江使告王之語，曰「興亡天數」，曰「人當爲防」，已明明兆之卜矣。神弩爲守國重寶，至於仲始之誑，媚珠之惑，而王不之知，豈非人事之失。噫！五十年之蜀，幸有龜爪在，若無此神術，其亡早在趙未求和之前。

龍爪兜鍪

前李南帝爲梁兵陳伯先所敗〔一〕，退保野能，委大將趙光復禦之。光復以伯先軍勢甚盛，難與爭鋒，退保夜澤。其澤在朱鳶今東安縣。周迴不知里數，草莽蓁蕪，蘆荻叢雜，中有基地可居，四面泥淖沮洳，船馬並難行。惟獨木小舟篙行於水草上，乃可通。若不諳識岐路，誤墮水爲蛇蛟所傷。光復率二萬餘衆屯澤中，晝則泯絶烟火，夜則出軍襲擊，奪取糧食爲持久計，殺傷甚衆。梁人進攻無路，坐受其困，嘆曰：「古人謂一夜升天，信矣！」國人號光復爲夜澤王。

及侯景作亂，梁帝召伯先還，委楊孱代之。光復思退梁無策，焚香密禱，忽見神人乘黄龍而下，自稱褚仙，曰：「我一心忠孝，得飛升之術，今王誠心懇禱，故來相助。」言訖，脱龍爪付光復，使置之兜鍪，所向無敵。光復拜受，縱兵襲擊，大破之。孱敗死，梁軍散歸。

時南帝崩，光復自稱趙越王，李佛子即後南帝。率衆東下，與趙王戰於太平，五次皆北。疑王有奇術，乃請和。王以佛子乃南帝族將，不忍絶，許割界於君臣州。今慈廉縣上葛、下吉二社。居國之西，遷烏鳶城今

慈廉下姥社。佛子爲其子雅郎，求婚王女杲娘，王許之，仍鍾愛其女，納雅郎爲贅。一日，雅郎謂娘曰：「兩父王昔爲仇讎，今成和好，不亦善乎？然前日卻兵，亦有何術？」娘密取龍爪兜鍪示之。雅郎潛易其爪，托以歸省，與佛子舉兵攻王。王不意，倉卒督兵，披兜鍪以待。佛子兵益進，王知勢不能禦，携杲娘南走。至大鴉海口，一名大惡，李太宗改爲大安縣〔一〕。忽得文犀七寸，即辟水犀。持入海去。佛子躡至，不知所之，引兵還。後人以王靈異，立祠於大鴉海口，奉祀之。

論曰：甚矣！趙越王之昏也。龜爪之事，已爲殷鑑，何復蹈贅婿之覆轍乎？以龍爪興趙，還以龍爪亡趙，其興也神之賜，其亡也則人之咎。

【校勘記】

〔一〕「李太宗改爲大安縣」，「宗」原作「尊」，爲越南諱字，今改回正字，下同。

徵女王

徵王側，原貉姓，妹名貳，峯州麊冷人，今安朗縣。雄將之女也。性雄勇有義氣，嫁朱鳶貉侯子詩索。時交州刺史蘇定貪暴，州人苦之。索作政論，切諷之曰：「竊聞政在乎得民而已，仁愛爲心，則民仰之若父母；刻剥爲務，則民視之若寇讎。雖人君之尊，猶重邦本而不可下，況於牧守乎？今子之爲政，鄙斯民爲異類，狥一己之私心，復民之膏，殫民之力，上見利而不見德，下敢怒而不敢言。如此而不濟之以寬，恐危如朝露矣。」定見書大怒，報詩索殺之。

王於是憤怒激烈，與妹貳舉兵移檄州郡。檄曰：

北南分野，定在天書，蓬孛灾星，名爲民賊。我國自涇陽肇建，二千餘年，土地非北國之土地，人民非北朝之人民。逮趙統云亡，分爲郡縣，良吏所治，多得錫任，雖仰化者亦有浹心，而思舊者猶爲切齒。矧兹蘇孽妄肆狼貪，貴象犀重犬馬，輕賢士殘蒼生，黨莠害良，煩刑重斂，其政比猛虎毒蛇而更甚，令人對傘山瀘水而惻然〔一〕。予念祖國之公仇，非爲自家之私怒，大姦悉去，異衆盡耡，使

江山復昔日之鴻厖，在斯一舉。凡種類總初年之雄貉，惟我同心。是檄。

諸郡聞之，悉皆響應，遂進攻蘇定。定大敗走還，光武貶定於詹耳而死。略定嶺南五十餘城，自立爲王，改姓徵，都朱鳶。

漢光武命馬援、劉隆等，將兵來侵，王與相持於浪泊踰年。時漢兵多被嵐瘴，援憂懼，禱於鬼神。一日，見老人嬉遊，前來參謁，援喜拜迎，問治瘴之術，老人教以服薏苡能輕身制瘴氣，言訖即不見。援採而服之，瘴氣盡除，兵威復振。忽狂風雷雨大作，三舟師沉溺，步軍錯亂，漢兵乘之，王陣陷而亡。其妹貳復收殘卒，分據要險，以圖恢復。又不利，没於陣。國人立祠喝江口祀之，所禱無不靈應。

李英宗時，遇旱，禱即降雨，寒氣逼人，帝大喜。適睡，忽見二人戴芙蓉冠，著緑衣朱裳，駕鐵馬隊，隨風雨行。問之，答曰：「我二徵姊妹也，奉上帝敕行雨。」帝云「願益以滂沱」，則舉手止之。忽而覺，敕重修祠廟，祭以太牢。後托夢請立祠於左來鄉，帝許之，加封「貞靈二夫人」。陳太宗贈封「威烈制勝貞純保佑」諸美字，至今香火不絕。

論曰：徵王以家讎國恥姊甲妹戈，娘子孤軍，竟能逐荼毒吏〔二〕，救塗炭民，亦巾幗流之表表者。使瘴氣之不除，狂風之不作，時事未可知也。到此始可歸之天。生前建國，没後捍灾，剛大氣所鍾，真不愧仙龍種神明之後。

【校勘記】

〔一〕「令人對傘山瀘水而惻然」「惻」，原作「測」，據文意改

〔二〕「竟能逐茶毒吏」「荼」，原作「茶」，據文意改



麗海婆王

九真郡寧化縣，有女名趙嫗，乳長三尺，不嫁，結黨剽掠郡縣。常著金褐齒屐，據象頭鬪戰，誓衆有云：「吴子輩不足憚，我當勵志殲仇，使彼隻輪不返。」時用南話，此則譯出漢字也。吴人號爲麗海婆王。刺史陸胤討平之，死後靈顯，有祠在富田社。後有題詠云：「勁氣軒昂三尺乳，英靈赫濯九真婆。休將成敗談巾幗，怪此生來意若何。」

論曰：趙嫗亦閨流一異人哉！徵王有所因而起，嫗則無所因也。徵王猶能有其功，嫗則無其功也。然能使吴人聳動，以王呼之，則其剛心猛概可想矣。使擇英雄丈夫與之配，分營對壘，爲龍虎陣，爲鵝鸛兵，想陸刺史未能操勝算。

媢醯夫人

媢醯，占主乍斗妃也。李太宗時，以占城不修職貢，征之。乍斗率衆禦於剛諫，敗死於陣。帝俘媢醯以歸。至沲仁江，遣中使召侍御舟，媢醯不勝憤欝，以白氊自裹投江死。帝聞之驚悼，令人收葬。後每於霜晨霾夕，常聞哀怨聲，村人異之，咸有敬畏心，乃立祠奉祀。

後太宗遠行過此，見有祟祠於江岸上里仁。怪問之，左右以實對。帝爲之惻然曰：「果有真靈，切須告朕。」是夜帝夢見身著占衣，登於御舟，泣拜曰：「占主雖不與陛下抗衡，亦一方之雄也。頃因失道，上帝譴責，假手於陛下，妾等爲之俘虜。念此國破君亡，無由報塞，幸陛下送死於水雲鄉，庶幾瞑目矣。敢擬真靈誤明聽乎？」言訖，茫然而去。帝驚覺，命侍臣具牲醴祭之，褒封「協正夫人」。陳重光年，加封「佑理貞烈直猛」諸美字，以表其節。

論曰：媢醯被俘時，何不即死，或者猶望其偷生以圖報乎？及至召侍，圖報之望窮矣。惟有尋水雲鄉遊耳。料想九原靈爽，當不樂李帝之封。迨陳朝以後之衮葩，乃榮拜君賜。

乾海夫人

夫人趙姓，南宋公主也。時端宗播遷海嶠，病崩，丞相文天祥等立帝弟昺紹統。未幾，天祥爲元所擒，大將張世傑移帝船於崖山。元張弘範攻之，宋師大敗。丞相陸秀夫抱帝沉於海，世傑亦溺死，宗室與將士溺死十餘萬。

夫人母子三人，抱一板漂抵海外，饑困無所寓。山寺僧見而憫之，爲之保養。旬日間膸體還故，容貌甚美，僧見之，慾機動，夜深至卧所求通，夫人嚴拒之。僧悔來，羞怍投海死。夫人泣曰：「吾母子賴僧衆養以得全生，今因我故羞死，我亦何生爲？」乃自投於海，二女亦隨溺。僵死至我國演州乾海門抵岸，村人見之，曰：「此人僵死至此，不知幾千里，而衣裳不亂，容貌如生，非靈異曷如此？」收斂葬之。自是客船過此，有風波危急者〔一〕，懇禱即安。其清華諸海門亦立祠以事之，至今爲福神。

論曰：乾海夫人，遭困而貞，既已高人一節。至於顧恩取義，尤千古卓絶之行。宜其彰靈顯異，宜其香火祝之，處處俎豆奉之。

【校勘記】

〔一〕「有風波危急者」，「波」原作「坡」，據文意改。

越井

越井在武寧鄒山。雄王時，殷兵來侵，至山下，王求救於龍君，化身扶董天王，乘鐵馬擊之。殷王敗死，爲地府君。民立祠奉祀，經久頹壞。

至秦時國人崔亮仕秦爲御史大夫，過祠下，見其荒蕪，遂爲重修，又立石碑，題詩云：「南巡傳説昔殷王，香火君烹此一方。山秀水清空古廟，雲蒼樹鬱只虛堂。莫將成敗疑湯冑，猶凛吴靈著越裳。丹艧重光神默鑒，匡扶國祚永無强。」自此民又奉祀如故。後任囂將趙陀南征安陽王，駐營於此，增修壯麗。

殷王欲報崔亮功，使麻姑出境求之。時亮已死，子偉尚在遊學。適遇上元節，士女遊戲於北祠。或獻玻璃瓶一雙，麻姑持觀，墜地瓶破，爲守者所執，箠楚甚困。偉怜之，爲之救解。麻姑問其所居，偉具道來由。麻姑知其爲亮子，喜曰：「妾今困無以報，姑與艾一束，可帶之，勿離於身。如有人被瘻疾，以此灸之，必得大富。」偉受之，不知其爲仙人也。

至親友應玄家，玄有瘻疾，偉以艾灸之，應手而消。玄曰：「此仙藥也。」遂薦偉於任囂。囂使偉灸

之，瘦立即愈。囂甚寵愛之，開堂使居之，以備顧問。偉性通敏，好琴歌，囂女芳容見而悦之，遂與之私。囂知之，欲置之死。時歲終，祠猖狂鬼，例以人供祀。囂誘偉入公廨房，使人填其門。偉大懼，計無所出。頃之，芳容賜偉以刀，偉鑿壁出，乃暗行應玄家。

未及至，東方已白，恐有人躡後，遂避入山中。忽墜一穴，約更餘，始至穴底。日至午，始照入穴中，見四面壁立，旁有石乳流於盤，倏然有一大白蛇，長八九尺，頷下有肉瘦，頭上有金字曰「玉京子」，求食石乳。偉懼隱匿。蛇食訖，復入穴。偉居三日，饑困甚，盜食石乳。及蛇出，只見空盤，舉首四顧，見偉在側，張口欲吞之。偉懼拜曰：「臣避難墜此，饑甚，誤食王物，誠有罪矣。今見王頷下有瘦，乞治之，准免臣罪。」蛇聞之，仰首使偉治。忽有片火落穴中，偉取炙之，瘦尋愈。於是蛇向前欲使乘之，偉乃附於背，蛇飛騰，頃刻達於岸上。

偉出地，不知去處。忽見城門高閣上，有赤榜題金字曰「殷王城」。內殿宇巍峩，赤瓦珍瓏，漆光照耀。偉久坐門外，寂無音耗。望入大庭，見蓮池五色花，池上槐柳數行，清凉可愛，玉殿珠宮，廊廡軒豁，中設金龜牀，鋪以銀花席，上置一條琴。偉四顧無人，徐來抱琴而鼓。曲未終，忽有金童數百輩，侍從儀衛，開門而出。偉大驚，下庭拜伏。后笑曰：「崔郎何處來？」乃接之升殿，謂曰：「此祠往年荒廢，賴崔御史重修，深恩未報。昨令麻姑從尋之不遇，今幸君來，無以待之。且王上朝天帝，姑可少坐。」仍賜酒食。頃之，見一人長鬚大腹，奉表曰：「正月三日，北人任囂爲猖狂鬼所殺。」奏畢，后謂之曰：「羊官人可接崔郎歸。」羊官人應命，使坐於肩上，一瞬間已到山上。只見石羊卓立，偉驚異，再拜而去，遂至應玄家。

後八月，偉出遊，適遇麻姑帶瓏璲寶來，結爲夫婦。及秦亂，珠寶略盡，時大商人望南方寶氣冲天，遂來求之。蓋瓏璲自開國以來，雄王有十二寶，一以貢黄帝。傳至殷王，帶之以攻雄王，及死，埋於地，至是以賜偉。商人欲得其寶，悉罄其所有以易之，偉於是大富。後夫妻從而學道，飛化成仙。今井已污穢而穴尚存，俗呼爲越井崗云。

論曰：崔生救麻姑破瓶之困，獲仙方束艾之償，紅葉赤繩，已於此暗媒矣。乃幾陷於猖狂鬼，再陷於白蛇神，困厄流離，若是此生之前定。及至緣諧作合，又即當初觧逅人，風流佳耦，豈人間易得之物哉？父亮一爲修祠，逮子獲享潤屋之福，神之不負於人也如此。

西瓜

雄王時，有外國人年六歲，商客載來，予爲之奴。及長，容貌端正，通達詞理，王甚愛之，號爲牧偃，名安暹，以婢子妻之，寵任以事。偃有口辨，人多畏之，苞苴踵門，以致豪富，遂生驕傲心。常曰：「是我前生之物，何事主恩？」王聞之，大怒曰：「彼爲臣子，不顧君上之恩，今姑置於海外無人之地，有前生物，任爾爲之。」遂放偃於海外山沙州，囊橐饒供五六月而盡。其妻哀泣，偃笑曰：「生死在天，何憂乎？」

已而，有白鳥飛從西來，止於山陽而鳴，口中落五七核於沙。經數日，芽苗萌發，蔓葉茂盛。旬日，開花結寔，子熟離離。偃心中暗喜，試取食之，見其味清凉甘美，爽快精神，謂妻曰：「此乃天所以助我也。」於是時時種發，不可勝食。因以鳥從西過海而來，號爲西瓜，乃過音之訛也。偃每見漁船商艦過，則招來與食，人多愛其凉美，争將貨物以易之，遂成鉅富。

王使人探問，歸具以告。王嗟嘆久之，曰：「彼謂前生之物，誠不虚説。」召還，復其職。於是傳之遠

近，亦於沙洲蒔種。推牧偃夫婦爲「西瓜父母」，歲時祠祀，而以牧偃所居之州爲「安暹州」，其莊曰「牧莊」，今清華處峩山縣安暹州是也。有詩云：「大化生生滿地栽，偶令神烏特啣來。種瓜疑有前生力，故爾今生得此佳。」

論曰：牧偃之言曰「是我前生物」，誠爲達理。然知前生物矣，何乃作苞苴態耶？既貪且傲，斥之海外，宜矣。西瓜佳果，天欲使之遍其種於寰海諸區，烏先投其核於此，必此烏前生有負牧偃債也。此可以証化工之秘，亦以見天心之仁。

蘇瀝江

唐咸通間，都護高駢能通天文地理，乃築城瀘江之東，周圍三千餘丈以居之。有小江從瀘江而入，經西南抱遶迴曲抱大羅城，末流復入大江。時六月，雨水漲溢，駢乘輕舟順流而入，忽於江裏見一老人，鬚眉皓白，容貌奇偉，遊泳於江中，談笑歡喜。駢問之曰：「叟家何在？姓甚名誰？」曰：「家在江中，姓蘇名瀝。」言訖不見，駢愕然懼，焚香再拜而歸。因名其江爲蘇瀝江，以神之姓名名之也。前都護李元素移府治於蘇瀝江，方築小城，有相者曰：「君力不足築大城，五十年後，當有姓高者於此定都建府。」其言果驗。

論曰：江名蘇瀝，因神而名，則知川瀆之小，皆自天工位置，世之妄爲填塞，其如天譴何？

馬麟逸史録

范巨倆

范巨倆，武安人也。先祖占爲吴銅甲將軍，父蔓爲南晋都護，兄溘爲丁衛尉。巨倆事黎大行，爲太尉大將軍。李太宗時，以都護府多疑獄，士師不能决，乃焚香請於上帝。夜見赤衣使者，謂帝曰：「上帝有敕，賜范巨倆爲都護盟主。」帝顧問曰：「此是何人？典何職局？」使者曰：「此乃黎大行太尉也。上帝勘校有功，補南臺中司，録其舊秩，今命典按人間疑獄。」帝覺，召問左右，對曰：「此的前黎名臣，夢告不誣也。」遂封爲「洪聖大王」，以主疑獄，立祠於城南門之西。是夜，見一人衮冕趨庭拜謝，帝深加嘆賞，命撰文，鐫於堅珉爲記〔一〕。曰：

蓋聞正直之謂神，明允以折獄，帝心簡在，厥職式欽。我武安人范巨倆，閥閲名家，棟樑令器，爲黎太尉大將軍。其處己之善，秉心之公，諒可概想。自天有命敕爲盟主，賚予良弼，使無冤民，爰封爲「洪聖王」，主監典刑，庶幾時亮天工，以衍亨千國家無疆之福。銘曰：前朝太尉，惟范令公。繼乃祖父，增賁前功。節既表表，慶宜重重。綸音一降，血食無窮。彰厥靈應，民葉於中。竪碑久

遠，扶國綿洪。

此在李通瑞四年事也。

論曰：巨倆二心於鼎革之朝，而得主人間疑獄，議者以爲夢不足憑，或者節取其斷獄之一長乎？冥冥中事，塵眼多不可解。

【校勘記】

〔一〕「鐫於堅珉爲記」，「鐫」原作「携」，據文意改。

馬麟逸史録

二張大王

黎大行時，宋將孫全興、侯仁寶等將兵來侵，至大灘江，帝率衆禦之，至瀘江對壘相拒。夜夢見二人來進曰：「某二張兄弟也，一名吼，一名喝，前事吴王，常從征伐有功。後吴氏亡，丁皇聞某等之名召之。某等義不事二姓，飲鴆死。上帝嘉其忠，敕命爲神，管領鬼卒，防禦盜賊。今宋兵來侵，爲生靈苦，故來相助。」帝驚覺，以語將佐。遂具牲牢，焚香拜祝曰：「神人能與我共成此功，則褒封血食無窮矣。」夜三更，忽狂風暴雨起，天地昏黑，見一人於宋軍中，聳身長大，厲聲曰：

南國山河南帝居，分明已定在天書。云何逆虜來侵伐，汝等枯骸不葬收。

宋師聞之，大驚潰。帝引軍乘之，死尸相枕，全興等奔北，帝振旅而歸，封吼爲「威靈大王」，立祠於鳳眼江岐；封喝爲「卻敵大王」，立祠於如月村，各以太牢祭之。

村有書生，意中不平，作《義利論》以激之，曰：

義與利常相反，從義者君子也，從利者小人也。嘗聞二公盡忠於吴，義不臣丁。且丁非吴之世



讎，其得天下爲甚正，苟事之未爲害義。公等猶嫌其二姓，伏義死節，不苟富貴，大有烈士之風，於義是矣。今黎桓爲丁大臣，恩遇甚厚，一旦利人之灾，欺人之弱，而篡奪之，踐君位，蒸君妻，曾犬彘之不若。以公守義人，奈何從而助之，蒙他褒賞，血食百世？是則顧利而忘義也。何生死之二其操耶？此吾所以不平也。

騰寫畢，至祠下宣讀一遍，焚之而歸。方坐看書，忽思睡。見二人來，一著白衣，一著赤衣，前揖曰：「奉吾主令召君。」即導之行，及數百步，已見二人出迎，揖延入坐，語生曰：「卿何見責之深耶？今爲卿陳之。我輩於前朝有功，又能盡節，奉上帝封爲神，一領白衣鬼卒，一領赤衣鬼卒，係江山盜賊稼穡事皆主之。昨者宋人爲寇，殘害生民，吾職當爲剿除，故借彼力以鋤之耳。至於彼之篡奪，我何預哉？彼以不仁，禍將至矣。安能久乎？若夫利彼之爵，非吾志也。彼以吾有功，不得已而虛加之耳。且吾既蒙上帝敕命爲神，縱彼不封拜，寧能已乎？卿反責我營利，此我不能不爲卿說道也。」書生曰：「如此則二公真神明，吾所言過矣。」於是撫掌大笑，酌金罍爲餞。生轉身一覺，具以其事告村人。村人益賀加敬畏，崇奉香火不絕。時有贊云：

忠貞懸日月，伯夷雖死不從周；　詩賦化干戈，諸葛已亡猶走魏。

蓋紀其實也。

論曰：二張盡節顯靈，爲將爲神，真是難兄難弟。其爲生靈計，原不期暴白於人間，然不有村口譏評，何由破庸眼俗情之惑！

朔天王

丁先皇時，巨越人吴某，常遊衛靈山，愛其景幽勝，立庵居之。夜夢神人，身長數尺，被金帶甲，左執金槍，右擊寶塔，狀貌可畏，從者千餘人，前來謂吴曰：「我毘沙門王也〔一〕，從者皆夜叉衆。上帝有敕，命我揉北寇，保此下民。於汝有緣，故來相告。」吴驚覺，俄聞山石間有呵喝聲，吴甚疑懼。及旦，入山中，見一大樹枝葉欝欝，有祥雲蔭其上，命工伐之，刻爲神像，如夢中所見，立祠以事之。

丁少帝時，宋兵南侵，帝素聞其事，命吴詣祠禱之。時宋軍屯西結，兩軍未接，忽見一人踴出波上，聳身長大，首髪上指，瞋目而視，神光閃爍。宋兵大驚，退保岐山。又遇波濤汪洋震蕩，蛟龍騰躍奔馳，衆皆驚潰，郭逵乃棄寨歸。帝嘆其靈異，爲之增葺祠宇。或云董天王平殷賊，乘鐵馬而歸，至衛靈山，登山頂榕樹處，冲天而去。遺衣於樹下，人謂「易服樹」。凡有祈禱，用茶果餅素而已。歷李時，欲便祈禱，乃立祠於西湖之東，載在《祀典》，至今香火不絶。

論曰：我國所被外患，前後不一，皆得神明助順，神界其可略哉！毘沙門王，即扶董天王，前此降生，此次現靈，爲仙爲佛，爲聖爲神，令人不可思議。

【校勘記】

〔一〕「我毘沙門王也」，「毘」原作「昆」，據佛教神名改。



馬麟逸史録

龍肚神

神本龍肚之精也。初高駢爲安南都護，築大羅城居之。一日，出遊東門外，忽見雲霧大至，有一道五色雲送出，光芒奪目。中見一人，身長數尺，衣冠奇偉，乘赤龍虬，手執金簡，蟠旋其中，良久倏不見。駢驚異以爲鬼精，欲設壇以攘之。是夜夢其人曰：「公勿生疑，吾非妖氣，乃龍肚精也。以公新造城府，故顯見耳。」駢愀然覺，以語僚屬曰：「吾不能服遠人也哉？何鬼外窺伺，爲不祥事乎？」乃立壇場設爲形像，用鐵爲符，重千斤，咒誦三日夜，埋於其處以壓之。忽見天地窈冥，雷霆轟烈，風雨驟至，頃刻間，鐵符拔出地上，盡碎爲灰。駢大驚嘆曰：「此處神甚靈異，不可久留。吾當北還，不然將有凶禍。」未幾，僖宗有詔召還，駢果被誅，以高鄩魯代之。自是人多敬憚，立祠於京師市側以事之。

後李太祖建都於此，夢神人來賀。上曰：「汝能保億年香火耶？」對曰：「但願國祚綿洪，億萬年之久，不啻神保億年之香火也。」及覺，以牲醴祭之，封爲「升龍城隍大王」。時有大風振蕩，破壞屋舍，而其祠晏然，又封「尊明大王」，遞年迎春行禮於此祠焉。歷陳朝屢有大患，其祠未嘗延及。陳光啓有

詩云：

昔聞赫濯大王靈，今日方知鬼膽驚。烽火三燒祠不動，風雷一陣鐵成輕。
指揮摧制千餘衆，呼吸消除百萬兵。願伏餘威摧北敵，山河依舊晏然清。

京城人頂香絡繹，至今爲福神。

論曰：駢以都護自高，國中靈處多用術壓，前寒心於傘山神，繼落膽於龍肚神，至是而技窮矣。駢之禍，乃其罪爲唐帝所誅，非神之禍駢也。若神一一作禍，則被禍者種種，非獨駢一人。

馬麟逸史録

都魯石神

初，武寧人皐魯，爲安陽王將，有功，貉侯嫉之，譖於王。王信之，斥歸田里而亡。及唐咸通間，高駢平南詔，還過武寧部，次於地頭，遊覽風景，凛然有英氣接人。已而就寢，見一人身長九尺，石面稜增，著赤裩束帶來謁。問之，答曰：「我姓皐名魯，事蜀王有破敵功，爲貉侯所譖見廢。没後，天帝憫其無過，敕賜江山管領。凡寇盜稼穡事，皆得主之。今既從明公討賊，區宇泰然，復至本部，於禮不可不謁。」駢問曰：「貉侯何事見嫉？」對曰：「幽冥事不可漏洩。」駢强請之，笑曰：「安陽王，金雞神也；貉侯，白猿精也；我，石龍之精也。雞猿相合，與龍相尅，故見嫉。」言訖，騰空而去。駢寤，以語僚屬，遂吟云：

美哉交趾地，悠悠萬古來。古賢能得見，終不負陽臺。

其見靈如此，俗呼爲「大灘都魯石神」。

論曰：神之從高駢平南詔也，非助駢也，爲生民也。然不有武寧之現身參謁，則區宇帖泰。人但知爲高都護功，豈知人也有神焉。

銅鼓山神

銅鼓山在乂安安定縣丹泥上社，神本其山浩氣之英也。李太宗爲太子時，太祖命提兵伐占城。至安場駐蹕，夜夢見異人著戎衣，謂之曰：「臣銅鼓山神也，願從王師以立戰功。」覺，大喜。後平占城凱還，立祠於京師之左，慈恩寺後以事之。太祖崩，太宗奉遺詔即位。是夜，夢神人謂曰：「翊聖、東征、武德三王謀不軌。」明日，三王果伏兵急攻諸門，帝命黎奉曉拒戰。奉曉拔劍開門，直至武德軍，大呼曰：「忘恩背義，蔑視嗣君，奉曉請以王頭爲獻。」直趨武德王，斬之。東征、翊聖皆驚遁，内難悉平，如有神威之助。帝乃褒封爲「天下盟主」，每年四月，會百官盟誓。其文曰：「爲臣不忠，神明殛之！」自是人多香火崇奉焉。

奉曉，清華那山人，身長七尺，勇捍有威。梁江人有借力鬭者，公能拔苗芽連根擊之，至是平内難。後從征占城，擒其主乍斗，凱還定功，奉曉願立冰山，還擲大刀，刀墜至處賜以作業，帝許之。奉曉一擲遠十餘里，刀墜多麋，即以賜之，蠲斫刀穀税。及薨，荒土人立祠事之，屢有顯應。歷朝贈封，累至王爵。

論曰：銅鼓神既助功於潛邸之日，復告變於繼統之初，則李太宗之德，足以居寶位，而爲神所眷祐可知矣。天下盟主，與都護盟主，皆在太宗時，孰謂其不可度而可射哉？

馬麟逸史録

李服蠻

李服蠻，唐林安所人也。身長八尺，體質豐碩。爲李南帝大將軍，守唐林以病終。後李太祖巡覽，至安所鄉，見山奇水秀，恍然有感，遂斟酒酹之。祝曰：「此地風景殊勝，倘有傑人俊士，灝氣英靈者，受朕明享。」是夜，夢見一異人，前來拜曰：「臣本鄉人，姓李名服蠻。李事南帝以忠烈得名，命守唐林一帶江山，民皆安居。没後，天帝嘉其忠勇，敕命守職如故。常領鬼兵，討賊於兹有年。今幸遇陛下，待以殊禮，敢不來謝。」既而從容吟曰：

海内罹塗炭，賢人匿姓名。中天明日月，孰不見真形。

吟訖，騰空而去。帝覺，具以告臣僚。御史大夫梁任文曰：「此神意欲立祠繪像也。」帝命置珓環得吉，遂命立祠塑像，一如夢中所見，封爲火神。是夜，見其人來謝，帝欲問，忽失所在。陳元豐間韃靼入寇，過其境，馬跪不進。村人率衆拒戰，大破之，虜終不敢犯。重興年再入寇，所至皆殘破，獨此鄉村晏堵，如有神護。北寇平，加封「征虜明高」諸美字，至今尤顯赫焉。

論曰：李將軍其審時耶？蒙昧之天，仍爲之潛；開明之天，始爲之現。觀光用賓，在神界亦有然。至於助宋平元，保全方民，乃將軍餘事。

冲天神

神乃建初寺土地神也。昔扶董鄉立神祠於此，後僧徒復立建初寺於祠之西北，歲月侵尋，卒成一場佛寺，遂以其祠爲誦經所。然鄉人猶以爲神祠，歲時禱祭。及多寶禪師重修祠宇，傳燈持咒，以神血食與佛異，意欲移之。忽有榕樹題詩曰：

佛法能容廣，聽吾住净園〔一〕。若非其種者，任子别方遷。

多寶見之，震悚不敢移。後數日，復見偈云：

佛法慈悲大，威靈覆大天。萬神皆變化，三界共周旋。
吾子能持正，邪魔孰敢先。知神師法戒，萬劫保祇園。

多寶見之，乃設壇爲神受五戒，以齋品祭之。

初，李祖潛龍時，嘗與多寶遊。登極後，嘗幸其寺。時多寶迎鑾駕登寺，厲聲謂神曰：「佛子既能落俗，又能慶賀天子乎？」忽於榕樹見偈云：

帝德乾坤大，威靈振八埏。幽明蒙厚澤，優渥那冲天。

帝大驚異，賜號「冲天神王」，命立神像，及侍從八軀，爲瞿曇沙彌僧落髮稱沙彌。之具。復見詩四句云：

一鉢功德水，隨緣化世間。重重光照耀，影没日登山。

多寶以詩進，帝不曉其意。後李朝八位失御，惠宗第八子諱昰，乃「鉢功德」、「日登山」之驗也。其顯應如此。

論曰：色色空空，是神是佛，能令禪師震竦，聖帝榮褒。至於「日登山」之偈，尤得梵家三昧。意其暮鼓晨鍾，菩提説法，冲天王亦樂爲點頭。

【校勘記】

〔一〕「聽吾住浄國」，「聽」原作「咱」，爲越南俗字，今改爲正字，下同。

開封大王

神本藤州土神也。黎臥朝時，李公蘊親典衛兵，食邑於藤。一日，遊過此，忽有暴風大雨立至。顧問江皋是何神廟，能靈應否？村人曰：「此古廟，土神也。」公厲聲曰：「若卻得一陣風雨，那個邊晴，方是靈應。」頃刻間，一半江晴，一半江雨。公驚服，命增加修葺。村人有詩贊曰：「美矣李公威望重，爽然此地著靈英。卻教暴風無侵犯，那個滂沱那個晴。」公蘊聞之，有自負意。及謀大事，詣祠求夢，見神人報曰：「要勝克勝，要成克成。諸方皆順服，天下享升平。三年民樂業，七廟主安寧。」覺，喜爲吉兆。及得天下，升藤州爲太平府，封其神爲「開封大王」。陳重光時，加封「鎮國」諸美字。

其祠在堤內，每洪水泛溢，江邊不奴村人，嘗見車馬傘蓋，侍從循行，若護水者，故堤雖卑而水不爲害。後經久，河崩，將近祠廟。黎朝統元年，移於堤上，基址樑棟已立。一夕，吏士匠衆宿於堤上，見人來借畚鍾。頃刻，聞新廟間隱隱有聲，如役作狀。旦視之，見轉向堤左三尺許，衆甚驚異。太守黃南金有詩云：

分土州墟丕赫赫，開天玄妙仰巍巍。祠成欲識真靈迹，但看神功妙轉移。

蓋衛其靈顯也。

論曰：半雨半晴，龍顔悚動，開天翊運，護水彰靈，藤州土地之英，如此赫濯。惜乎河王難抗，祠廟爲移，神力亦有時而屈耶？

三江福神

神本白鶴土神，名土令。唐永徽中，李常明爲交州都護，見白鶴地襟山帶江，威風凜凜，遂立大清館，設三法像以禱之。别開一幕，擬塑神像，而不知孰靈。乃焚香咒曰：「此間神祇，有能顯應，急現形像，得便塑繪。」是夜，夢見二人，容儀俊雅，各擁兵威，趨向幕前。常明問曰：「公等何姓名？」曰：「一名土令，一名石卿。」常明請較藝，勝者爲先。石卿應聲一躍，到那江邊，已見土令先在了。再躍那江邊，又見土令先在了。常明覺，遂塑土令像事之。州人敬奉爲三江福神。陳朝學士阮固以征哀牢拜謁，有詩云：

龜龍符印掛腰間，功業希求付妙官。賤質書生無所望，祇來祠下乞平安。

及學士王成務從征西蠻，凱還拜謁，有詩云：

貔貅百萬奮王兵，勢壓雲南塞外城。江左區區無足慕，勿勞鶴淚作威聲。

其見敬重於人有如此。

論曰：較藝争先，神界猶如是，況於人乎？一方香火，固開天工位置，然亦高才疾足者先得之。

后土神

初李聖宗征占城，還至海門，忽有暴風疾雨，波濤洶洶，船不能渡，乃泊於江岸。是夜，夢見女人素衣淡妝，婉娩登御舟而言曰：「妾乃南國土地之精，托棲於木久矣。願從王師以立戰功。」言訖，倏然而去。帝覺，召語左右及耆老。有僧惠生奏曰：「此神棲於木，可求而得。」帝命左右求之，偶得一木於岸上，頭似人形，宛然如夢中所見。命置船頭，焚香再拜。頃刻間，風晴波帖，旬日達於占城，縱兵奮擊，大破之。拜師還，至於其處，敕立祠廟，封爲「后土神」。頃之，又波濤洶湧如初。惠生奏曰：「此神不欲避居沙岸，請許候駕回。」帝從之，波濤復從而帖。乃回至京，命立祠於安朗鄉以事之。陳英宗時，遇旱，築壇禱於祠下。夢見女人來曰：「本祠乃勾芒神，能行風雨。」帝覺，命有司詣祠祭之。驟然天雨滂沱，敕封爲「后土夫人」，多有顯應，後贈封爲「應天化育后土夫人」。

論曰：神能震風而湧波濤，而海岸幽魂，必待附鳳攀龍，始能著靈聲於人世。英雄之未得君也，何異於棲木神哉！

菩薩真人

李朝佛迹山天福寺，有僧姓徐名路，字道行。路父榮，仕李爲僧官都察，遊安朗鄉，娶曾氏女，因家焉。路，曾氏所出也。少遊俠，倜儻有大志，與儒者費生、道士黎全義、伶人潘乙相友善。夜則勤苦讀書，日則擊球弄笛。父常責其荒怠，路遂手不釋卷，後應舉中白蓮科李陳時，有僧陸制科，即此科也。未幾，父公與道人延成侯謝大顛有隙〔一〕，大顛以邪術殺之，棄蘇瀝江，流至安决橋大顛家，忽立而指，經日不去。家人懼，馳告大顛。大顛至，喝曰：「僧恨不隔宿。」尸應聲而出。路思復父讎，計無所出。

一日，伺大顛外遊，欲邀擊之，忽聞空中聲曰：「止！止！」路懼，投杖而出去，欲往印度國求靈異術以抗大顛，途經幽巒險阻而還。遂遊佛迹山，結白蓮社，以受五戒，日誦《彌陀經》至十萬遍。一日，見有人容貌雄偉，前來致辭曰：「我鎮天王也，感君持經功德，故來相報。」路知道法已圓，父讎可復，乃至安决橋，以筇杖投急流水中，其杖逆流先行至西楊橋。路喜曰：「吾法勝大顛矣。」於是作藏形法，直至大顛所，叱之曰：「汝不記曩日事乎？」大顛仰視空中，無所睹，因擊大顛死。

戴天讎已復，乃往叢林，訪求真印。聞喬智玄名於平化道，自往拜謁，因問真心偈云：

久混凡塵未試金，不知何處是真心。願承指教開方便，擬向菩提斷苦尋。

玄答曰：

秘訣真傳直萬金，個中滿露是禪心。河沙景及菩提道，擬向菩提隔萬尋。

路茫然不契而去。後見洪範於崇雲會下，問曰：「如何是真心？」範曰：「何難！個是是真心。」路豁然自得，又問曰：「如何保任？」範曰：「饑食渴飲，晝行夜宿。」路喜辭而去。自是衣鉢接傳，遂有清海慈航，昏衢巨燭之志矣。有僧問路曰：「立行坐卧，如何是仙心？」路示偈云：

作有如何有，爲空一切空。有空如水月，勿著可空空。

時仁宗無嗣，會大慶三年三月，清華人上言：「河濱沙洲，有三歲兒靈異，自稱覺皇，陛下所好，無不知之。」帝遣中使往視，果如所言，迎回京師，居報天寺，欲立爲太子。羣臣切諫曰：「彼誠靈異，托生宫中，然後可。」帝從之，設大會爲托胎法。路聞之曰：「此必大顛化生，圖消怨府之計耳。」乃命其姊佯爲觀會，而密持結印數株，埋於簷上。及三日，覺皇瘈病，語人曰：「偏滿世界鐵網羅罩，欲他生無由也。」言訖而亡。帝疑路咒解，命求之，果獲結印於興慶樓下，有路之名。帝大怒，召臣僚護罪。時崇賢侯赴京，道過佛迹山，路遮道哀訴曰：「願垂情救一貧僧，異日投胎爲報。」侯領之。及至延護，僉曰：「路罪宜加極刑。」侯奏曰：「覺皇若有神力，雖百路不能咒解。今如此，路出覺皇遠矣。臣愚以爲，與其罪路，莫若賜之托生。」帝以爲然，於是路徑至侯第，就夫人浴處。夫人怒以告，侯素知其意，置之不問。夫人於是有娠。路囑侯曰：「臨誕時，可先來告，及滿月轉胎。」侯使人告之，路乃澡身男服，謂其徒曰：

吾宿緣未了，猶且出爲天子。若見身有殞壞，當沉入深海，不在生滅矣。

其徒悲泣，路示偈曰：

秋來不報鴈先知，堪笑人間勞自悲。爲汝門生傳著論，古師幾度作今師。

言訖，脱形岩谷。夫人遂生子，命名陽焕。年及三歲，仁宗養之宫中，立爲太子。仁宗崩，陽焕即位，是爲神宗。

初，長安大黄人姓阮名至誠，字明空，少嘗耽心釋典，師事徐路歷一十年。路奬其有志，悉爲印符以予。及路尸解，謂至誠曰：「昔吾世宗道已圓成，尚有金槍之報，以道法玄微，寧能自免乎？我當出世居人主位，便生病債，理數難逃，於汝有緣，可相救解。」後神宗瘻病，咆哮如虎狀，良醫應詔而至者甚衆，莫能措手。偶有童謡曰：「要治天子疾，須得阮明空。」乃遣使求之，得於國清寺。明空下船時，飲食棹卒，以小鍋飯予食，曰：「貧僧飯少，恐不能充爾等腹。」已而，衆食不能盡。明空又曰：「汝等暫駐少頃，待潮漲，然後啓行。」衆從之，頃刻已到京矣，衆異之。明空入見，持大釘，長五六寸許，釘於殿柱，厲聲曰：「能拔此釘，方可療疾。」如是再三，人莫能應。於是以左手拔之，衆皆驚異。及謁帝，大聲言曰：「大丈夫貴爲天子，乃發此狂亂耶？」帝大驚股慄。令以大鑊煮水百沸，以手攪之數回，遍浴帝身，疾尋愈。拜明空爲國師沙門，以褒賞之。至英宗大定二年，明空入滅茶毗，年七十六。今膠水普賴諸寺，皆有塑像奉事。

一説徐道行思報父仇，投香積精舍修道。路逢阮明空，與之結友，俱詣雲夢寺。其師授之神通訣，二年各辭歸。道行欲試其術，戲於險中化虎以驚明空。明空覺之，責以邪行，兼有咒語。道行悔謝，且

云：「他生業障未除，煩爲解之。」道行歸柴山，明空還膠水，聞道行尸解，笑謂其徒曰：「此和尚尚慕人寰富貴耶？」及治神宗病入見，爲説前生因果，帝悟，病尋愈。賜之金幣，辭不受。有偈云：「麒麟圖後未，月望到中天。」後帝享國年壽，諳符偈語云。

論曰：六玄八慧，超入上乘，復大讎，醫奇疾，何等孝忠；爲天子，爲國師，時之適然。豈若他淄流塵情之慕？

【校勘記】

〔一〕「父公與道人延成侯謝大顛有隙」，「侯」原作「候」，據文意改。

和尚二真

李嘉慶中，有僧姓楊字孔路，青海人也。世以漁爲業，至孔路出家。因鄉人覺海相友善，遊荷澤寺棲焉。外嚴梵唄，從事北丘，心神爽然，粗得大鑒真印。時爲羽客毛仙，覺有兜率尼珠之報，復於本縣寺掛錫。時有侍者白雲曰：「某自來茲，未蒙指示心要。敢偈云：『鍛煉心神始得漬，森森直幹對天庭。有人來問空空法，身坐屏邊影集形。』此何謂也？」孔路警之曰：「汝從山來，吾爲汝接。汝從水來，吾爲汝受。何處不與汝要？」乃呵呵大笑。大慶十年三月五日真寂，其徒收舍利，葬於寺門。

初，覺海慕釣魚，常遊江海。年二十五，捨竿從事桑門，居荷澤寺，尋爲孔路法嗣。後居延慶寺。時李仁宗與通玄直入蓮骨山，於凉石坐觀，忽有蛤蚧對鳴，聲聞可惡。帝命玄指之，玄默咒，生墮其一。帝笑謂覺海曰：「留一與汝。」覺海注目少頃，一個不墜。帝異之，作詩美之曰：

覺海心如海，通玄道亦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由是馳名天下，俗、僧多傾慕之。神宗朝累徵不起。或問：「佛與衆生，孰爲賓主？」乃題一偈云：

一覺你頭白，報你者作客。若問佛境界，龍門逢點頞。

將臨終，示衆偈云：

春來花蝶善知時，花蝶須臾是應期。花蝶看來知有劫，莫將花蝶向心持。

是夜，星殞於大寶寺宅東隅，平旦，端坐真寂，至今猶聞其名焉。

論曰：捨業漁而尋鷲嶺真遊，皆得龍樹、馬鳴衣鉢。古語云：「放下屠刀成佛子。」信然！

蠻娘

士王時，羸樓城南有寺名福嚴，僧號迦囉闍梨，從西方來居焉。能行獨脚立法，民多敬畏，樂入惠門者甚衆，蠻娘亦與焉。每於朝夕爭嶎香積厨，以奉桑門之饌。一日，僧講經夜深乃罷，適蠻娘當門熟睡，漸忘機。僧經門，喚之莫醒，遂跨行身上，蠻娘暗然心動，已而懷娠。及數月，面常愧赧，若無所容，僧亦恥之，各棄其寺而去。蠻娘行至源頭江岐寺居之，滿月生一女，抱尋迦囉僧。夜深至岐路榕樹，見樹中有大孔，藏所生女於此，曰：「寄汝佛子。」遂去。會見僧於别寺，僧賜一杖，囑曰：「每見歲旱，以此杖立地，爲普施之方，人多被澤。」

後蠻娘年八十餘，會秋天江漲，榕樹崩，流至寺前江津，旋繞不去。人争斫伐，刀斧盡折，合衆并力拽之，樹終不動。蠻娘至，以手攀之，樹隨轉動，因使蠻娘搴於岸上，分爲四段，以作佛像。惟本一段於藏女處，已化成堅石，匠人投於淵，忽見光芒送出如虹。一刻久，其石始沉，投者立死。衆懼，復雇漁人入淵取歸，刻爲佛像，妝餙以金。闍梨至，設諸號曰「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方禱雨，無不應

驗。因謂蠻娘爲佛母。迨後四月八日，蠻娘長往香國，葬於寺側。人以是日爲佛生辰，士女咸集，以爲勝會，年年遊戲歌舞，遂成其俗。因號爲「浴佛會」，至今猶有之。

論曰：蠻娘之生怪乎？曰：非怪。古有履巨人迹，夢神人交而生，此何足怪？且其生而成雲雨雷電，豈是尋常？想此蠻娘婆心，闍梨修得真訣，故佛祖假之緣耳。縱無過步，當亦托生後之借禪門爲桑濮，無以此藉口。

神珠龍王

前吴時，洪州橋檫人鄧泱，與鄉人阮善射相友，常業捕魚。一日入海，偶見一物，形類木，長三尺許，色似鳥卵，隨潮流至，取之歸。及聞物中有聲，若相對語者，二人驚懼，卻之中流，移船别洲宿焉。後夢有人來謂曰：「我乃美龍之子，東海龍妃所出也。曩美龍與妃交而生我，恐東海王知之，故寄汝等守護，莫令他物觸之。我長成，必能福汝，無他憂也。」二人覺，以事相告，乃顧江邊，見那物已附船矣。異之，載以歸。至布拜鄉，其物忽躍岸上，二人以爲此必欲留之意，環玟得吉，遂創立祠宇，刻神像以事之，屢有靈應。後丁皇使人氽海求珠，遍行海口，一無所獲，惟鄧、阮子孫得之甚多。吏問其故，以禱神對。吏歸以聞帝，遣備禮祭，由是大獲，遂褒封爲「神珠龍王。」然惑於邪人咒咀，有害及良善者，非神之德也。

論曰：金玉與善人孰寶？神以得珠之利，榮荷褒封，然惑咒咀而害善良，則非聰明正直者也。使遇聖朝，當加斧鉞。

馬麟逸史録

東海妖魚

上古時，大海之東有妖蛇，長五六丈，多足如蜈蚣，行則動風雨，遇物即横呑直啗，人多狼狽。後死化爲魚，居於海島。歲久産育日繁，能通言語，化作人形。船艦往來，多被傾覆，卒成魚餌。或假相貿易，誘至穴房而呑之，人多被其害。於是併力開别路行，奈山石巉岩，林木蟠結，實難下手。咸叩蒼穹，嘆息而歸。

是夜，聞山間隱隱有聲，如擊柝狀，衆共潛行窺之。見有扇鯉魚風，有持白虹劍，有駕赤虬乘龍駒者，相與鑿山斬木〔一〕，頃刻將成大路。忽聞山上雞鳴，一一散去，纔及半工而止。及旦視之，始知衆仙憐憫衆生，爲之闢路，而妖魚爲雞鳴以昧之也，至今猶謂之「仙穴巷」。自是以後，爲禍愈烈，蠻民不勝其害，相率而呼龍君曰：「逋主何在？願爲生民除此妖物。」龍君倏然來，敕陽侯波神名。嚴戢波濤。乃假爲商船，從上流而下，魚聞船聲戛戛，即帶舊形，離穴半里以迎之。船將近，魚張口欲呑，龍君遂投炎熱鐵丸。魚口爛敗，激怒騰躍，船幾覆者三。龍君出騰空之劍以斬之，其尾斷鋪之山下，因號「龍尾山」。魚

身殊痛，伏入穴底，乃以岸石投下，爞熱相攻，殄滅殆盡。惟元惡者排出奔馳，投流海山，化爲狗遁走，又追斬之，因號「狗頭山」。身流入漫，因號「漫材」，以俗呼狗爲材故也。

論曰：蛟龍咬傷，文身可避，乃如許酷烈，禍更大倍於蛟龍者。嗟乎！羸鱗變化，萬狀千形，世之被妖魚患者非一。逋乎何在？胡不投熱鐵丸，出騰空劍，以拯寰海蒼生？

【校勘記】

〔一〕「相與鑿山斬木」，「木」原闕末筆作「才」，據文意改。

白狐九尾

上古時，升龍城猶是村居。西有小岩，東沿瀘江，西枕蘇瀝。岩有小穴，叢莽深幽，九尾白狐居之，生有九子，乃千歲狐精也。善爲妖媚，變化百端，時衣白羊裘，向尋春容，而排謔之者；時著白鵝衣，縱白衣鑾，歌唱以誘之者。花容玉調，真能况慾海，蕩愛河，入陷穽，而莫能出者也。時雄王素聞其事，命雄將將兵除之，不能克。貉侯進曰：「彼爲妖獸，而以人力制之，何以能勝？不如表奏龍君，請奮威靈以除之。」王以爲然，乃作表文，薦於龍君曰：

伏以荷先祖靈，欲使磐石泰山億萬載；爲生民計，豈忍長蛇毒豕在人間。我武惟揚，明神默相，睠惟我越，肇創鴻圖。山林無魍魎之灾，河海免蛟龍之患。狼烟屏息，雁宅安寧，曁於藐躬，丕承大統。柰兹狐蘖，妄肆妖氛，嘯雨啼風，挾狙詐以欺孤弱[一]；來山去野，假虎威以昧人羣。捨之則作□□妖，攻之則匿形隱迹。射獵不堪人力，殄除須仗天威。尚其鑒蟻悃之誠，命象牙之將，乘風破浪，□□貔虎之威，掃穴犁庭，絶去城丘之患。長衍鴻庬之統，寔惟炎運之休。無任仰聖戴

天之至，謹奉表奏以聞。

讀訖，龍君大喝曰：「彼以黔驢一技，敢縱蠆尾毒，私自魚肉生民如此，罪在不赦。」遂作雲霈雨，漲水揚波，鑿破岩穴，浚成大潭，殺大狐併其子，因號爲「尸狐潭」，今西湖是也。其潭深闊，彎繞里餘。雄王於此立寺觀鎮之，即千年寺、觀羅寺也。湖之西岸，村民居之，至今猶謂之「湖村」。其穴尚在，今謂之「狐穴」焉。

論曰：狐之患，在上世猶有之，况後世乎？有靦面目而爲狐者，不勝其數，恐龍君之誅有不勝誅者。

【校勘記】

〔一〕「挾狙詐以欺孤弱」，「欺」字原殘缺，據文意補。

猖狂鬼

上古時，峯州有一大樹，名桅檀，高千餘丈，枝葉蟠屈數千里。有白鶴一隻棲其上，因名其地爲「白鶴地」。其樹歲久化爲妖鬼，勇猛有威，多爲民害。涇陽王以神術勝之，妖氣稍屈，然猶出彼入此，人甚畏之，號爲「猖狂鬼」，立祠事之。每於歲暮，以生人爲祀，其民始安。雄王命婆娑國蠻今演州。與獮猴國近我國西南。交通，潛奪其子納之，以供其祀，歲以爲常。迨任囂爲龍編令，無以人祀，遂暴病死，自是愈加嚴畏。

丁皇時，有宋人名文俞，耽心釋典，嘗周遊四方，能通四夷言語，至此遊我國，年八十餘。先皇聞有奇術，以師禮待之，欲除猖狂鬼者。文俞曰：「彼誠雄悍，非善謀不能勝。」乃以其術娛之〔一〕，有曰騎、曰竿、曰釣、曰險者，歲暮行之，以獻諸神。騎者，騎馬奔馳，乘身取物於地不墜也。竿者，身自仰卧，以足底盛表竿，使人登竿頭而不倒也。釣者，造飛雲橋，高二十尺，編麻爲大索，長三十六尺，繫兩頭埋於地中，加樹上，疾行騰踏，優遊往返，懸身俯仰而不墜者也。險者，拍手踴躍，歡呼吼喝，進退高下者也。而又多擊鐘鼓，諠譁亂躁，歌吟舞蹈，以助其鬥。內設盛禮以祀之，猖狂大

悦，不虞他事。文俞乘其不意，持秘訣斬而滅之，部衆悉散。自是妖氛屏息，民安其其生焉。

論曰：陰界有猖狂鬼如此，何怪乎乘威勢以浚民膏脂，爲陽界之賊乎？狃惡不悛，天必生文俞其人以救世。

【校勘記】

〔一〕「乃以其衛娱之」，「娱」原作「誤」，據文意改。

夜叉王

上古時，我國之南界，有沙嚴國，其王號夜叉王，又名長烏王。比接胡孫精國，孫精太子名微姿，妻曰白凈娘，淡施妝粉，自有艷容，真秀色可餐者也。夜叉王聞之，欲得爲婦，乃潛率衆襲擊胡孫精國，奪白凈娘以歸。微姿大怒，遂率獮猴國之衆，移山塞海，悉爲平地，以通其衆，攻破沙嚴國，殺夜叉王，復取白凈娘以歸。蓋胡孫精乃獮猴之精也，其王名十車王，今占城國是也。

論曰：夜叉王奪人之妻，其見殺宜矣。乃二國人民，兩次受兵戈之害，以一婦人之故，色波之震動於塵海如此哉！

附〔一〕

金顔山

金顔山，在乂安處青漳縣知禮社偈長册。其山聳高千仞，盤旋周迴三十里許。世言南國有「三大山，一三島，一香積」，而金顔居其三也。山最靈異，外望如仙女圍棋之狀，就而近之，只是巉岩。俗傳收星山，凡人之死，星落於此。惟國君之星，大似絹疋，長丈許，頭帶火光。初到時，横鋪谷口，伊方民備辨禮儀，祭於山畔。祭訖，聞谷中有三大震聲，若雷轟迅烈，然後飛入。《驩州風土記》所載，阮笠峯詩有云「收盡精靈氣，安南小泰山」是也。

景興己丑年，朝廷攻討鎮寧，揀取另兵。伊社人名文益，年纔十八，父已早亡，本社迫打爲另，文益避山谷中，摩暗而行。久之，倏見光明，四顧行人往來如織，想是他鄉風景。只是道傍茅舍，陳列饘粥，過者或啜或食。文益腹饑，本欲來喫，又疑之，不敢食。望見大橋，行五六步，忽見其父自橋邊走來，謂文益曰：「汝何從到此？」文益認得父面，具言始末。父曰：「此是閻羅境界，此橋名大羅橋，凡人死，魂魄由此谷入。先食粥，後過此橋，惟人生平爲善者，方得穩過。若爲惡者，被兩犬擠之於江。但已食

此粥，必無歸理。」文益以未食粥答之，父遂引至谷口。父忽不見，文益墜入沉淪，凡五日，始得出焉。

論曰：天地冥冥默默，乃人間善惡彰彰，然其不爽塵眼，當醒然悟矣。金顏山谷，有文益一窺，而佛家之説尤足証。

【校勘記】

〔一〕「附」，此字原無，據目録補。

鎮武夢應

玄天真君，北國人也。生而神異，長十二尺，我國立廟於西湖之上以祀之。鄭王命以黑銅鑄像，重三十六斤。士子應試，多就觀求夢，但夢中所見，玄冥難測，事顯後方覺耳。唐豪遼川范公著夢，見寫一「薨」字於掌中，公以爲凶兆，不敢向人言。已而登黎神永盛戊辰科同進士，仕至參從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六部事，少保、國老、燕郡公，致仕而卒，贈太宰。史書曰范公著「薨」，其子孫始驗云。

青池月盎阮國楨，夢見食二人頭，及中解元，又中永壽己亥科狀元，人皆謂應此夢也。後仕至吏部侍郎，被驕兵打死於府門。鄭王痛惜，贈兵部尚書、郡公爵，追封福神，録用子孫，命斬仍二、仍轎二人頭，祭於公墓，而此夢始驗。

至靈樂山阮明哲，夢見詩句云：「讀書到老未成名。」公爲懷悶，怠於焚膏〔一〕，至德隆辛未科中探花。

光興壬辰科，安定真沛人鄭景瑞，夢見抬北國二人而行。及出榜，中三名，第一即吴致知，第三即吴

致和，而公名在第二。

景興癸亥科，會試貢士二十人中，有京北處監生阮德元、海陽處范名元，夢見神人，謂之曰：「今科進士，必隻元貢士也。」二監生甚喜。既而第三場並落名。及至廣文亭出榜，中一，則農貢縣蘭溪社阮侻，乃隻元字也。

正和癸亥科，仙遊懷抱人阮登道，與東岸浮溪人郭佳共宿。登道無所見，即起以筆題於壁曰：「鬼神不識人間事，我殆兹科中狀元。」郭佳後起，見有以一花枝許之，謂曰：「識字改作露字。」是科登道中狀元，郭佳中探花。

永盛己未科，裴仕暹夢見告之曰：「爾終身小十八。」已而是科中第二甲進士，至庭試，猶註小十八。保泰辛丑科，青池縣仁睦舊社張時，夢無所見。夜半倒足踏於像前，見人來罵曰：「天黄甲，何得無禮！」是科張時二十一歲，中二甲進士，數年而卒。

延河黎貴惇始中解元日，夢賜「坎兑震艮」四字，終不能辨。及中景興十三年壬申科榜眼，公始覺驗。大丸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姑記所聞一二事，以顯應驗云。

論曰：人生自有前定歟？何神夢之真也。天機不可輕洩歟？何神夢之幻也。幻而真，真而幻，令俗眼塵心不可測量。按鎮武觀，在升龍爲一名靈蹟。建福年間，有扇火爐鎔煅以取黑金者，終未之何，可見其真靈不滅者。迨成泰年間，經略黄郡公起而重修，金碧丹雘，壯麗十倍於前。然而牛渚烟迷，狐潭風烈，色空自在，陟降何常，底局茫茫，久不得聆其夢兆，可恨可嘆！

【校勘記】

〔一〕「怠於焚膏」，「焚」原作「夢」，據文意改。

馬麟逸史録

甲狀元

甲海公未第時，遊京師，舟次菩提津，見一人捕得大鼁長二尺半，將烹而食。公要買，還錢十五緡取之，懷次入京。宿於另兵家，只有師弟二人。每早時，鎖其門，與僕弟往赴胄監習文。迨晚歸，門鎖如故，入家，已見盤上羹飯齊整，公不覺所由。一日，托以他往行文，潛伏家後，竊窺之，見一美女自鼁殼中出，年約十七八，妝點十分清雅，登厨供爨。公突入直抱之，女曰：「公以形骸索我，願具道其詳。妾乃南海夫人女，偶以事遠遊，爲漁子所獲。向非遇貴人物色，幾入網罟輩之腹矣。感君高義，捐軀以報，未能償其萬一。」公乃潛以鼁殼置函中鎖之，自此與同衾枕，不啻夫妻。

旬日間，女謂曰：「妾與君有邂逅之緣，久居此，亦未便。不如同妾歸紫府，得省定夫人，庶得報君之德。」公曰：「我方劬力焚膏，若隨子，則工夫間斷矣。」女曰：「君自無憂，我所居傍，有先生設帳，乃天本高香梁狀元。君如有志，即是程門立雪處也。」公聞之，大奇，然不能違，姑從之，試一觀焉。乃取出鼁殼，女斂入，携到津次，鼁躍入水，撥開水面，與公同步。頃之，至大殿閣，引公入謁夫人，具陳始末。夫

人大喜，乃館於殿廊，以東牀佳選待之。

居數日，躬詣講場，果見學徒四百人侍傍，先生在上方講《易》經，師弟授受，與陽塵無異。公就下席座，先生指之曰：「此人眸子光而面澤，骨格清而神華，必是塵間人也。」因問何處得來，公以寔對。先生曰：「我生前際遇聖宗朝，狀元及第，策名騷壇，不負所學。但常撰佛經十戒，貽笑儒林，至今齒冷，君無效尤。我昨朝上帝評論德行，悉推甲海，定來科龍首無疑矣。」又謂之曰：「莫氏簒黎，不過六十年，天下復爲黎有。可惜程狀元以文學高明之士，不遇其君，五場優分，名則高矣。但流芳亦流臭，天下後世，將指爲胡季犛裂身投胎阮廌耳。」住半載，訴夫人願以回家，夫人許之，因謂曰：「公衣鉢真傳，簪袍首選，他日當記吾言。」乃使人送還至京。時試期已近，未便回家省親，即投名入試，中莫大正戊戌科狀元。榮歸日，即適天本縣高香社，拜謁梁狀元墓，人莫知所由。公之事狀，詳在別録，兹特述其異者。

論曰：龜能主中饋，作鴛鴦偶，一奇。館甥於水殿夫人，亦奇。受業於水府先生，又奇。按公是鉢場社人，又是郢蓟社人。未第時遊南海宫，登宦後遊閻羅所，此身奇生、奇遇、奇見、奇聞，閱歷殆盡。

跋

至道冥冥窈窈，多啓鑰而開緘；古書噩噩渾渾，要索遺而搜逸。《馬麟》奇録，喬、武初編，語參聖神仙佛之玄事，溯陳、李、駱、雄而上，機通造化，理合幽明，真鑿鑿皆實之文，豈咄咄書空之筆。倫常具在，視《齊諧》、《劉寶》而更真；性道得聞，覺神降、石言之非幻。南國人須詳南國事，傘山、瀘水別有奇觀；千載後遠求千載前，夜澤、朔山尚存傑碣，闕文猶及也。見未見而聞所未聞，其義竊取之；疑傳疑而信以傳信，談非忘祖，典足貽孫。是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1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318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20
DX号=000007658104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104&d=B7C32E492DEB30B126EC0AA365A2312D&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